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靈異部二

寤前生

變化

知七日

再生

寤前生一

商芸語林云張衡初死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蔡邕是衡之後身 獨異記云晉羊祜三

歲時乳母抱行乃令于東鄰樹孔中探得金環東鄰之人云吾兒七歲死曾弄金環失其處所乃知祜前身東

鄰子也 洞冥記云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采曰使我後生得為此人子願亦足矣後珉生一子始

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珠貝素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乃前身也 宋高僧傳云處州釋知威天與多

能富有詞藻時傳是徐陵後身 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房瑄為盧氏宰道士邢和璞來瑄敬禮之暇日同出城

因至夏谷村一廢寺松竹森映和璞坐于下以杖叩地使一人掘之數尺得一瓶瓶中皆妻師德與永公書笑

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灑然悟為永公後身也因語瑄終身事無不驗 宣室志云劍南節度使韋皋既生一

月名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

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胡僧曰此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善今聞降于韋氏吾故不遠

而來韋氏因以武侯字之韋後自金吾節制劍南軍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 會昌解頤錄云劉立者為

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美美為托曰他日美美長成望君留之三二年

其夕楊氏卒後立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有縣令某邀立往郭外看花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二三里見

一杏園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敗垣中窺立至趙長官宅入門主人移時方

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內聞趙公嗟歎之聲

乃問立曰君某年為長葛尉婿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僕名秋笋乎曰然趙又歎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笋入

宅中見一女子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亦訝之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

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驟卒既蘇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獻款久之須臾縣令亦

至衆客俱集趙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亦曾仕宦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衆共成之於是咸

婚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 山堂肆考云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故宅也日晚徒倚門外忽一女子綠衣雙鬢年可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源問曰家何處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為鄰君自不識耳源遂留之宿明旦辭去夜則復來源一夕被酒戲之曰錄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慚色數日不來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家子少善奕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奕是時君為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綉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為贈後為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於斷橋之下君今以再世為人而兒猶在鬼錄言訖泣下源亦為之動容因謂女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女卧病不起面壁而逝源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為僧

寤前生二

玉源道君

湖州如蒙同馬問李白是何人白以詩答曰青蓮居士太白自號也青瑣云劉流赴舉有

金粟如來

玉源道君湖州如蒙同馬問李白是何人白以詩答曰青蓮居士太白自號也青瑣云劉流赴舉有

老入睡一聯云今年且跨窮驢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公 野狐入塚 大蛇盤鼓 廣異記云唐曲沃縣尉孫云曰何以知之度曰公是羅浮山玉源道君公曉謝而去 野狐入塚 大蛇盤鼓 廣異記云唐曲沃縣尉孫云

寤前生三

鮑親

年五歲語父母曰本是抽腸李 羊祐詳 增靈運來謁 王壺清語云江南邊鎮初生父夢前永嘉守

知亡日

所見者小州康樂及冠類秀嗣主累 僧孺來謁 宋劉流字冲之吉州人曾相景洪居復隆山山上有牛事

山頹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 石折 漢蜀武備石折文翁曰西州石折智 譙周 譙周自云昔孔子

再生一

出後年明年幸時人疑以術知故叙此言也 折象 欲辭訣忽無疾而死 郭景純 盡今日 謝夷吾 日

再生一

出後年明年幸時人疑以術知故叙此言也 折象 欲辭訣忽無疾而死 郭景純 盡今日 謝夷吾 日

再生一

出後年明年幸時人疑以術知故叙此言也 折象 欲辭訣忽無疾而死 郭景純 盡今日 謝夷吾 日

再生一

出後年明年幸時人疑以術知故叙此言也 折象 欲辭訣忽無疾而死 郭景純 盡今日 謝夷吾 日

續漢書云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故葬於城外數里已四十日行人聞塚中有人聲便語其家人人往視聞娥聲出之遂活 吳志云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迦藍記云菩提寺西域

胡人所立沙門達多發塚取軀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堂以爲妖異使黃門侍郎徐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卧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得雋還具以實聞后遣送涵還家母魏把桃枝急令速去涵遂捨去遊于京師嘗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遠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 前趙錄云麟嘉元年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殮至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 西京記云隋開皇三年京師西北凝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六夾紵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竝蘇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文簿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蘇衆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驗慶不能復食每日朝進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 神異錄云寶建德常發郭中一墓無他物開棺見婦人顏色如生姿容絕麗年可二十餘衣服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氣息乃收還軍中養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宮人隨甄皇后在郭死葬於此不知今乃何時也說甄后見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寵愛之其後建德爲太宗所滅帝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閉黃壤已三百年非寶公何以得有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飲恨而卒帝甚傷之 唐書云貞元中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溫泉志云開元十七年宣州南陵縣丞李巖死已殯三十日而蘇

又光啟元年隰州溫泉民家有死者既葬行人聞聲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 逸志云任生隱

嵩山一夕聞異香一女子至留詩云我名籍上清謫居遊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任不顧後三日再至

又留詩云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任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旌幢擁翠輦中一女子吏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安笑曰此是嵩山書生薄命漢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忘情索筆判曰更與三年

史曰此紫素元君有命須臾更生乃寤 又許飛瓊暴卒三日復生人問其故乃誦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
稽神錄云新安人吳生嘗病熱死既棺殮忽有一鬼被髮跣足自門而入徑至殯所掘沙撲人人皆驚走即聞
推聲喧噪良久瞥見一人衣冠儼然入廚中少頃即出去至暮家人乃敢臨視棺已開中亦空矣數月吳自建
康附書云吾已死矣有鬼救我遂活即寢渴甚即入廚中飲訖性猶恍惚不覺出門今在都矣後歲餘乃歸人
皆呼為吳還魂 閒居錄云宋之末年姑蘇賣餅家檢所鬻錢得冥幣焉因怪之每鬻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
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塚而滅遂白之官啟塚見婦人卧柩中有小兒坐其側恐其為人所覺必不復出
餓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元初猶在後數年方死

再生二

原 梁國女 干瑩婢 晉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謝尋而夫成長安經年不歸女遂活因與歸後許官爭之王
導議曰此不得以常理斷宜還前夫朝廷以爲人妖 干瑩父瑩有寵婢母甚妬夫幸時生推婢於壘中實先
年少不審知後十年母夜開塚見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舊家中吉占
能語後嫁 說漢宮事 往蓬萊山 郭后歸著宮中常置左右門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第及郭后崩
哭泣過哀遂死 晉方士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一遇病死五日
而蘇言執麾將士 將往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華諸山 既而遺歸

再生三

原 王莽篡 曹公起 搜神記云漢平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女子趙春病死既棺斂六日出棺外太守以聞說曰
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說陰爲 六日而蘇 七日方蘇 傳曰昔人姓王暴死七日方蘇說初死時去到朱門狀如
陽云云其後曹公由西席起 六日而蘇 七日方蘇 傳曰昔人姓王暴死七日方蘇說初死時去到朱門狀如
宮殿復前見一人長大所著衣狀如雲氣王向叩頭說婦已亡兒尚小便流涕此人爲之勸
客特與三年之期王又云三年不足活左右曰此間三年世中已三小兒流涕此人爲之勸

造化一

原 肖形 播物 人肖天地之形注云肖似也謂首圓 大德 不仁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老子云天地不
肖形 播物 象天足方象地 大鈞播物謂元氣 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

造化二

原 蘊炭 囊籥 天地爲蘊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籥
天地之蘊其物蘊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三生 一同 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云云聖人不由近知遠

造化三

原 蘊炭 囊籥 天地爲蘊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籥
天地之蘊其物蘊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三生 一同 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云云聖人不由近知遠

造化四

原 蘊炭 囊籥 天地爲蘊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籥
天地之蘊其物蘊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三生 一同 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云云聖人不由近知遠

造化五

原 蘊炭 囊籥 天地爲蘊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籥
天地之蘊其物蘊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三生 一同 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云云聖人不由近知遠

以萬物 未有一同 未有極 生於無千變萬化未始有極 元氣 至精 大塊甄形 洪爐孕象 陰陽不測

造化多端 氣甄三才 功成萬化 圓蓋方輿 上騰下降 覆載設位 品物流形 萬物變化 一

氣生成 陰陽陶蒸 天地生殖 乾知坤作 道生德畜 天長地久 日往月來 運以無窮 生而勿

有 雖品靈萬端 而生靈一貫 陰陽為炭 天地構精 萬殊之象不同 千變之形無極 形開闢而

塊圯 氣交泰而氤氳 元牝為根希夷之精潛運 埏埴為器橐籥之用無窮 成形成象諒動靜之有常

相盪相摩信陶鈞之不息

變化一

春秋潛潭巴云女子化為丈夫賢人去位君獨居丈夫化為女子陰氣淖小人聚 國語云雀入海化為蛤

雉入於淮化為蜃鼉置魚鱉莫不能化為人 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鯨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為而為

鳥其名曰鵬 論衡云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猶高岸

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非常怪也蟻蝻化為復育轉而為蟬蟬生翼翼不類蟻蝻凡諸蟻類多化也

變化二

左傳云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 紀年云周宣王時馬化為狐 漢書云哀帝建平

中豫章男子化為女子嫁人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陽變為陰此將亡之象 又建安二十年越有男子化

為女子時周祥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於山陽 丹陽記云孫皓寶鼎元年丹

陽宣蹇之母年八十因浴于後湖遂化為鰲 異苑云邵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無故入山經日不還其男

根生尋覓見秀躡空樹中從頭生毛色如熊問其故答云天譴我如此汝但自去哀慟而歸踰年伐山人見之

其形盡為熊矣 又苻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南見金走白豎豎遭載取到化為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

異物志云元興二年衡陽雌雞化為雄八十日冠萎後桓元篡八旬而敗 又隆安中有青雌雞化為赤

雄形尾都變冠彩皆具惟不能鳴

變化三

開監頌白 卷三百二十一 靈異部 造化 變化 夢

原腐草為螢 野雞變蜃 月令季春腐草為螢 又 獸吸風而復生 鼠蹈火而不死 十洲記云炎州在南海中風生獸狀如

雞推死口向風復生 兩雅云隨風曳由郭璞注云 鳥生杜宇之魄 蟬化齊女之形 華陽國志云蜀王杜

王號曰望帝後禪位開明臨西山時適二月子鵲鳥鳴故蜀人悲于鵲鳥鳴也迄今農時先祀杜

主云云 董仲舒答問齊王之后怨王而死屍變為蟬登庭樹啜埃而鳴王悔恨之故為齊女云 婦化石以

望夫 烏銜木而填海 列異傳云武昌新縣北山昔有貞婦其夫從役婦狀如鳥常遊北山立望而石化為石

牛哀病以變虎 黃氏化而為蠶 淮南子云有牛家者病七日而化為虎見故戶入哀擗殺之木石以填東海

猶在 長弘血而成碧 泉客泣而為珠 莊子云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龍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所潛之

野雀入水以成蛤 田鼠順時而化 駕月令季春 表公用戲竹之術 元緒對焚桑之言 吳越春秋云越處

女道逢一翁自稱表公公即拔蘇莢竹未折隨地女即取其末表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使飛上

爾野龜曰踏盡南山之樹不能盡我樹曰諸葛元遜 周穆軍士化為猿鶴 歷陽都人變成魚鰲 抱朴子云

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沙為蟲 淮南子云 獸為毛羣天馬潛而在水 魚非羽族文鯨飛以

排空 漢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又元則四年馬生 陶鈞無方 變化不一 未始有極 不知其生 物

既反常 事亦惑眾 於何不有 莫究其由 生則有常 變而無極 察其所由 考以同類 推變化

之萬端 蓋生靈之一貫 顯變化之無方 亦天地之常理

夢一

原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一曰正夢 謂無所感動 二曰噩夢 驚愕也 謂 三曰思夢 覺之所思 四曰寤

謂覺所通 五曰喜夢 謂喜說 六曰懼夢 謂恐懼 又曰太卜掌三夢之法 一曰致夢 謂出於思慮 二曰觴

夢 謂為夢也 三曰咸陟 咸無心所 原列子曰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

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燔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以虛浮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

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晝想夜夢神形

所遇 莊子云真人不寢不夢其覺無憂 又云夢者陽氣之精也心所喜怒則精氣從之 淮南子云若

夫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為樂可勝計也譬若夢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

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所覺乃後知今此之爲大夢也 夢書云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來性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與其人預見過失如其賢者知之自改革也夢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喘鼻口不言也魂出遊身獨在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爲寤告符臻也古有夢官世相傳也

夢二

列子曰黃帝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盡智力五臟異感乃退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既寤恬然自得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又二十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之國而帝登遐 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令者垢去清治者土解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依二夢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 又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抱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帛聘之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 又文王徙都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鄴止於文王之戶言天命歸周之意先是文王夢日月之光著身 **原**周書云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梓化爲松柏棫柞寐覺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於明堂王及太子發竝拜吉夢受商之大命於皇天上帝 **左傳**云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啟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之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原**莊子云宋元君夜夢人披髮云子爲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豫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豫且乎左右曰有明日豫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再欲活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剗龜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能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無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 呂氏春秋云孔子

絕糧於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見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食熟
謁孔子而進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顏回對曰不可嚮食埃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因攫而飯之
埃煤也 又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其師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
子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 尹儒及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固秋駕也 **釋史記**

云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廊行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漢書云高祖薄姬內後
宮歲餘不得幸始姬與管夫人子兒相愛曰約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子兒先幸漢王四年坐河南城西幸

靈臺此兩美人侍而薄姬不得見二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慘然憐薄姬
是夕召欲幸入對曰昨夢龍據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幸有身生文帝 又王太后母曰臧兒為槐里王

仲妻生兩女長嫁為金王孫婦臧兒卜女當貴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姪身時王美人夢
日入懷太子曰此貴徵也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景帝崩太子襲號為武皇帝 **原辛氏三**

奉記云昆明池漢武帝立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治水訖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絕
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戲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其鉤而放之後於池邊

得大珠 東觀漢記曰諸將勸光武立乃召馮異上曰我夢乘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
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釋** 又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請立長秋

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后夢有小蟲飛無數隨著身入皮
膚中復飛出 **原** 又和熹鄧皇后常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有若鍾乳仰喻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

夢及天砥之此皆聖王之夢 謝承後漢書云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為友式仕郡為功曹後夢元伯元冠垂
纓屣履而呼曰我死當以時葬永歸黃泉子不我忘豈能奔喪式便馳往赴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柩不進母

曰豈有望耶巨卿既至叩喪執紼而引柩乃進 袁宏漢紀云溫序為護羌校尉為隗囂所殺世祖詔洛陽城
旁為塚封長子壽印子侯夜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棄官上書歸葬 後漢書云蔡茂字子禮夢坐大殿

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

臣之上祿也取其中穗者是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爲秩也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爲祿 續漢書云鄭元夢孔子造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言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皇甫謐高士傳云桓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陳相爲老子立祠 吳志云王珣夢人以大椽筆與之語人曰此當有大

手筆事

陸機晉書云王濬夢懸四刀於其壁上潘問主簿李毅毅拜曰夫三刀爲州而今益一明府其臨

益州乎

王隱晉書云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少漁于雷澤夢背上生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不敢入而下

又明帝微察王敦營壘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也 唐書云魏徵疾太宗夢與徵別

是夕徵卒故御製碑文曰昔高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夢後 又武后問狄仁傑曰朕夢雙陸不勝

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徵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危矣 又李

嶠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 又張志和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 又王勃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

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 又李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名之 又王遠知母晝寢夢鳳

集其身因有娠 又尹知章終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

經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 又張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於

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鷟也爲鳳之佐此兒當以文章瑞於朝廷因以爲名字 又劉沔爲

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前後遇賊力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嘗傷重卧草中目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

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炯然有雙光在前 六帖云上官昭容者名婉兒初母鄭方

妊夢巨人界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豈爾耶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 五代

史云王仁裕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

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爲百卷號西江集 夢珍廣記云宋太祖母昭憲皇后夢日入懷而娠生之夕光照

室中又夢神人捧日置於腹誕太宗 又宋韓琦初爲秦州觀察使夜夢以手捧天三次後果歷仕仁宗英宗

神宗三朝封魏國忠獻王 又宋理宗夢二胡僧曰二十年後當以此殿還我既覺宣問馬廷鸞對曰胡僧乃

夷狄類二十年後必主夷狄於殿下稱藩上命誌之遂立碑記事至元間有僧官楊總攝以宋殿基原係佛寺

始

因高宗南渡都杭遂為殿是知前夢果應其數 又宋周必大以燔庫藏為已咎就請臨行辭婦翁翁先夢人曰掃雪迎宰相而必大適至忽一日必大夢至一所見殿上曰彼貌雖陋以帝鬚與之既覺而願癢遂生美鬚後竟居台鼎相者詣之莫知所貴良久將其鬚曰帝王鬚也 又明永樂初廬陵錢舉發解南省及廷試夢頭生角同年曰頭角崢嶸在此舉矣旁一人曰羊角乃解字也恐有解姓者復居首耶及發榜臚傳名果得解鏞

又明顧廷評洪武甲子正旦夢以羊角置兀上而拜明日請人解之曰羊角是解字在兀上湊成元字果秋試第一 又莆田林環永樂丙戌廷試夢其友李文淵送犬肉一片乃狀字又彎一臂接之乃元字歷官文淵閣學士始悟夢文淵者乃先兆也 又王鈺夢騎黑龍於土上橫一金玉砌橋跨而折杏三枝既寤請解之曰黑龍應壬辰科橫一金玉砌橋乃汝姓名得杏三枝乃探花也後永樂七年果中第三 又明盱江王僉事名華弘治間守備處州行司內二大樹各有竅見五色衣矮人出入革命泥塞數次復開怪甚命工伐之忽夢章容二人執兩木來語告寬覺閱卷遍審無此姓名意疑樟榕為祟竟成病賦云藥不靈兮病弗瘳功名事業一齊休生前姓字題金榜死後文章記玉樓流水落花隨我去夕陽古木使人愁可憐子幼妻年少爭奈緣慳不到頭隨擲筆而卒 又樂平程楷嘗夢本縣神人告曰此地舊有會元今二四十年當應之成化丁未果中考郡志宋朝馬廷鸞淳祐丁未會元適合二四十年之數

夢三

原 魂交 神應 莊子云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魏志云周宣字孔和太史問宣夢見芻狗曰得飲食又云曰神靈動焉 夢見芻狗曰當預車折脚又云夢見曰有火災皆驗太史曰三問皆不夢聯試君耳何以信應與夢無異也 吞文 作賦 吳虞翻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故疑披鹿裘布扇六交掩字賦自馬俊弱水死年二十 懷蛟 吐鳳 甘泉賦說成委吐白鳳 烏舞 莊子夢為蝴蝶 王延壽

數十人向馬拍手救火而死年二十 為鳥 吞鳥 夢美必立 羅含夢吞五色鳥詞學乃覺曰新 黃

起向馬拍手救火而死年二十 為鳥 吞鳥 夢美必立 羅含夢吞五色鳥詞學乃覺曰新 黃

熊 白虎 左傳云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曰黃熊黃龍化入於羽淵晉 遊天 射月 秦穆公夢遊天

者編符命泰運大昌 異姓月也必楚王也 授筆 夢蘭 江淹夢授五色筆文詞日麗 燕姑夢于文公曰

名之曰蘭 三馬 兩犬 應司馬 師司馬 胎三人 裝位也 宋岳飛與舍人戰勝居朱仙鎮守危

兩夫能言大日謂故人則備遠說夜夢僧曰兩

大言是獄字此行宜避之果被思惟凡果言河反語洗白馬米百餅及歸令其弟往取之過期不至夜夢

洗白馬訪梅伯成占之伯成曰弟至果言河反語洗白馬米百餅及歸令其弟往取之過期不至夜夢

元顯元顯言當得三折秋仁人曰武後陛下三公翼木夢鬼果為爾朱榮所殺兩翼徒矣

重幕素縵夢東有二角書諸蛇大角朽賊父在東居三日山門至在前一在後索姓曰所請一在前為白也一

夢黑幕三重繞車樹學水邊女冰下人占者曰水邊女汝字也驚聲者新厭頭代故獸頭不作汝陰

出不得明旦即被殺水邊女冰下人占者曰水邊女汝字也驚聲者新厭頭代故獸頭不作汝陰

約因策為子求張氏蛇繞身狼咬脚使夜夢書云唐宗蛇繞身遂效其形而作草蛇之行不應命而卒

日入懷松生腹吳志曰孫聖夫人夢十八公也後中生桑魏蜀艾伐蜀夢至山上有水流同波勿謂山上有

費子良弼說築于傳嚴之野惟山上有水井中物甚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性必

肖孔子曰吾不獲夢見周公井中物甚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性必

亦非生桑之所乘字蜀四八恐君壽不得遇此祇曰足矣後果驗

入獄揚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城陽侯又私書即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以選

轉被酒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請夢術

生相負足下不沾及後跨出果駁故

夢四

原夢矣占之禮文王謂武王曰爾何我夢吾夢詩乃占我夢

妖夢惡夢秦伯執晉侯云亦占之妖夢樂廣論夢殷浩論夢

成疾廣間故命寫性剖析之即愈廣數曰此賢胸中必無膏肓之疾或問殷浩曰得位夢至人無夢

棺得錢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得官而見屍骸中必無膏肓之疾或問殷浩曰得位夢至人無夢

人乃夢寢無夢下詩人其二豎之災兩極之真晉侯病夢二豎居膏之上首之下名言

日維熊維羆維魚維旗詩吉夢維何維維維維年維維之祥維維之祥也

腦孫堅母夢腸繞吳闔門簡母曰安知其非吉徵也左傳云室家恭慕豐收之兆也

棺再遷也果然武王曰棺者唯也當有我九齡

伯涉洹歌曰洹之水贈我以瓊瑰帶夫印綬

不敵占之三年而後言言之至暮而卒曹人社宮聲伯涉洹

占者云當生子復此舉終此舉果然

天落二棺帝與九齡晉侯監

晉侯監

晉侯監

晉侯監

晉侯監

晉侯監

三水邊 女注 增夢涉水火 夢登柱礎 上詳夢一列子 北齊陽休之夢登大塚見一銅柱刻為蓮花形休

八為公 四十當貴 吳丁國事詳夢三 隋裴寂過華山祠祈神自 卜忌占夢 東萊論夢 漢梁王賜數有

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注云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為神甲寅旬中則丁巳為神之類後

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可至使致速方物及知吉凶也 東萊博議云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

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因有牧 原千秋夢高祖 叔孫夢豎

牛漢田千秋訟衛太子寃曰臣夢一白頭翁教 占六夢之吉凶 候五旬之虛實 西極有人不食不衣而多

取五旬帝成勳曰此高祖神靈 叔孫卒餓死 桀紂下愚作寰中之不軌 夢書云堯夢黑風被其官紂夢大

雷擊 刺出眼中遠獲金鏢之報 角生頭上旋聞刀用之災 述征記云陳留周氏婢入山採樵夢見一女子

其首 處得金鏢一雙 下蜀將觀延事 丞相長男掘得錢而被買 秣陵陶令枉殺人而致殂 夢明錄云丞相

錢買其大兒長後後得一家錢數百萬長後無病而死 述征記陶繼為 賈弼易頭之時文章可玩

謝奉說夢之日凶具備 錄文章各異 夢見人曰受君美飲易君須運許之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把

張茂問象竟為大郡之徵 蔣琬占牛卒踐上公之位 後漢

夢五 梁沈約夢見美人詩曰夜聞長歎息知君心有憶果自閨闈開魂交觀顏色既為巫山

娉婆盡寧當非赤縣 枕又奉齊肴食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那知神傷者潺湲淚沾臆 又何遜夜夢故人詩曰客心驚夜魂言

與故人同開簾覺水動映竹見牀空浦口望斜月洲外聞長風九秋時未晚千里路難窮已如臃腫木復似飄

飄蓬相思不可寄直在寸心中 唐王勃夢遊仙詩曰僕本江山客牽跡在方內寐寤霄漢間居然有靈對

翁爾登霞首依然躡雲背雷策驅龍光煙途儼鸞態乘月披金帔連星解瓊珮浮識俄易歸具魂莫難再寥廓

沈遐想周遠來遺誨流俗非吾鄉何當釋塵昧 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詩曰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

沈遐想周遠來遺誨流俗非吾鄉何當釋塵昧 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詩曰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

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觀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
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谿謝公宿處今尚在淶水蕩漾清猿啼脚著謝公屐身
登青青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崑萬轉路不定迷花倚日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岳泉慄深林兮驚層巖
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
霓爲衣兮鳳爲馬雲中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兮魄動况驚起而長嗟
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
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杜甫歸夢詩曰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
老伐叛已三朝兩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 常建夢太白西峯詩曰夢寢昇九崖香
霧逢元君遺我太白峯寒冢辭垢氛結宇在星漢宴林閉氤氳氣蒼極覆餘翠巾寫生斤雲時往溪水間孤亭畫
仍曠松峯引天影石瀨清霞文恬目緩舟趣齊心投鳥羣春風又搖權潭島花紛紛 韋應物感夢詩曰歲月
轉蕪漫形影長寂寥駉駉觀微夢感歎起中宵綿思霑流月驚魂颯迴廳誰念茲夕永坐令頽鬢凋 白居易
中書夜直夢忠州詩曰閣下燈前夢巴南城底游覓花來渡口尋寺到山頭江色分明綠猿聲依舊愁禁鐘驚
睡覺惟不上東樓 杜牧秋夢詩曰寒空動高吹月色滿清砧殘夢夜魂斷美人邊思深孤鴻秋出塞一葉暗
辭林又寄征衣去迢迢天外心 項斯夢仙詩曰昨宵魂夢到仙津得見蓬山不死人雲葉許裁成野服玉漿
教喫酒愁身紅樓近月宜寒水綠杏搖風占古春次第引看行未遍浮光牽入世間塵 羅隱歸夢詩曰陸海
波濤漸漸深一迴歸夢抵千金路芳草色休多事牆外鶯聲肯有心日晚向隅悲斷梗夜闌澆酒哭知音貪財
敗陣誰相悉鮑叔如今不可尋

原賦後漢王延壽夢賦曰余夜寢息乃有非恒之夢其爲夢也悉觀鬼物之變怪則有蛇頭而四角魚首而鳥
身三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羣行而奮搖忽來到吾前申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驚怒腦臆紛紜曰
吾含天地之純和何妖孽之敢臻爾乃揮手振拳雷發電掣斷游光斬猛猪批蠶殺斫魑魅捐魍魎拂諸渠撞
縱目打三顧撲苔蕘扶夔魍搏睨耽耽睚眦於是三三四四相隨跟踉而歷僻龐確磕磕精氣克布輪軸穆穆

鬼驚魅怖或盤踞而欲走或拘擥而不能步或中創而婉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散寂不知其何故嗟妖邪之怪物豈干真人之正度耳啣嘈而外朗忽屈伸而覺悟亂曰齊桓夢物而以霸兮武丁夜感得賢佐兮周夢九齡年百慶兮晉文鹽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爲神將兮轉禍爲福永無恙兮

唐杜顏夢賦曰夫人

者何乾坤之至精夫夢者何精爽之所成及乎羣動息閑宇清澹爾安寢儼乎無營亦或不意而得亦或因感而生明休咎之先兆通喜怒之深情其爲吉也懸三刀以作郡凌八門以上征或生松以表秩或贈蘭以爲名鹽腦審其戰勝鑿心啟其才英其爲凶也晉侯彌留作疾於二豎孔公將歿觀奠於兩楹雖臧否之殊咸諒希微之難明是以太古無夢以絕欲聖人肇夢以治想隨事而生觸類而長或含悲以憎暢或當歡而契實曾有慕而忽來屬所思而必往雖遼萬里遠諧疇昔之遊縱冥九泉亦觀平生之像鬼出神入惟惚惟恍則有睽間庭闈煙霜歲暮常馳戀於定省忽飛魂於寐寤撩軒幌而無隔遼山河之徑度常倏忽而往來竟不由於道路獨有遭遇明時羈遊上國才譽不振命途仍塞仰軒后之通感慕殷宗而見刻當捧日而披誠庶明君之夢得又夢五色筆賦曰始其良夜幽閑齋心朗暢寢彌安於自得思不適於無妄故降綵筆冥徵元貺與蠅集而殊端方兔毫而詭狀丹翠式序元黃可分參乎素色爛以成文若以我修詞五綵必能吐鳳若以我揮翰一飛何謝慶雲是知物有幽通神爲真宰夢於掌握驚茲夕以靈奇瞻彼筆端勝常時之光彩誠有志而必達宜飾躬而不殆展轉虛室曠曠曉日目眩昧於花容想綢繆於錦質或乍進而乍退類若虛而若實旣而駭人恍然觀身雖放言之在我豈假手而非神則知五色之靈筆善誘斯文之日新 蔣防夢捧日賦曰靈降嘉夢天垂至陽誠發身之兆朕符翊聖之禎祥所謂神而遇闇而彰息沖澹之居于子而自得見貞明之質曖曖而彌光條爾疑升瞰兮下燭曠曠甘寢之所恍惚曾泉之曲撫金烏之翼匪隔雲霄駐羲和之車乍迴昏旭想夫早高莫隣授受何因忽煌煌而委照值黜黜而凝神寂其神乃無間而通碧落上其手自有昊而得紅輪縹緲魂交光芒景附肘腋輝燦襟懷煦嫗類銜規於遠山同抱壁於中路在忘形之際用示無私當向晦之時將祛未寤豈不以精誠可託光陰可駐從九霄之降祉表千載之嘉遇者也故曰道契幽微天且不違胎變陰陽指掌陽輝載營魄而虛無默住荷靈貺而照燭潛依至若冥蒙上越埃壘中歇始悠悠以神契俄赫赫而明發驗扶桑

之際其往阻修偶支枕之時其來倏忽是知天無親降靈而非遐神不昧獨幽而不賒不然何虛徐衽席承奉光華高眠而不驚不悚見瑞而可仰可嘉然則荀令之談足徵程昱之榮有兆常春眷於天路每奉拳於雲表周旋寤寐偃仰昏曉庶照臨之理咸通知葵藿之誠不小 張隨莊周夢蝴蝶賦曰伊漆園之傲吏談元默以和光表人生之自得繫萬化之可量萬靈齊乎一指異術昭乎通莊忘言息躬輒造逍遙之境靜寐成夢旋臻罔象之鄉於以遷神於以化蝶樂彼形之蠢類忘我目之交睫於是飄粉羽揚翠幘始飛飛而稍進俄相相而自愜煙中蕩漾媚春景之殘花林際徘徊舞秋風之一葉於戲變化悠悠人生若浮希微令其狀方異恍惚兮其神遂收雖蓬蓬而復體尚悄悄以在眸我豈彼類彼寧我儔苟夢非而覺是誠虛往而實留且元蹤莫覩真理難求莊周之夢蝶而蝴蝶之夢周歟乃和元氣混然感通斯衆爲生死之異分量寤寐而適中形因靜息符大辨之不言神以化遷異至人之無夢若夫氣爲質本夢與道俱以我之有化彼之無固假寐而倏忽越百齡以須臾其在周也不知蝶之於彼矣其在蝶也不知周之於此乎若然者萬物各得其性一體或殊其途有徐徐而龜曳其尾有察察而狼跋其胡智者所以自智愚者所以自愚則孰能間其巨細孰能別其榮枯欲窮莊生夢蝶之理走將一問於洪爐

魂魄一

原易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禮記云作其祝號元酒以祭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又云氣也

者神之盛也魂也者鬼之盛也 左傳子產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 又樂祁

云心之精爽是爲魂魄 白虎通云魂者何謂也魂猶佗佗也行不休也動於外主於情魄者白也猶著人者

也主於性 淮南子云天氣爲魂地氣爲魄 又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

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問也魂曰吾直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非吾道

也 抱朴子云師言欲求長生當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水火分形分形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魄而天地靈祇

皆可接山川之神皆可役也 **禮**郊特牲云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術家有錄之之法盡去則

禮典有招魂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於終身莫或有聞見之者豈可以不聞見復言無乎

魂魄二

原禮記云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 **韓詩外傳**云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不祥也 **越絕書**云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間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生物皆有之人亦有之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爲貴物之生穀爲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也 **離騷**云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憂愁山澤魂魄放逸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晉書**云東海王越死帝哀痛越柩被焚乃招魂葬越於丹徒中宗以爲非禮乃下詔曰夫冢以藏形廟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 **博物志**云五岳之神堅四瀆之精仁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之始故主人生命之長短 **王子年拾遺記**云融昇山上有翻魂稻言食者死更生

魂魄三

增思沛 登山

史記云高祖謂沛父兄曰沛子悲秋躑躅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與思沛也

設衣 食稻

魂魄四

原賦 梁沈炯歸魂賦曰古語稱收魂升極周易有歸魂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歸其日已久余自長安

反乃作歸魂賦其辭曰伊吾人之陋宗資元聖而云始肇郅闕之靈源分昌發之世祀實聞之乎家記又學之於傳史亢宗貴而博古四史成乎一身怪日月之遼遠而承襲之相因豈少賤之能察非末學之知津也若夫風流退讓在秦作相越江以東惟戎及鄴出忠出孝且卿且公世歷十五爰逮余躬值天地之幅裂遭日月之霧虹去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胡戎絕君臣而辭胥宇躋厚地而踞蒼穹抱北嘶之胡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霑襟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昔休明之伊始余播棄於天地自太學而遊承明出書生而從下吏身隸封禪之宮名入南宮之記登玉墀之深眇出金門之崇邃受北狄之奉書禮東夷之獻使 **實** 不嘗至屈膝遜言以殊方

降意嗟五十之踰年忽流離於凶忒值中軍之失權而大盜之移國何赤泚之四起豈黃霧之云塞折瘦弟於赤着乞老親於劇賊免伏鎖以解衣遂窘身而就勒既而天道禍淫否終斯泰靈聖奮發風雲響會埽機槍之星新蚩尤之旆余叛逆而効從遂妻誅而子害雖分珪而胙土乞長河之如帶肌膚之痛何泯潛翳之悲無狀我國家之沸騰我天下之匡復我何辜於上元我何負於鄭睦背盟書而我欺國信神而我戮彼孟冬之云季總官司而就繼託馬首之西暮隨檻車而迴轍履我我之層冰面颯颯之巖雪去莫敖之所縊過臨江之軌折矧今古之悲涼竝攢心而霑袂渡狹石之欽危跨清津之幽咽鳥虛弓而自隕猿號子而腹裂歷河漢之逶迤及楚郢之參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首之沉碑既繆然而就鞅非造次之能窺至若高祖武帝之基天下也岐周景亳之地龜圖雀書之秘醒醉之歌味絕讓畔之田鱗次余既長於克民覺何從而掩泗水兮深且清宛水兮澄復明昔南陽之穰縣今百雉之都城我太宗之威武過宛涪而陳兵百萬之虜俄成魚鱉千仞之阜倏以滄瀛雖德刑成於報服故蠻狄震乎雄名乃尋浙而歷商遂經秦而至洛覺高蹈之清遠具風雲之條爍其山也則欽岑巖鬼巖叟婆陲或孤峯而秀聚或逸出而橫羅千歲之木生嶺表百丈之石稅谿阿其水則砰匄滌汨或寬或疾擊萬瀨而相奔聚千流而同出何武關之狹隘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里而仰雲霧水百仞而寫蜿蜒若一夫而守隘豈萬眾之能攻去青泥而踰白鹿越渥水而到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跡不存咄嗟驪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文恭儉而無隲羸發掘其何言訪軼道之長組捨藍田之輿璫無故老之可訊竝撫膺之空原登未央之北關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所居築旗亭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坦而九軌觀阡陌之遺蹤實不乖乎前史傍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左趨南則董卓之塢北則苻堅所居即二賊之墟壘為彼主之庭除終南龍從太一嗟峨九變掘起八壘連河汨涇泥之混濁灌渭渚之清波指咸陽而長望何趙李而經過息甘泉而避暑猶爽塏而清和爾乃背長夏涉素秋臥寒野坐林阪霜微凝而侵骨樹裁動而風道思我親戚之顏貌寄夢寐而魂求察故鄉之安否但望斗而觀牛稚子夭於鄭谷勉勵愧乎延州聞愛妾之長叫引寒風而入楸何精靈以堪此乃縱酒以陶憂至誠可以感鬼秉信可以祈天何精隕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解龍驤而見送走郵驛於亭傳出向來之大道反初入之山川受繞朝之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淚未悲而自隨

語有咽而無宣於時和風四起具物初榮草極野而舒翠花分叢而落英魚則潛波渙躍鳥則應嶺俱鳴隨六合之開朗與風雲而自輕其所涉也州則二雍三荆昌歎江并唐安浙洛巴郢雲平其水則河淮江漢洧隨浩汗澧潯滄瀟涇渭相亂或浮深而揭淺或凌波而沿岸每日夕而靡依常一步而三歎蠻蠻之與荆吳元狄之與羌胡言語之所不通嗜欲之所不同莫不疊足斂手低眉曲躬豈論生平與意氣止望首丘於南風悲城邑之毀撤意風水之渺揚既畫地而謁帝乃懷橘而升堂何神仙之足學此即雲衣而虹裳也

方術總載一

增東漢徐登傳云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輒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便可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 邵氏家傳云邵信臣爲少府南陽遭火燒數萬人信臣時在丞相匡衡坐心動含酒東向漱之遭火處見雲西北來冥晦大雨以滅火雨中酒香 西京雜記云鞠道龍善爲幻術嘗云有東海人黃公少得異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 漢官典職云安帝時作九賓樂舍利之獸從西方來戲於庭入前殿激水化成比目魚漱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耀目光 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 解奴辜本傳云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其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晉書云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爲沙門符堅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秘呪下神龍每早堅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與羣臣親就鉢中觀之 又沙門曇霍者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皆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污行步如風雲 後魏書云悅般國具君九年遣使朝貢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令嚙咽之須臾血止世祖恐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 崔鴻北涼錄云元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秘幻奇伎 北齊書云由吾道榮瑤瑯琊人也初晉陽人某大明法術爲人傭力無識之者道榮聞之訪得其人其人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謂道榮曰我本恒岳仙人有罪爲天宮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河水暴長其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徐自沙石上渡河而去道榮嘗往晉陽至潦山中夜逢猛獸以杖畫地即成火坑猛獸遂去 唐書云顯慶元年上御福安門樓觀大瞞胡人欲持刀自刺以爲幻戲上不許之乃下詔曰聞在外有婆羅門胡人等每於戲處乃將劍刺腹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極非道理宜竝遣發還蕃勿令久住仍約束邊州若更有此名色竝不須遣入朝

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治也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臟之動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 又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

以五味節之 論語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釋**左傳醫和對晉侯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

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

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感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感盡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史記云病有六不治一驕恣不論於理二輕身重財三衣食不能適四陰陽并臟氣不定五形羸不能服藥六

信巫不信醫皆不治也 漢書云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鍼

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 文中子云善醫者先寢食而後醫藥 韓子云醫善吮人瘍舍人血非有

肌骨之親也利之所在也 **原**物理論云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

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

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原疾疹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微達幽不失細小如此乃謂良醫且道家

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溫以血脉以煖通徒知其大趣不達其細理不知剛柔有輕重節氣有多少

進退盈縮有節却也名醫達脉者求之寸口三候之間則得之矣度節氣而候溫冷參脉理而合輕重量藥石

皆相應此可謂名醫有名而不良者有無名而良者人主之用醫必參知而隱括之 **釋**難經云望而知之謂

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脉而知之謂之巧 韓子云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而察其脉之病

否而已矣猶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

醫二

原說文曰巫彭初作醫 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與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 又曰黃

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論經脉傍通問難八十為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 搜神記曰黃帝耆鞭

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號神農皇帝 **釋**素問曰岐伯祖世之師曰饒貸季

曰苗父原左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肅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史記云扁鵲姓秦名越人少時爲人舍客長桑君遇而奇之知非常人乃呼扁鵲與語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無泄乃出懷中藥與之飲以上池之水以此視疾盡見五臟藏結特以診脉爲名耳

又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名扁鵲扁鵲入視疾出曰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居二日半而簡子寤增

又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秦太醫令李醜自知技不及扁鵲使人刺殺之原列子云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謂龍叔子試背明而立曰嘻吾見子之心矣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增漢書云張機

字仲景南陽人也受業於同郡張伯祖善於治療尤精經方所著有傷寒論三十二篇爲後世方脉之祖 後漢書云華佗字元化廣陵太守陳登得病佗脉之曰胃中有蟲欲成內疽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蟲三升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佗爲人性惡難得意取以醫名曹操苦頭風名佗日在左右後求歸取方因妻疾數日失期操累書呼之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殺之佗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號青囊經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焚之 又韓康字伯休霸陵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貳價三十餘年時有

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是韓伯休耶乃不貳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遁入山中 魏志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錄不假稱量針亦不過數處若疾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增晉書云王叔和高

平人博好經方尤精診處採摭羣論撰脉經十卷後世爲高陽生竊撰脉訣託之叔和高反掩其真云 又云皇甫謐字士安自號元晏先生以著述爲務後得風痺疾因疾而學醫習覽經方手不輟卷遂盡其妙 沈約晉書云司馬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佗治之出眼瞳割其疾而納之傳藥 續搜神記云許永爲豫州刺

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

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遂使人迎子豫既至病者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所病即愈 龔慶宣鬼遺方序云劉涓子於丹陽郊外較射忽有一物高二尺許因射而中之走如雷激聲若風雨夜不敢追明日率數十人尋其踪跡至山下見一小兒問曰何往小兒曰主人昨夜爲劉涓子所射取水以洗瘡因問主人是誰荅曰是黃父鬼乃依小兒還未至聞搗藥聲遙見三人一人卧一人閱書一人搗藥即齊聲叫突而前三人竝走遺一癰疽方竝一白藥時涓子得之從宋武帝北征有被創者以藥塗之隨手而愈論者謂帝王崛起天必助之蓋天以此授武帝也涓子用方爲治千無一失演爲十卷號曰鬼遺方 齊諧記談藪云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耶何爲如此飢寒須衣食耶抱病須治療耶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斛斯平昔爲樂遊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秋夫如其言爲針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而埋之及寢夢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復爲設祭除飢解痛感惠實多當代服其通靈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請 宋書云孫法宗忽苦頭痛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及善人使者誤相及但取牛糞煮傳之即驗一傳便瘥一境賴之 梁書云陶弘景字通明性好醫方修撰神農本草經三卷撰真誥十卷集驗方五卷廣肘後方爲一百卷世所施用多獲異效 隋書云許智藏高陽人少以醫術自達陳亡入隋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今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藏至爲俊診脉曰病已入心即當發癩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 唐書云王冰自號啟元子爲太僕令博好醫方得先師所傳太素及全元起者大爲詮次註素問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歷二十年方成今爲世所宗 又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成人精於醫古書有吐汗下三法世傳黃帝岐伯所爲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子和汗下吐法所著有儒門事親若干卷蓋爲儒生桑某所潤色云 又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財雄鄉里幼好藥方醫術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學不數年盡傳其業所著有脾胃論蘭室秘藏若干卷人號爲東垣 又孫思邈京兆華原人周宣帝時天下多事隱居長白山學道鍊氣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

藥嘗入涇陽水府傳龍宮方三十首後作千金方即散此於其內後又作千金翼方行世今慶陽府有孫真人祠又許循宗善醫或勸其著書答曰醫者意也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也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安在視脉以診脉為對脉對脉即病也病與脉俱同藥與病值惟用一物也藥攻之療未萌之兆氣純而愈速今人不善脉以情度其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警獵不知免廣絡原野冀一人之獲術亦疎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也 國史補云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各負錢帛來酬無不効者 金史云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宣明論原病式保命書皆為世所宗人稱之曰劉河間 又張元素字潔古學醫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為家法云元史云朱震亨字彥修浙江婺之義烏人也精於醫道其所著述甚富皆為近世之所宗尚云

醫三

六技 四家 乃後漢書云郭玉者廣漢人初有老父釣於涪水因號涪翁著針經脉法弟子程高尋求積年有方家有家法 九折 十全 楚辭云九折臂而成醫其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切脉 攻

理史記扁鵲謂號太子中庶子曰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 含血 紙痔 上詳醫一轉子云秦王有病下而得車愈多 出蛇 走猴 華佗列傳云大因不能行因取女若左膝裏瘰癧迎候視視有若蛇者從密中出

長三尺瘰癧愈 劉敬叔異苑云廣陵下鄉宋元嘉中縣人張氏女日暮宿祠門下夜 四難 三折 後漢書有物假作其婿來女姓戚或成病海陵王墓自應任鬼始下一針從女掖內走出 四難 三折 後漢書

謹二難骨節不強 帝問其故對曰有四難焉自任鬼始下一針從女掖內走出 四難 三折 後漢書

時後方 紙痔 徒癰 乃詳前注 齋通志樹卷上明日 橘井 說實云吳人董奉有道隱居於廬山行醫賣藥

損卷 金液 銀丸 梁武帝勸醫文云藥六一 杏林 橘井 說實云吳人董奉有道隱居於廬山行醫賣藥

今之種一 銀丸 於金液故三 杏林 橘井 說實云吳人董奉有道隱居於廬山行醫賣藥

桂陽人蘇就 得脩具之術 於金液故三 杏林 橘井 說實云吳人董奉有道隱居於廬山行醫賣藥

瀟腸滌臟 解顧理腦 無史記平曰臣間上古有俞附瘵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

瀟腸滌臟 解顧理腦 無史記平曰臣間上古有俞附瘵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

子曰薄子解
而理去毒
乃可除之也
穿胸納餅
刮骨去毒
是蜀志云
關羽為流矢貫臂
每陰而當疼痛
醫曰夫此但醫家
備能若

醫四

原醫師 食醫 周禮醫師 聚毒藥 以供醫事 凡疾病 充傷 皆連焉 又 委制 不呼 尸子曰 有醫者 泰之 均治之 謂曰 背非 吾井 王之 六食 治六 儲善 治疾 之張子 換心 傷臟 良醫 云也 張子 之背 離命 委制 焉夫 身與 國亦 備此 必有 所委 制然 後治 愈 朱雲 病不 呼醫 飲藥 均治 之謂 曰背 非吾 井之 六食 治六 儲善 治疾 之張子 換心 傷臟 良醫 云也 張子 之背 離命

志強 而易 弱故 足於 神藥 既密 如初 嬰志 弱而 氣強 故少 於慮 而傷 於專 若換 心則 均善 矣遂 飲以 毒酒 迷死 則 胃伸 心易 置之 投以 神藥 既密 如初 嬰志 弱而 氣強 故少 於慮 而傷 於專 若換 心則 均善 矣遂 飲以 毒酒 迷死 則 乃服 藥多 而傷 五臟 也 除疾 出方 焉子 胥未 之有 也手 下華 倫事 詳醫 二 增 求活 照病 欲呼 醫治 之勤 不

許輒 曰我 山東 田夫 耳位 有至 三以 照之 盡八 十非 命手 生下 華倫 事詳 醫二 增 求活 照病 欲呼 醫治 之勤 不 法善 有饑 饉物 夫耳 位有 至三 以照 之盡 八十 非命 手生 下華 倫事 詳醫 二 增 求活 照病 欲呼 醫治 之勤 不

其于 登疾 重時 發為 福善 醫初 除州 與步 故若 芳實 之具 言子 病惟 特故 人一 類也 張結 旦候 芳芳 遠引 視

而平 宋郎 康節 母李 夫人 病瘦 醫投 藥五 息復 曰不 錯濟 且逾 八十 乃留 芳數 十字 登後 為庶 子年 至九 十

命尼 何壽 生夫 人曰 汝兒 獨生 亦命 也女 子得 受生 與母 球重 故未 相別 耳 原 晉侯 求 漢高 馬左 氏傳 云晉

天不 服其 華 漢高 祖疾 甚呂 后迎 醫上 罵曰 命乃 在天 雖病 鶴何 益不 使治 死 三 世乃 服 五 日不 救 醫不 三

世不 服其 華 漢高 祖疾 甚呂 后迎 醫上 罵曰 命乃 在天 雖病 鶴何 益不 使治 死 三 世乃 服 五 日不 救 醫不 三

多取 貨而 不加 功又 棄去 留書 罵曰 命乃 在天 雖病 鶴何 益不 使治 死 三 世乃 服 五 日不 救 醫不 三

氏春 秋云 齊威 王有 疾良 醫文 學曰 命乃 在天 雖病 鶴何 益不 使治 死 三 世乃 服 五 日不 救 醫不 三

善倪 尋李 延俱 起 兄弟 竝 居處 飲食 皮膚 勝理 丘春 居葛 藤夏 居密 藤秋 不風 冬不 曝飲 食不 過飲 酒不 勤醫

出門 鶴針 人血 脈投 居處 飲食 皮膚 勝理 丘春 居葛 藤夏 居密 藤秋 不風 冬不 曝飲 食不 過飲 酒不 勤醫

見桓 侯而 反走 曰疾 在骨 髓針 交湯 藥不 可及 也數 日桓 侯病 名在 膝理 湯藥 可及 後 折肱 之醫 苦口 之

藥左 謂帝 曰良 藥苦 口乃 利於 病耳 增 宋清 焚券 蘇澄 試疾 柳宗 有自 山澤 來者 必歸 宋清 藥水 居

不復 言語 林云 人有 患患 病者 問醫 官蘇 澄澄 澄古 無此 方吾 檢本 草集 天下 藥物 試讀 之每 發一 聲腹 中

輒應 惟至 一藥 再三 無聲 因處 方以 原 精為 神本 形與 壽期 門擅 桐君 之術 家傳 葛氏 之方 疾既

入於 骨髓 藥不 至於 膏肓 何氣 候之 將衰 而致 養之 有失 掌日 藥之 疾得 失殊 輪 稽終 歲之 功上

方術部 醫

方術部 醫

下異食 藥不至焉三世之功何益 疾可爲也十旬之臥有瘳 通五味五穀之資必順其志 參九藏九

竅之變無逆於時 **原獸醫馬醫 牛醫** 漢書云張里以馬醫而乘治 掌療 周禮云五馬掌養疾馬而乘

於校人注云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病之所處乃治之相助也 又獸醫掌療病及瘳

醫五

原詩宋鮑照過銅山掘黃精詩曰玉肪閣中經水芝韜內籍寶餌緩童年命藥駐衰厝矧蓄終古情重拾煙霧

迹羊角棲斷雲榼口流隘石銅谿畫森沉乳竇夜涓滴既類風門磴復像天井辟踈踈寒葉雜深澗秋水積松

色隨野深月露依草白空守江海思豈貴梁鄭客得仁古無怨順道今何惜 梁吳均採藥大布山詩曰我本

此山北綠澗採山麻九莖日間照三葉長生花可用調憂疾聊持駐景斜景斜不可駐年來果如驅安得崑崙

山偃寒三珠樹三珠樹始黃絳葉凌朱壺白鳳肺金鼎青龍胎韓衆及王子何代無仙才安期儻欲顧相

見在蓬萊 江淹採石上菖蒲詩曰瑤琴久蕪沒金鏡廢不看不見空閨裏縱橫愁思端緩步遵行波揚拽沉

春潮寶赤煙流綺水綵桂涵丹憑酒意未悅半景方自歎每爲憂見及杜若詎能寬冀採石上草得以駐衰顏

赤鯉儻可乘雲霧不復還 **宋蘇軾贈眼醫王生彥若詩**曰鍼頭如麥芒氣出如車軸間關絡脉中性命寄

毛粟而況清淨眼內景含天燭琉璃貯沆瀣輕脆不任觸而子於其間來往施鋒鏃笑談紛自若觀者頭爲縮

運鍼如運斤去翳如拆屋常疑子善幻他技雜符祝子言我有道此理君未矚形骸一塵垢貴賤兩草木世人

方重外妄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與翳是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麥菽寧聞老農

夫去草更傷穀鼻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吾於五輪間蕩蕩見空曲如行九軌道迢驅無擊穀空花誰開落明

月自臄胸請問樂全堂忘年老尊宿 齊若樂全先生門下醫也 明皇甫汈送王良醫之武岡詩曰白髮微官在滄江別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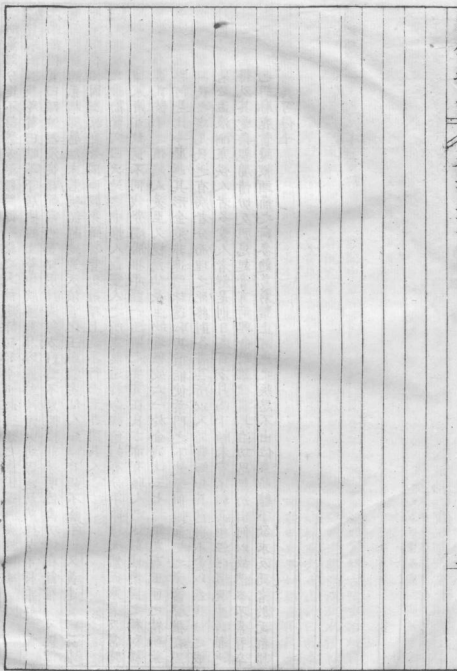
長看星趨翼軫問水過沅湘採藥身千里聞猿猿渡幾行惟應鴻寶訣猶得侍淮王 又贈金醫詩曰少年學道

出長桑開戶時窺五色方漢武甘泉初鑄鼎好將靈藥獻君王 **原賦**晉嵇含寒食散賦曰余晚有男兒既生十朔得吐下積日羸困危殆決意與寒食散未至三旬幾於平復可矜孺子之坎軻在孩抱而嬰疾既正方之備陳亦旁求於衆術窮萬道以弗損漸丁寧而積日爾乃酌醴操

散商量部分進不訪舊旁無顧問俾斯藥之入神建殊功於今世起孩孺之重困還精爽於既繼

原贊宋王徽茯苓贊曰皓苓下居披紛上蒼中狀難臆具容龜蔡神侔少司保延幼艾終志不移柔紅可佩
又禹餘糧贊曰疏波瀝浸徒謂範常沈靈秘用神哉無方阡疇不惠稼穡非芳明德禹功信在餘糧 又桃飴
贊曰阿鹿續氣胡膠屬絃未若桃飴越地通天液首化玉醜貌定仙人知喝日胡不蔭年 又黃連贊曰黃連
苦味左右相因斷涼滌暑闡命輕身縉雲昔御飛蹕上曼不行而至吾聞其人

原文梁簡文帝勸醫文曰天地之中惟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脩短有分年壽繇天然而寒暑及常嗜
慾乖節故瘧寒痲者致斃不同伐斧爛腸摧年匪一拯斯之要實在良方亦有騷人之詠彭城秦國之稱和緩
季梁之遇盧氏號子之值越人爰至久視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畜玉匣之精研紫
書之奧桃膠何是北斗靡遜其形金漿非遠明珠還恥其價能使葉門之下鼓響獨傳雍祀之旁蕭聲猶在周
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理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爲後法之戒
也理疾者衆必孟浪酬塞悞人者多愛人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爲千軸未嘗不輕其藥性在其死生淳華之
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染親屬情切友朋患起膏肓病與俞跗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
難改變故也胡麻鹿藿纒救頭痛之疴麥麴芎藭帽止河魚之疾思不出位事局轄下欲求及死者於元都揚
已名於綠籍其可得乎



卜筮一

增說文曰卜灼龜也象兆之縱橫也筮易卦用著也 易曰以卜筮者尚其占 又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著

原書曰官占唯先蔽志昆命於元龜 又曰立卜筮人 **增**又曰卜不習吉 又曰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

作凶 又曰寧王遺我大寶龜 **原**詩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增**又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又曰卜筮借

止 **原**禮記曰龜為卜筮為筮 又曰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又曰天子無筮 謂遇特征伐不諸侯有守

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 又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

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又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人信時日敬鬼神

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與也 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又曰著之德圓而神卦

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增**曲禮曰假爾太龜有常假爾太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卜不

筮不吉又卜是為瀆筮龜也 **原**周禮曰凡卜筮兆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 體有吉凶色有善惡 又曰龜人掌

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露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 又曰卜

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開謂出其書占之也經兆一百二十 凡卜事視高

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視高謂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之卜事也揚火以火灼龜 又曰筮人掌三易以辨

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

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巫皆讀為筮字之誤 尚書洪範五

行傳曰若煩數澗瀆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觀卦察兆占不得也或龜不神著不靈此其所以過差聖人不得

專用也龜筮共違於人神靈不祐也 又曰此禽獸草木之壽久而能知吉凶也 **增**書曰乃命卜筮曰雨曰

霽曰蒙曰驛曰克 皆卜兆 曰貞曰悔 皆內卦曰貞外卦曰悔 又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龜從筮

從是之謂大同吉 左傳云國之守龜何事不卜 **原**白虎通曰乾草槁骨衆多獨以著龜何龜之言久也著

之言者也 史記云卜者以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碁而後言天地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定國必先龜筮日月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育之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為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

劉夢得集云今夫謀之以至利灼之以殆盡徒與夫蚩蚩者問數種占熊虺頌需食亡牛喪羊之間耳資其

握粟以餬余口烏足為夫子道哉 陸龜蒙云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

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在人乎 北

戶錄云卜之流雜見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烏卜雖不比於著龜亦有可稱者

卜筮二

原古史考云庖犧氏作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 **增**禹穴碑曰伏羲得神著而定皇策 **原**元命苞曰古

司怪主卜 左傳云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也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

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增**又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光於定姜姜氏問繇

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孫蒯獲鄭皇耳於犬丘 **增**穆天

子傳曰天子筮獵萃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藪澤蒼蒼其宜正公戎事則從 論衡云魯將伐越筮之得鼎

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

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孔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史記云太史公曰臣為郎時嘗

與太卜筮官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與家曰不可建

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文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

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漢書云張禹字子文父徙家蓮勺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頗

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智可令學經及禹入長安從沛郡施讎受

易 又宣帝八月飲耐行祠孝昭廟先驅旋頭劍擬墮拂泥中刃向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不吉上

還使有司行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中夜元服入廟居寤聞執

戰入廟門待上至欲爲逆事發伏誅 吳志云陸抗之克步闡孫皓意張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願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乃常有窺上國之志 晉書云庾翼幼時嘗令郭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立始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立始建元也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帝崩何克改元爲永和庾翼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 又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韓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庾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放火洪後爲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告從者速束裝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洪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忽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剝因出亡走明日其友往收殮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已自經死 又宣城太守殷祐疾友爲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鸛鳥來集廳事上宜勦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者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鸛來垂尾九尺集廳事上掩捕得祐仍遷石頭督護後爲吳郡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 搜神後記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建康柵塘逢一趨步少年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其人乃受及當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爲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歔歔哽咽 宋書云劉休善筮因尚方令吳喜事明帝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 又蔡興宗初爲郢府參軍顏敬卜曰亥年當作好官有大字者不宜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 齊書云王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 又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嵩履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南史云梁大同中同泰寺災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神之履曰無害其繫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象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也酉應見卯金來尅木卯爲陰賊鬼而帶賊非魔何也 梁書云阮孝緒自筮卦曰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著作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 舊唐書云明皇兼潞州別駕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

禮筮之著一莖子然獨立禮驚曰著立奇瑞非常不可言 酉陽雜俎云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有貴公子讀榜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著布卦曰子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為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誤乎錢曰請為韻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買天津橋也其精如此 搜神秘覽云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賈人王旻因貨殖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旻之妻已私鄰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日新沐者乃夫也日欲哺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隣里共視皆莫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隣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由是辨雪誠遇明即活之効

卜筮三

握票 操金 毛詩云哀哉填寡宜岸宜賦握票出卜自何能較鄭元注謂可哀哉此窮盡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先謂龜發火而形可占其象事下詳叙事 供煠 揚火 則德聖契玉瓦原之票社子春注曰玉兆謂項光瓦兆帝堯先原乃周之兆也 下詳叙事 供煠 揚火 則德聖契

以待卜章社子春注云煠讀如叙事 神諭 象告 傳曰八卦以象占其象伯注云八卦神諭以休祥象告人吉凶也

之樞謂所熱灼龜之木 下詳叙事 神諭 象告 傳曰八卦以象占其象伯注云八卦神諭以休祥象告人吉凶也

大橫 小數 史記云高后崩丞相陳平等使人迎代王計未定遂卜小數希福者謂知來之妙云大龜厥不我告 廣庚庚余馬天王夏啟以先 抱朴子云卜者小數希福者謂知來之妙云大龜厥不我告

龜既厥不我告 廣庚庚余馬天王夏啟以先 抱朴子云卜者小數希福者謂知來之妙云大龜厥不我告

龜之吉凶也言雖得兆時不中也 孔愾 顏笑 家語云孔子嘗自筮而卦得賁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遂曰賁是

載云昔者河伯筮與洛戰而 孔愾 顏笑 家語云孔子嘗自筮而卦得賁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遂曰賁是

枚占淫吾占之以為不吉也 孔愾 顏笑 家語云孔子嘗自筮而卦得賁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遂曰賁是

傳曰孔子使子貢先行而末來謂弟子占之遇則皆言無 代陳 獲晉 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

於王其代陳有四乎 又泰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 代陳 獲晉 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

侯車收詰之對曰乃大吉也扶餘國有軍事 書版 隋梁 事其妻謂曰汝占後世子孫榮枯若何至

納要婚卜之不吉卜人云其詳曰專之新樓 斫狐絕火 追豚得婦

公之輸一歲一箇十年尚能言生不得已怖然恐不安以為圖已乃把刀出門曰明日田舍遠鄰主人數患失

持火生舉刀所斫斃現之狐也自此主人不復有災 有人失妻帽卜之令明旦如東陽城門候賊賊人幸與

共關其豚走遠即其追之豚入 索金筮卦 得錢閉肆 晉臨姑姓易臨於謂妻子所書羅大流勿賣宅後五

齋版詣使者使其愕然況乎乃悟取筮卦成曰妙哉此市日得杖頭百錢即開肆並慶 著瓦還鹿 懸

動在堂屋下者振之果得金 漢書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市中第家處何愈益如其宮發其東第主舉隊去瓦子蓋

鞭得財 管輅到傳有捕鹿者屢行人盜其鹿輅卜曰汝鹿皮中第三家處何愈益如其宮發其東第主舉隊去瓦子蓋

父亦病也 飽瑣貧苦不信卜筮會于智至為作一卦曰君安宅失宜故買入市有乃令鹿主舉隊去瓦子蓋

人命 魏志管輅謂鍾昱曰我大桑樹三年當暴得財如其言後波井得錢十萬餘二千餘 可知生死 自有

性命 含曰年在天位在人獲已而天不與生死也守道而不達性君自有性命無勞者盡 受命如響 極數知

來又曰極數如來之謂占 卜非卑行 業可便人 車馬季主楚人賈卜於長安市宋忠賈道謂之曰何居之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占驗見而知 當見三狸 行有一人 黃州刺史裴敬府管轄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 步熊

以改杭州卒於錢塘

原兩蛇當為將 三怪無足憂 後漢馮異拜龍西太守綬苟有兩赤蛇分走詩安並曰

牛頭龜果得之疾者遂愈 又嘗為諸婦卜有兩牛男當在一持子箭子者射胸腹故心

以格滿牛 懿氏卜妻敬仲 崔杆筮娶棠姜 傳其妻卜之曰鳳凰於飛和鳴鏞鏞有婦之 龜象 狐疑

光啟兩儀 能成四象 索隱致遠 通幽洞微 達以陰陽 究其天地 合於無際 應以未形 開於

冥數 得自天元 占而從二 卜不過三 存險易之徵 示臧否之兆 射覆知白鼠之傷 布兆見豎

牛之禍 龜開四兆 卜師攸掌 策分三易筮人是司 青蓮神蔡彰往察來 翠野靈著通幽索隱 考先

知之兆誠可決疑 揆昆命之文必先蔽志 觀兆於未萌誠為智者 退咎於既往何其壯哉 行於冠婚

明男女之分 用於祭祀定犧牲之名 龜文既踐知李固之將封 鳳凰於飛識陳完之必貴

卜筮五

詩宋陸游箕卜詩曰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姑廚中取竹箕冒以婦帚襦豎子夾扶持插筆祝其書俄若有

物憑對會不須臾豈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娛詩章亦間作酒食隨所須興闌忽辭去誰能執其祛持箕昇竈婢

棄筆卧牆隅几席亦已微狼籍果與蔬紛紛竟何益人鬼均一愚

論晉庾闡著龜論曰夫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吉凶存焉著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存

龜者故兆之質非靈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於闇室夜鑿者得之無夜鑿之朗又以火得之得之功同也

致功之迹異也不可見目因火鑿便謂火為目神憑著通又謂著為神也由此言之神明之道則大賢之闇室

著龜之用豈非頰子之龍燭耶著龜之運亦所以感興卦兆求通逆數又非爻象之體擬議之極者也安得超

登仙而含靈獨備哉且殊方之卜或責象草木或取類瓦石而吉凶之應不異著龜此為神通之主自有妙會

不由形器尋理之器或因他方不繫著龜然經有天生神物不載圖神之說言者所由也直稱神之美以及其

迹亦猶筮雖得魚筮非魚也蹄雖得兔蹄非兔也是以象以求妙妙得則象忘著以求神神窮則著廢

于邵著龜論曰卜筮生靈之緼耶必遵以信時日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者也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斯

淵盤類函 卷三百二十三 方術部 卜筮 明天文

道以惠其人故立筮人建卜師卜職或掌三易以辨乎九筮或開四兆以作乎八命俾吉不相習假爾有常叶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卦異位同功不其然歟夫以原始要終鈞深索隱則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著辨吉凶則圓神而方知龜窮禍福乃戴陽而履陰絲得羨莉終驗齊莊之難兆聞鳴鳳便與敬仲之宗且其兆體百有二十夫其頌聲千有二百由是其尚也夫龜者著性命之理有好惡之情善出入之端存生死之變冠羣甲之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壽三千歲而遊於蓮葉之上吸以沆瀣之精蓋通其聖也何彼叢薄之下繫蒼之中生而無靈長而無識奉大衍之數而為準求元亨之義而為用探賾而知其變審爻而據其辭豈與夫灼而專達居然獨見同年而語耶史佚以之佐昌此其効也墨以之從長又其効也衛人以龜為有知漆雕以為善對又其効也至如管輅卜隣之火孔愉反顧之鑄蓋小之也則知靈德感應觸類而長矣故胡望則灼孟冬命蠶蓋先王之重者萬事之借也信矣夫

原 宋顏延之 大筮箴曰余因讀易偶意著龜友人有請決遊宦務志卦有咎占故作大筮箴以悟焉先王設筮大人盡慮卦遭同人變而之豫先號後笑初睽未遇時至運來當在三五功畢官成幾乎衍數慶在坤宮災在坎路不出戶庭獨立無懼違此而動投足失步無情爾儀靈骨有知無曰余逆神笑不豫南人司箴敢告馳驚

原 序 梁元帝洞林序曰蓋聞元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舍神道莫知而緹幔晚披既辨黃鍾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書略皆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迢遞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覽羨門五將亟經玩習韓終六王常所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關地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爻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具解談元河東郭生纔能射覆兼而兩之竊自許矣

明天文一

原 恒象 常居 傳 天事恒象言恒以象示人 天極星太 管輅 李邵 輅八九歲時與鄰兒戲土塚中輅畫之不止自言家讎野德猶知時令況人手 擾天紀 察時變 於天象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廣洪範

徵渾天 晉書云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 魏晉各書天文官星占存而勿廢司馬談父子作天官書劉向廣漢

不富去乃應渾天也日若繞西及北故應如月在雲之狀不得夜更黑渾天信而有徵也 占王良

觀氣 天駒旁一星曰王良占曰王良策馬車駒滿野 晉書云吳之未滅牛斗之間常有紫氣術者皆云

惟仰觀後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耳 測日影 占德星 土圭之法詳日太史 歷代掌著 周官掌觀書

齊甘德楚唐味趙尹皋銀石申皆掌著天文 保章氏掌觀日月星辰之變辨其吉凶之象以觀妖祥

星合散 三辰式叙 合散紀守交歷關如量滿背穴抱珥紅規者本在地而上發於天 帝曆詳上

明天文二

秘奧 精微 上天垂象 下土具瞻 博考乾象 眇觀星辰 式觀元象 洞曉天文 爰度變通

罔或差忒 業習談天 識乖窺管 興而視夜 仰以觀天 天無遁形 星無遺象 道雖元遠 象則

昭明 藝精窺牖 業著專門 仰觀俯察 下學上達 察有爛之文 詳不愆之色 璇衡齊政授時於

虞典 銅渾設象致用於漢朝 稽日月之度考其盈縮 推星辰之躔審其次舍 躔次運行可徵於漢史

吉凶占候有犯於國章 天遠人邇曾不戒乎多言 夜考晝參果致尤於私習 二儀部判見若卯之摩

分 七曜迴旋觀如蟻之環轉 七紀五緯躔次如契於心 四海九州分野若指諸掌 子貢多言仲尼未

賢其屢中 裨竈或信子產猶謂其焉知

占候

原黃龍見 白鳥集 後漢和帝永元末黃龍見燕番元曰此何祥其當有王者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應見

千人聲火石自立白頭鳥集傍上林苑中 梓慎望氣 伯風懼氣 傳路二十年正月五日南至海濱望氣

枯柳自起 燕食樹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 赤黑之祲 水旱之理 傳曰有事於武宮神懼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妖氣也

楚人表甲伯風謂趙 赤黑之祲 水旱之理 傳曰有事於武宮神懼曰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妖氣也

也 掌十輝之法 辨五雲之物 周禮挾十輝之法以觀妖祥 又云以五雲之物辨吉凶 啟閉必書雲

物 災變分卦日用 傳曰凡分至祓閉必書雲物 京房治易事兩寒溫為候各有占驗而房用尤精妙

生四子京師揚兵 屋集二魚邊將棄甲 商昌有婦人生四子太子問唐摛災變之應唐摛以京師有兵氣其

方術部 明天文 占候 巫 相術

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增皮日休曰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甚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青箱雜記云相形不如論心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

相術二

原左傳云叔服來聘公孫敖聞其能相人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

孫卿子曰古有姑布子卿今世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世俗稱之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

增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直亮有大夫節吾欲以為相可乎對曰直亮之節吾未明也臣聞諸

鄉人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臣於見回甚疑其目王卒用之果以詐得罪。史記云平原君對趙王曰

滎池之會臣察武安君之為人小頭銳上瞳子黑白分明眦瞻不轉小頭銳上者斷敢行也瞳子黑白分明者見事明也眦瞻不轉者執志彊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恐不

如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原史記云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有一老父過請飲老父相后曰

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從旁舍來呂后具言高祖乃追及老父老父曰向見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謝曰誠如父老言不

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去處。增漢書云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為吳王召濞相之曰若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曰不敢後果反。又云周

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曰君後三歲而侯八歲為將相乘國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有罪入廷尉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原史記云韋賢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又使相之至第二子元成曰此子貴亦當為丞相賢曰我若為丞相有長子在

是安得爲之賢後竟爲丞相既死而長子有罪乃立元成 東觀漢記曰孝順梁后永建三年避入掖庭相工萊通見矍然驚駭却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 又班超行詣相者曰布衣諸生爾當封侯萬里之外趨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領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封定遠侯 **晉書**云潘滔

相王敦曰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後爲江州牧起兵內向後敗 又歷陽陳訓相甘卓曰頭低視仰相名盼刀目中赤脉外入必兵死後果爲王敦所殺 魏書云管轄言吾額上無主骨眼中

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相 南史云王敬則母爲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及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

然 又云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後昭達因醉隨馬鬚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中流矢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後官至司空 唐書云太宗四歲有書

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幾壯必能濟世安民後高祖援濟世安民之語遂以名太宗 又王珪始隱時與房杜善母李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喜曰二客公輔才

汝貴不疑 又隋文帝楊堅龍額上有五柱八頂有文在手曰王字長上短下相者私謂帝曰公當爲天子 又李珣舉明經李絳曰日角龍犀 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者王天下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 又張愔藏相魏元忠

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愔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 又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言然亞夫下獄君相類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司徒

就微未幾坐陳覺謀干紀事乃賜死 甘澤謠云衡岳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號懶殘李泌異之一日往見正撥火煨芋啖之取其半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又柳惲十餘歲相者曰兒相天且賤爲浮屠可緩

死諸父欲從其言惲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位至宰相 芝田錄云袁天綱相寶軌伏犀貫玉枕當於益州立功名果然又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 五代史云桑維翰爲人醜怪身短面長常

臨鏡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後至相 宋史云太宗召陳搏詣南衙見其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何必面王建儲之議遂定 金華記云李寬爲常侍有門下盧生善相或問李公如何答曰

原頤有龍犀

足履龜文

朱建平相書曰頤有龍犀入製左角日右角月者王天下

唐生決疑

蒯通相背

歸田賦曰感蔡子之策微從書生以決疑

豎理微指

縱理入口

相者謂齒為君若左手中指有

言侃以針刺決之見血滿對為

皆至方岳

不過郡吏

善相者陳調

則訪與陶俱曰

二君皆伺至方岳功

相爭致禮命十驛公時不就善相

為奴封侯

鑄錢餓死

術者至甘泉

居室有錢從

封侯通有相

者云必納死帝曰能當通者我死也乃與劍

河目海口

宋周蓋公長

身瘦面狀如

野鶴在輪

此

山踏鏡景帝時曰犯法竟至餓死獄中

增長身瘦面

河目海口

多年壽皇司

日燕居散曰

好一箇宰相

為之一笑未幾必大登庸為太平宰相出鎮長沙

伏犀貫腦

騰蛇入口

貴驗也近世

君臣相遇未

有及公者然

海口大有深淵識者知其為

騰蛇入口

貴驗也近世

君臣相遇未

有及公者然

有婦人以父

假後骨不隆豈不長也張君晚得官位終宰相

騰蛇入口

貴驗也近世

君臣相遇未

有及公者然

有婦人以父

者見之驚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達萬里則非其所知也後果得選之後相

騰蛇入口

貴驗也近世

君臣相遇未

有及公者然

有婦人以父

元子木其溫鳴見之曰此兒有奇骨真英物父莫以其為溫鳴所賞故名之曰溫

騰蛇入口

貴驗也近世

君臣相遇未

有及公者然

有婦人以父

平祐字叔子遊汶水濱父老謂曰獨子百好相年六十建大功既言便去莫知所在

騰蛇入口

貴驗也近世

君臣相遇未

有及公者然

有婦人以父

胡廣史記云恭厚問唐舉曰聞聖人相李兒百日之內合持國令有諸舉曰有之若臣者何如舉熱視笑曰君易

騰蛇入口

貴驗也近世

君臣相遇未

有及公者然

有婦人以父

澤笑謂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肉食四十年亦足矣後果為秦相

騰蛇入口

貴驗也近世

君臣相遇未

有及公者然

有婦人以父

形相之妄 王朗 聖人是帝王之貌 小史有封侯之骨 孔叢子曰仲尼聖人之表河

騰蛇入口

貴驗也近世

君臣相遇未

有及公者然

有婦人以父

相 貴賤且殊 榮枯斯等 虛陳禍福 謬託災祥 論性命之期 定吉凶之兆 衛青起自牧羊 蔡

騰蛇入口

貴驗也近世

君臣相遇未

有及公者然

有婦人以父

澤終聞躍馬 貴賤之表近取諸身 休咎之徵如指諸掌 辨吳祭之責始自幼童 知陶侃之榮當期老

騰蛇入口

貴驗也近世

君臣相遇未

有及公者然

有婦人以父

耄 鑄錢鄧通媿文帝之深意 賣珠董偃遇館陶之厚恩

騰蛇入口

貴驗也近世

君臣相遇未

有及公者然

有婦人以父

相術五

騰蛇入口

貴驗也近世

君臣相遇未

有及公者然

有婦人以父

增詩 宋劉克莊贈馬相士詩曰姬貌何妨至輔臣 猴形亦有上麒麟 伏波眉目空如畫 不是雲臺劍佩人 又

騰蛇入口

貴驗也近世

君臣相遇未

有及公者然

有婦人以父

荀卿切了心形者 蒯徹安知背面哉 別有精微畫不載 待君見了季咸來 文天祥贈鏡湖相士詩曰五月五

騰蛇入口

貴驗也近世

君臣相遇未

有及公者然

有婦人以父

日揚子江心水鑄作道人雙瞳子吾面碟子大安用鏡照二百里 又贈秋月葉相士詩曰急流勇退神仙跋
雙龍鍾將相借問華山中何似天津橋上 元趙孟頫贈相者詩曰吾聞伯樂善相馬一顧千金長高價何
人個儻買權奇滿眼驚駘居櫪下張君年少自有神走半江湖多閱人我生瘦僕乏駁骨浪許騰驥防失其連
朝春而今始晴花枝照眼生春情樓前山色橫翠靄湖上柳黃飛亂鶯便須酤酒與君飲醉倒花前猶滿引懶
從唐舉問流年欲向德翁謀小隱 鄭元祐贈薛相士詩曰子有唐生術誰知范叔寒知無狼顧骨可有鸚皮
冠野日晴猶嫩春泥曉未乾多君遠相顧不用畫灰看

原論魏曹植相論曰世固有人身瑋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着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
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驚馬一毛似冀耳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
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
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
而逃也 王朗相論曰仲尼之門童冠之群不言形相之事抑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
其聲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子以貌度性失之於子羽聖人之於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
推之則彼度表捫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傳記其効驗
之尤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

增唐李德裕折羣疑相論曰夫相之相在於清明將
之相在於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為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
雄者必當昌侈不能得大柄無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莅淮海屬縣有盱眙山多珉玉剖而為器清
明洞澈雖水精明冰不如也而價不及於凡玉終不得為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
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為命婦人以色為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
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頰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鈞弋之拳子夫之賤亦為萬乘之偶然不如清而
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增又杜牧相論曰呂公善

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鞏

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有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謂善相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原贊周庾信蔡澤就唐生相贊曰蔡澤羈旅唐生決疑無勞神策不問靈龜富貴自取年壽須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

原序梁陶弘景相經序曰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賢甫在弱冠便位過三公貴半於國而裁出三十身摧家破馮唐袴穿郎署揚雄辟立高閣而竝至白首或垂老玉食而宦不過尉史或穎惠若神僅至鬚鬣或不辨菽麥更偏黃耆此又明其偏有得也 劉孝標相經序曰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彩光眉四瞳麗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泊乎日角月偃之奇龍樓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遷天關運於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麟交映井宅旣兼食匱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及其深目長頸頰頰威羈蛇行鶩立猥喙鳥喙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萸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乎窮乏不其悲歎至如姬公疑負圖之容孔父眇栖連之迹豐下知其有後黃中明其可貴其間或躍馬騰珍或飛而食肉或卓隸晚侯初形未正銅巖無以飽生玉饌終乎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

射一

原世本曰逢蒙作射 **釋**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原**周禮曰凡射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

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三耦射一侯一獲一

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 也射樂之節也容之 **釋**周禮曰地官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又曰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命曰造

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 又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 又曰

天子用王弧射虎侯用唐大射熊侯用夾庾射豹侯 又曰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 又曰庭

氏掌射國中之祿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考工記曰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蓄粟不連則弓不發 **原**禮記曰君使士射不能則

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懸弧之義也 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釋**又曰男子生桑弧

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故必先志於其所有事 又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

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 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良弓勁弩皆自韓出射六百步之

外 又曰射者方將修其落盧治其增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矟礮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故畫遊乎江湖

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 楚辭九歌曰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楚辭天問曰馮珖利決

封豨是射 **原**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莊子曰以十鈞

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鷄以五鈞射者見鷄而不見雀 尸子曰鴻鵠在上鞞弩以待

若發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也 **釋**墨子曰善射者不盡弓力 **原**淮南子曰越人學

遠射參天而發鏑在五步內今學者欲學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 **釋**又曰夫括淇衛簡籥載以銀錫雖有

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 又曰鳥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絃而射 吳越春秋曰陳音云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卯左足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平和神定思開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 呂氏春秋曰射杓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 說文曰弓弩發於身中於遠也 白虎通曰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 又曰夫射者執弓堅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養德也 通元經曰弧弓爲射非絃而不能發天之爲射無弓必中 太元經曰密雨溼沐潤於枯瀆三日射谷 水經注曰會稽有射的山遠望如射侯其中石室方丈謂之射堂 蜀志譙周傳曰諺云射幸數跌不如審發 太平御覽曰善射者調弓定準見可而發 顏氏家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

射二

山海經曰軒轅國在窮山際其不壽者八百歲人面蛇身尾交首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 山堂肆考曰堯時有名羿者善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則射中其膝又誅九嬰饕餮之屬有功於天下 吳越春秋曰陳音云黃帝之後有弧父者產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後以其道傳羿 山堂肆考曰堯時有名羿者善射夷羿慕其爲人亦名曰羿 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游賀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其右抑首而愧終身不忘 列子曰逢蒙之弟子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眊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 樂記曰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游飲於留析射於麗谷 禮記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 左傳曰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列子曰甘蠅古之善射者殺弓而獸伏鳥下 又曰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 又曰紀昌學射於飛衛既盡其術乃謀殺衛 一日相遇於野交射中路矢鋒相觸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 莊子曰列禦寇爲伯昏瞽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於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瞽人曰是射之射也非不射之射也 左傳曰晉將戰潘阝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

徹七札焉以示楚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力必當死於藝也尸子

曰荆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得之養由基拔弓而射之拂左翼王大喜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

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況於

人乎潛確類書曰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公登虎園射之矢踰西霜之山餘力逸勁猶飲羽於石

梁新序曰楚王戴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雲夢史記楚世家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

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隼雁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列女傳曰晉平公使

工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已勞矣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

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左手不知公以其言為儀而穿七札三輔黃圖曰秦始皇

作臺高四十丈嘗射鴻於臺上故號鴻臺史記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將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

又曰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沒鏃視之石也因復射之終不復入廣所居郡聞

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子孫他人莫

能及又曰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

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鵠者也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

弓射之莫之能一中清又曰李陵自請曰臣所將屯兵皆荆楚勇士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說苑

曰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

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漢書循吏傳曰鮑永為魯郡太守孔子闕里

無故荆自除丞謂府丞及魯令曰闕里自開豈夫子欲令行禮耶乃會人眾修鄉射之禮古詩紀注曰漢明

帝東巡有鳥飛鳴乘輿上虎賁即射中之遂作射鳥辭帝賜錢百萬令亭解皆畫焉後漢書陳王寵善弩射

注華囑書曰寵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三微三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綉將軍

長上短下大便馬善射是誰答曰是孫會稽也魏志曰挹婁國古肅慎氏之國也善射人入目

文帝共上常獵為虎所逐顧射應聲而倒太祖壯其擊勇使將武騎吳志曰太史慈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常

原魏書曰

巧藝部射

從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罵以手持樓琴瑟引弓射之矢貫手著琴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 典論文帝自序曰少好弓馬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後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暮春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於鄴西獵終日獲麋鹿九雉兔二十 晉書曰魏舒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閒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

又曰劉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稱為神射 又曰庾翼師次襄陽大會參伍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其氣十倍 異苑曰晉阮明泊舟西浦見一青衣女子彎弓射之女即軒雲而去 燕書曰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親試之置牛百步外使射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正可中之

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摩腹皆附膚落毛恪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乃一發而墮 魏書曰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文成帝彎弓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三十步遂刊石勒銘

北史后妃傳曰神武迎螭螭公主還爾朱氏逆於木井北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鶴應絃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馬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 北齊書曰高隆之於棚土上立三人像為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棚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 北史曰宇文顥和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 南部新書曰王栖曜善射嘗與文士游虎丘寺先以一箭射空再發中之 隋書曰宇忻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駿捷若飛 朝野僉載曰隋末有嗜君謨者善閉目而射志在目中目志在口則口中

稗海曰高麗國王侍婢立王左右有氣自天而下入其口孕十月生男名曰東明善射王恐為國害欲殺之東明走彎弓射水魚鼈為梁以渡 唐書曰太宗討劉黑闥於肥鄉甫列陣有突將直衝刀將接太宗以天策上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 又曰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高宗出甲試之曰古之善射者穿七札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 又曰李晟性雄烈善騎射從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闕晟引弓一發而斃忠嗣搃其背曰萬人敵也 宋史曰王審琦厚重有才畧尤善騎射周世宗召禁軍諸校宴射苑中審琦連中的世宗嘉之 又曰張永德屯下蔡牙帳前後隊皆金銀刀繫永德善騎射左右分掛十的握十矢疾馳互發發必中

又曰高行周為北面前軍都部署子懷德從征至威城被圍數重危甚懷德左右射縱橫馳突眾皆披靡以

功領羅州刺史賜珍裘寶帶名馬以寵異之。又曰周仁美還澶州召見會令諸軍射仁美自稱筋力未衰願對殿廷發二矢上許之。又曰王榮善射嘗引強注屋棟矢入木數寸時人目爲王硬弓。又曰范廷召善騎射嘗出獵有羣鳥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又曰陳克咨工隸書善射嘗以錢爲的一發貫其中。燕射記曰孝宗幸玉津園講燕射禮塚前排招箭班服紫衣幘頭又手拱立御箭之來能以幘頭取勢轉導入的亦絕技也。清波雜誌曰政和五年燕輔臣於宣和殿官人列殿下鳴鼓擊柝躍馬如飛剪柳枝射繡毬擊九拮鞍開神臂弓妙絕無倫衛士皆有愧色。遼史曰神冊五年夏有龍見於拽刺山陽水上太祖射獲之藏其骨內府。又曰興宗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尋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試進士於庭。金史曰太祖成童即善射一日遼使坐府中見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羣鳥連三發皆中遼使瞿然曰奇男子也。又曰宗雄九歲能射逸免年十一射中奔鹿世祖坐之膝上曰兒幼已然異日出倫輩矣。又曰熙宗獵於海島親射五虎獲之平章政事烏野獻東狩獲虎賦。又曰烏延查刺射准上柳矢入樹飲羽。元史曰搠阿精騎射帝嘗與賊遇將戰有二飛鷺當空令搠阿射之請曰射雄者乎抑雌者乎帝曰雄者一發墜其雄賊盡驚不戰而去。又曰董俊字用章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金宣宗貞祐間橐城令立的募兵射上中者拔爲將衆莫能弓獨俊一發破的遂將所募兵迎敵。又曰張珪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遇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歡。明大事記曰滁州之柏子潭有龍祠水旱禱之輒應上因滁旱彎弓注矢立潭西祝曰吾與神約三日必雨連發三矢而還後三日果大雨。開國臣傳曰常遇春猿臂善射元兵五萬陣洛水遇春單騎突之敵攢槊來刺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敵遂潰。又曰上欲廢孟子配享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坦胸受射曰得爲孟子死足矣上見其誠懇命太醫療射。紀事本末曰張忠許泰領京邊軍討宸濠餘黨較射教場強巡撫王守仁射故不得已應之忠泰笑守仁乃三發三中北軍皆驚歎。列朝詩集小傳曰北地李夢陽罷歸家居賓從日進間從汲維少年射獵繁吹兩臺間。又曰揚州王醇從季父游長安會麻大將軍大閱將士醇輕裘快馬馳突演武場引弓破的矢矢相屬大將軍欲舉以冠一軍醇笑謝曰家本書生聊用遊戲耳。

兩魚以八伏能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驢城狝居右廉

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爲絕倫漢武常命左右射廣生便集文武用之

能射而待與僚佐來奪其處觀者不許觀者皆散之

出射於堂並可望於今日見讓悅不許觀者皆散之

別有傳射弱弓長箭施於洋的損讓升階射者皆散之

臨射而射帝嘗遣射侯正中善限已滿行禮爲左

前曰古帝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

王遵之弟也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

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七十餘發以銀

射能中者乃舉手長揖而去因牽弓矢十餘發以銀

獲之者呼曰遺法覆角者唯天子得射會秋獵善

猶利發也後周書曰賀跋人勝從太祖宴於上明則

請射常武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斃虎中羊遇虎跳

得奉射之莫有能者根求射於懸崖太祖命傷蛇中蛟

左者不見童子數人皆青衣皆散仍故答曰我王曰永

視者不見童子數人皆青衣皆散仍故答曰我王曰永

用問焉爲暴若是便以相還投失而減增惡而驟走未

大注取大射曰遂命服猛養勇又鄭司農注云侯道

三謂取大射曰遂命服猛養勇又鄭司農注云侯道

引滿數十力者其常習無過九力之弓所文遊之虎

唐志曰射日皇帝服武弁文武官公服引千牛將軍

孔子曰射於左限右執箭以進千牛將軍

公問之曰射於左限右執箭以進千牛將軍

者爲一步狸善獲八彘六尊相書曰陳敬王姜堯八

祈爵儀禮曰射命弟于納爵入苦靡殖手射經曰左

祈爵儀禮曰射命弟于納爵入苦靡殖手射經曰左

祈爵儀禮曰射命弟于納爵入苦靡殖手射經曰左

祈爵儀禮曰射命弟于納爵入苦靡殖手射經曰左

祈爵儀禮曰射命弟于納爵入苦靡殖手射經曰左

祈爵儀禮曰射命弟于納爵入苦靡殖手射經曰左

祈爵儀禮曰射命弟于納爵入苦靡殖手射經曰左

祈爵儀禮曰射命弟于納爵入苦靡殖手射經曰左

兩水相傳始皇開十此日楓橋楓橋十經注曰射

日布性不喜合關但喜解關耳乃直儀於營門學弓曰諸君觀布射城小支中者當解兵不請靈符一

發中儀支遂罷兵吳越史天威中著善使假道來聘仍以孤矢大誇於吳人武肅王寧之於龍山擊場酒一

願假王威德請燕中備燕太祖出獵有送披一發中箭之寶再發中箭之寶書長孫晟傳云周宣

雙鷗 帝時突厥請婚從太祖出獵有送披一發中箭之寶再發中箭之寶書長孫晟傳云周宣

手 射生手 使 唐書曰李寶臣善騎射嘗觀敵射六人盡獲從安祿山入朝留為射生南於弟 連尹射 盤

馬射 春秋正義曰屈湯為連尹服皮云連尹射官射相屬也 五海曰宋熙寧間減景 隱墻射 刻木

射 左傳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子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 五色線云漢時苗嘗為壽春令治中蔣濟不

見射 醉後苗歸而刻木者曰酒徒 畏神箭 引勁弓 外史賦美之曰蜀王建大畏此神箭林學士毛文

宋至道元年令衛士數百射於崇政殿庭先是上賜李繼運勁弓三皆力 磴野馬 獲豪豬 窻子貴年十一

從寫出獵於適州園中手射野馬及鹿至是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乃大駭 捷有力善騎射 射黃羊 斃蒼虎

車駕獵頭山適蒙諸伏盡若帝射中豬突出御者托滿拾獲而避幹臘復射斃之帝嘉賞 射黃羊 斃蒼虎

金史曰完顏思敬體貌雄偉年十一從太祖獵詒射黃羊獲之 歷代名畫記曰唐貞觀間郭杜有蒼龍 祖

為患 天皇引駿雖千駒取之欲王元鳳太祖之弟也擊弓三十鈞 一矢斃之名聞立本寫貌以旌雄勇 射黃羊 斃蒼虎

朱襦 擲畫毬 儀禮曰君與射則為下射 射柳枝 善飛鏢 聯松枝 為牌 藏行省命庭瑞詩之庭瑞射失出其

幸 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又

入 親視所中箭多寡射 貫松牌 射柳枝 善飛鏢 聯松枝 為牌 藏行省命庭瑞詩之庭瑞射失出其

海 半解雙鷗曰何物弓矢如此之力即請服 玉 曲臺禮 射宮詩 又曰漢大射曲臺博士行大射禮

近 臣言及大射設燕飲酒之禮 大射圖 神射式 又曰宋淳化五年中書門下獻大射圖約如朝謁元會之

類 又曰懷德以所聞德用射法之要分為十篇為射法一卷 開畫埒 習丹埒 馬埒年拾遺記曰百步皆

文 石丹砂及彩畫於埒傍聚金玉錢以賞百歲之人 大政 引大黃 休深翟 列朝詩集小傳曰明

記 曰洪武二十年開武午門外仍令將軍衛士日習射於門內 丹堦 引大黃 休深翟 列朝詩集小傳曰明

黃 案贊畫宋司馬軍事擊使平壤城迨奪貫陣引大黃射於深堦 洞翠耳 中帶鈎 五子泰錄曰符琳堅之第

管 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 王充論衡曰 貫童髻 中刀環 貫髮人服其精 晉書載記慕容翰奔還本國有勁

國 久誓不殺汝可百步整刀吾射中汝便宜返不中可前也 諸騎解刀暨之輪一發中鏢追騎乃歇 中驚

目 中鵝毛 唐書石雄徐州人初討劉積水次見白鵝謂眾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遂中之帝下詔褒

數厚 洞門闔 貫甲楯 洞門闔 祖曰太宗虜嘗戲張弓挂矢好用四羽長箭箭一貫射

侯 一矢復命 考工記梓人張五采侯此五正之侯也五正者朱中大白次蒼次黃次元其侯之飾又以五采

鎬中項伏發 君臣合射 父子為鵠 禮各思念已之鵠而射之中則得父子之道 男子之事 君子之爭

禮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虎中鹿中 白羽朱羽 周禮君於國射則皮樹中於郊間中於境虎中大

矯矢猿啼 引弓雁落 由燕以射 如拒如附 射者倚旌 獲者執旌 儀禮司馬又命注

序賓以賢 決拾既仗 弓矢斯調 大侯既抗 射夫斯同 君子必爭 賢者不失 弦不再控 矢不

虛發 道假乎射 戲惟得射 符子曰晉之相者桓氏世傳於楚善以道假乎射焉 王昶戲論曰諸戲

端身如幹 直臂如枝 射經曰端身如幹直臂如枝左臂毫髮 垂弧之禮 探籌之法 禮記曰

柳中央以桑西方以棘北方以栗 九射格曰探籌之法一 魯鼓薛鼓 常矢庠周禮東方曰梧南方以

取半以下為投壹射實之數多少不常 故多為之籌以備也 射經曰身前疎為猛虎方 懷中吐月 弦上

懸衡 又曰出弓稍為懷中吐 勢若追風 目如流電 放箭目勿瞬視身勿動視身如逆風目如流電滿開弓急

九重 殿布七埒 下射注曰九節折羽九重設於長杠 於殿上布七埒於殿下自公卿大夫各有着位 筭不

虛發 弦不空發 唐書霍王元軌從獵遇羣羊帝使射之苦不虛發承為畫帝撫其背曰爾發過人顧今無所

至河東暴風漂輻重艦度北岸 軍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 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 分曹習射 分番

六百見藩來笑之藩素善射 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 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 分曹習射 分番

送射 唐書田弘正軍中督分諸將分番送射 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 分曹習射 分番

唐書賈耽為東都留守 故事居守不出城 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 分曹習射 分番

與深疑方律必何力 遇高麗大將溫沙多門戰 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 分曹習射 分番

鼓相接馳射其中使嵩觀之 與客同射 讓客再射 武俊善射嘗與賓客戲一日射雉九十五觀者鼓吹

宋史曰何灌字仲元武選登第仕觀宗時為管幹步軍司階遷使射之觀者嘉歎

破的再發曰灌字仲元武選登第仕觀宗時為管幹步軍司階遷使射之觀者嘉歎

北齊書曰元景安善射孝昭嘗與有功臣西園宴令景

安解之景安引滿中獸鼻帝差異稱善特又加常等

獵方山有兩孤起於帝前詔強射之百步使內二鹿換獲除內行取

少善騎射越捷過人莊帝時祭曾送宴使見二鹿換獲除內行取

射山阜 回射浮圖 百二十步天德三年立射碑以識焉

此夫所以志也 雁臆貫錢 雀屏中目 高祖皇后寶氏父毅常曰此女有奇相數十皆不與人畫

墜樓破之 宋史曰馬仁瑋善射引二志百斤守世宗從征淮南至楚州吹水若射象中建飛樓高丈餘世宗

觀之相去殆二百步樓上望平厲聲發馬世宗怒

甚命左右射之速莫能及仁瑋引與之諸少而倒

長子也 錢徽遺入貢於宋與江南使同侍宴射於後苑江南使先中的令昱解之昱錢昱字就之忠獻王佐之

帶 金錢作的 金危置侯 錢為的俾之戲射十發八中帝甚奇之

以金危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即賜之文 出戲馬臺 御儀鸞殿 出戲馬臺射武皇帝為宋西

於儀鸞殿 賞花禁苑 賦詩華林 射於苑中宋開寶六年四月上召皇弟開封尹麟慶石守信等賞花習

習射金鳳 關射玉津 玉海曰宋建隆四年幸金鳳園習射 又 賜金精盤 酌琉璃鍾 隋書曰詩最美

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值鉅萬以上賜之 玉海曰宋開寶六年四月上召皇弟開封尹麟慶石守信等賞花習

室水射 宋史曰趙振遠慶州公邊都巡檢使時金湯李欽等尤悍 宋史曰劉錡為置酒取細仗圍財數分植百步外共

嘗從征討牙門水射滿人以箭射之拔 中口入腹 射手貫版 陳書曰劉錡為置酒取細仗圍財數分植百步外共

腹俄而獸斃 以爲神城 有藥手於懸元帥田瑞攻取會州蝦蟇率騎兵五百皆披鎧納藏州之南山而下

夏人擄望之以爲神城 有藥手於懸元帥田瑞攻取會州蝦蟇率騎兵五百皆披鎧納藏州之南山而下

立表百步 豎箭百步 破的寇相顧懼引去 後燕錄曰慕容盛行遊獵盛曰汝欲當鋒乎試擊汝手中箭百

步我若中之宜慎汝命如不試可當身相投 乘六閑馬 著五色衣 唐書兵志正觀中驛馬射者潮

盜乃壁箭一發中之盜曰不信少勇悍也 乘六閑馬 著五色衣 唐書兵志正觀中驛馬射者潮

信勇悍 宗雄輕健而斃 金史曰宗雄方逐免捷機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捷機大呼曰夫及矣宗雄反顧

宗雄輕健而斃 金史曰宗雄方逐免捷機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捷機大呼曰夫及矣宗雄反顧

宗雄輕健而斃 金史曰宗雄方逐免捷機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捷機大呼曰夫及矣宗雄反顧

宗雄輕健而斃 金史曰宗雄方逐免捷機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捷機大呼曰夫及矣宗雄反顧

宗雄輕健而斃 金史曰宗雄方逐免捷機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捷機大呼曰夫及矣宗雄反顧

宗雄輕健而斃 金史曰宗雄方逐免捷機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捷機大呼曰夫及矣宗雄反顧

宗雄輕健而斃 金史曰宗雄方逐免捷機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捷機大呼曰夫及矣宗雄反顧

宗雄輕健而斃 金史曰宗雄方逐免捷機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捷機大呼曰夫及矣宗雄反顧

因禮馬視虎 馳馬射帖 走馬射飛 弓馬道人伏地持帖 梁明帝之子 昭明曾孫也 博學有文 義又甚善 射之 魏公賀拔勝九工武 曲臺習肄 辟雍舉行 中車三乏 司裘五正 設豐設幅 執附執蕭 狸 發走馬射飛十中其五六

步是分 虎侯是辨 唐弓九合 夏箭三成 雪鶴銜箭 星麟集絃 原控弦而獸伏 屬羽而鳥下

錫宴金明池 張樂水心殿 玉海曰宋雍熙三年四月幸金明池觀水戲因習射池中的五鵝從官飲 習射飲 卬山射猛獸 錢塘射怒潮 晉書照開上幸新羅驛院過金明池觀水戲從官宴後苑上臨池北魚蓬與侍中殿張樂 從官酒 卬山射猛獸 宋吳曾贊寧傳載畧曰武肅王欲於錢塘 史復一出清交詔又射殺之 華繁錄臂善射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鄒谷間窺自林中突出失下如雨木華繁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寇 遂引去 大馬新語曰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射擊賊耶何懼之甚陰對曰漢 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七矢平瘴洞 三箭定天山 唐書馮蓋傳羅賓諸洞獠叛詔令蓋率衆二萬為諸軍先鋒時賊據險不可攻蓋持弩語左右 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附枝觀體定 杯水觀心平 原貫蝨心於三年 穿楊葉於百

步 弘矢擊於黃帝 射侯見於虞書 正觀武德之儀 開元安福之制 始睽畫而取象 終井儀以 真名 原耳獲者負侯而侯 釋獲者執餘而侯 子獲而未釋其算使者執誼許諾督不絕以謹負侯而侯侯弟 於中西與共而侯 將軍射虎以宣威 大夫射雉而取笑 祈爵而發彼有的 得祭而益乎爾地 原

三年之妙雖貫蝨心 五善之容何乖狸首 考繹志之文不專貫革 稽和容之善寧有主皮 行其燕禮 以明君臣之義 射於澤宮以觀禮樂之節 發必循聲既合采蘋之節 中則破的何慙穿葉之能 增進 退周旋仰先王之尋訓 升降指讓合君子之令儀 的彙重圍張三侯而興武 棚雲互綠齊六耦以獻功

擅百發之能隼必獲於墉上 臻五善之妙雀無全乎彀中 赤羽連飛極破竹懸莎之巧 雕弧虛引有 吟猿落雁之奇

射四 射鹿林中 魏天子傳曰仲秋丁巳天子射鹿於林中 射鳥獵獸 又曰天子射鳥獵獸 出質唱善 劉向說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抽弓矢 江渚射兒 寔有狂兒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心射

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 唱 江渚射兒 寔有狂兒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心射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抽弓矢 江渚射兒 寔有狂兒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心射

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 唱 江渚射兒 寔有狂兒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心射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抽弓矢 江渚射兒 寔有狂兒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心射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抽弓矢 江渚射兒 寔有狂兒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心射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抽弓矢 江渚射兒 寔有狂兒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心射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抽弓矢 江渚射兒 寔有狂兒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心射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抽弓矢 江渚射兒 寔有狂兒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心射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抽弓矢 江渚射兒 寔有狂兒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心射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抽弓矢 江渚射兒 寔有狂兒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心射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抽弓矢 江渚射兒 寔有狂兒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心射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抽弓矢 江渚射兒 寔有狂兒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心射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抽弓矢 江渚射兒 寔有狂兒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心射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抽弓矢 江渚射兒 寔有狂兒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心射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抽弓矢 江渚射兒 寔有狂兒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心射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抽弓矢 江渚射兒 寔有狂兒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心射

暗傳貫心精四返飲羽妙三連雪鶴來銜箭星麟下集弦一逢軍宴合萬慶武功宣 韋應物始建射侯詩曰
男子本懸弧有志在四方虎竹忝明命熊侯始張皇宿登時事畢諸將備戎裝星飛的屢破鼓謀武更揚曾習
鄒魯學亦陪鴛鴦翔一朝願投筆世難激中腸 李益觀騎射詩曰邊頭射雕將走馬出中軍遠見平原上翻
身向暮雲 耿湓觀西營秋射詩曰謝公親校武草碧露漫漫落葉停高駕空林滿從官迎籌皆疊鼓揮箭或
移竿名借三軍勇功推百中難主皮山郡晚飲算柳營寒明日開鈴閣新詩雙玉盤 戎昱觀衛尚書射破的
詩曰盛宴傾黃菊殊私降紫泥月營開射團霜旆拂晴霓出將三朝貴彎弓五善齊腕迴金鏃滿的破綠弦低
勇氣千牛斗歎聲振鼓聲忠臣思報國更欲取關西 韓愈雉帶箭詩曰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
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
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 宋韓琦後園宴射詩曰花梢點紅芽綠茁宴亭爽塿堦雲列呼賓習射
次序升體裁人人矜勇挫六鈞力副百中藝由基注目老羿拽支左屈右何太工象弭急收如列缺須臾一鏞
入鷓心畫鼓連轟盡聲喝後者審固意愈精有時大呼劈箭箬惜哉最是毫釐差彩侯似動奇微撇分明角勝
各記暈將終或爲一箭奪當筵主籌令難犯大白時舉出正罰此禮自古尤所重覆圃去留宜有別五善大抵
主和容不止穿楊與穿札 劉克莊觀射詩曰浪箭束如林傍觀笑不禁變平無事久卒情可憂深各自分牛
鬪何曾貫蠶心种侯青澗口能費幾黃金 明王直射柳詩曰楊柳綠含滋瑀弓縱射時向風飛白羽和露折
青絲輦路晴光動旌門午漏遲營前擗鼓急捷報萬人知

○歌魏曹植樂府歌曰控弦破左的發矢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 又曰關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驅馳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挾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盡展仰手接飛鳶觀者
咸稱善衆工歸我妍 隋大射登歌曰道謚金科照時又玉條明優賢饗禮洽選德射儀成鑾旗鬱雲動寶軼
儼天行巾車整三乏司裘飾五正鳴球響高殿華鍾震廣庭烏號傳昔美淇衛著前名指讓皆時傑升降盡朝
英附枝觀體定杯水觀心平豐餼既來去燔炙復縱橫欣看禮樂盛喜遇黃河清

○行元迺賢答祿將軍射虎行曰信陽郭外山嗟義長林大谷青松多白額於菟踞當道城邊日落無人過將

軍聞之毛髮豎拔劍誓天期殺虎彎弓走馬出東門傾城來看誇豪武猛虎磨牙當路嘍目光睽睽斑尾搖據鞍一叱雙臂裂鳥飛木落風蕭蕭金弰瑠弓鐵絲箭滿月弦開正當面鵬翎射沒錦毛摧厓石崩騰腥血濺萬人歡笑聲震天剖開一箭當心穿父老持杯馬前拜祝公耆壽三千年

增唐李商隱射魚曲曰思牢弩箭磨青石繡額蠻渠三虎力尋潮背日伺洄鱗貝闕夜移鯨失色纖纖粉箨馨香餌綠鴨迴塘養龍水含冰漢語遠於天何由迴作金盤死

增詞漢虎賁郎射鳥詞曰鳥鳥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

增篇明徐渭射雁篇曰去年射雁黃浦口三軍進酒齊為壽今年射雁復何處海船停沙大桅豎君本臨洮豪傑士漢時六郡良家子作客羞為堂下人射生慣落雲中羽腰間束矢插兩房連年驅賊如驅羊轅門待士近不簿朝來歸興何洋洋丈夫有遇有不遇去留之間向誰語

原賦魏應瑒馳射賦曰於是陽春嘉日講肄餘暇將逍遙於郊楚聊娛遊於騁射延賓鞠旅星言夙駕樹應鞞於路左建丹旗於表路羣駿籠於衝首咸皆腰裏與飛兔爾乃結翻件齊倫匹良樂授馬孫臆調駒善算克明班次均壹左攬繁弱右接淇衛控滿流睇應弦飛碎檣動鼓震譟聲雷潰重破累礫流星倏忽紛紜絡繹次授二八驛驅激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矢不虛發進截飛鳥顧摧月支須紆六鈞口彎七規觀者屏氣而傾竦咸側企而騰移爾乃縈回盤厲按節和旋翩翩神厲體若飛仙奕奕駢牡既估且閑楊驥沛艾蝮畧相連周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并序于時元鳥司曆蒼龍馭行羔獻冰開桐華萍合皇帝幸於華林之園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騎虞九節狸首七章於是選朱汗之馬校黃金之埒紅陽飛鵲紫燕晨風唐成公之驢驕海西侯之千里莫不飲羽銜竿吟猿落雁鐘鼓振地埃塵漲天綵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賦曰歲次昭陽月在大梁其日上巳其時少陽春吏司職青祇効祥徵萬騎於平樂開千門於建章皇帝翊四校於仙園迴六龍於天苑華蓋平飛風鳥細轉帷宮宿設帳殿開筵傍臨細柳斜界宜年河潛雜草渭口澆泉棚雲五色的暈重圓陽管既調春弦實撫玉律調鐘金鐸節鼓於是咀銜拉鐵逐日追風並試長楸之埒俱下蘭池之宮鳴鞭則汗赭入埒則塵紅變

三驅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禮正六耦詩歌九節弓如明月對棚馬似浮雲向埒雁失羣而行斷猿求林而路絕乃有六郡雄才五陵高遠新迴馬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尚帶流星猶乘赤電始聽鼓而唱籌即移竿而標箭熊耳刻杯浮雲畫鼎水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司筵賞至酒正杯來既而日下澤宮筵闌相圍帳從蹕之留歡眷迴鑾之餘武

唐

陸贄聖人射落飛雁賦曰彼雁于飛斜當禁掖帶輕雲之微素映遙天之晴碧

雖逢蒙之絕藝莫敢措心固離婁之明眸其纔能覩我弓斯張我矢斯射算分數之遠近則捨拔而應鎗質毛紛其已墜弦聲振猶未釋聞之者足蹈手舞觀之者目駭心惕彼貫心稱妙穿葉無炸一則三年而後發一則百步以爲約豈如料必中於飛動騁絕伎於廖廓雁以遠而矢發矢既中而雁落異哉莫高者天戾天者飛彼搏空之逸翰尚無所違矧荒服之逆命曷不咸歸則知皇聖有作夷夏無間鄙楚莊之戲猿笑晉平之失鷄固將威九垓而清八荒豈直落翔雲之一雁 獨孤緩漢武帝射蛟賦曰有漢武徹惟時巡省窮楚之望極江之永舳艦塞川旗甲蕩景洶洶旭旭虬盤龍騁駐清蹕則洪波可遏赫皇靈則潛怪可怛何彼蛟之天矯據積水之空闊謂飲飛之劍莫前滅明之彗是奪天子乃戒無譁於羽衛思有用於弦括命舟牧迴青翰而上詔弓人奉烏號以登肅天儀以山立將親發以抗稜陰察變態雄猜跨騰古冶之倫肯裂不敢擅其勇逢蒙之黨技癢不敢專其能我矢則直我弦斯控持滿而英氣頓飛命處而幽姿必中欵颺颺其電霍則頭禪而胸洞替履者鼓殷天之雷稱慶者躍如雲之衆始乎發若神兵爆其有聲洪波雪湧白羽月傾突紫肉裂素纓餘怒蚋蟻上浮泓澄踏質已靡於巨艦流血方走乎東瀛介以鱗莫得捍七札之勁神之化不能保重泉之生萬靈震駭九派徐清然後海若扈蹕陽侯洗兵山川肅其晏如雲霧廓其四除涉者利乎涉漁者安乎漁於是左史趨進執簡以書曰天子幸潯陽也親射蛟而獲諸遂翻龍旆韜豹弭篙工奮棹歌起威厲乎斷白蛇氣雄乎緝青兕隘秦皇之觀日追夏后之勤水且君以勝殘爲大臣以反德爲害亦將制於殼中靖此宇內俾貫革之藝息垂衣之道泰豈徒與射夫漁父校勇而論最 路季登皇帝冬狩一箭射雙兔賦曰若乃整鈎陳嚴羽衛星旄燭野雲旗拂暄周長楊而爲陸屬甘泉以爲綴騁六龍而電發顧雙兔而騰逝性兔狡而不恭足輕迅而靡制爰從聖射乃觀神藝鑿鑿却轉引柘月而隨圓金鏃斜飛疊霜毫而俱斃既絕系而達臆亦洞胸而裂背岐陽之美

不獨稱於周王上林之雄木可論於漢帝 又曰飄勇氣於蒼昊抗發威於白日激流電而指顧躡奔星而迅疾疊穿兮彼兔則雙捨拔兮我矢惟一彼更羸之絕藝蒲且之妙術曾何足以擬議焉 喬潭破的賦曰飛衛學射於逢蒙希其術窮搜董蒲白羽之箭獲燕角綠沉之弓悵望隴雲徘徊朔風以爲隼必獲於牆上雀無全於殼中於是乎擇素士張畫侯韜朱膊捍韋鞬既垂纒以弦弧亦啟箠而抽鏃內審其志外專其目釋思其平去務其速落殘月於象弭飛明星於金鼓宜易而獲禽翫兢兢而失鵠乃杜門三年猶乎象人聽之以氣視之以神秋毫如山蝨心如輪高其小物申以歲貢從容君所無復命中不知矢之所加弦之所控引之而滿縱之而送以無心爲心若夢不夢斯焉而發遽駭然而通洞 何據射楊葉百中賦曰於稽百氏爰得六藝射之制伎之銳旣取象於逢蒙且規模於飛衛寢石遇而洞啟蹲甲徹而激勢於是旣泔泔之葉引解解之弓撥長筓而累氣慮輕葉之搖風心與手兮冥合神與術兮元同標的外準精和內融杯水凝而色粲梁金鑄擬而光雄鳴弦激羽馳虛走空牢籠五善之奧總括百中之工時稱絕技寔曰巧發貴乎揖讓賤乎矜伐豈直忘歸賈星繁弱御月雁迸落於雲霄後洞叫於巖樾而已哉 賈餗百步穿楊葉賦曰有美一人兮操其矢獻其藝發茲手敏與彼心契廣場爰設砥平乎百步之中衆目所瞻星流乎片葉之際恒規規而月滿乍蕭蕭而風厲豈非妙歸至習道合惟精積少之多而無失以小觀大而有程克中之時諛詬不能以施力造微之處離婁不得以爭明然後知射也捨耳而任目外形而專意出乎一札焉知來者之不如中乃百全勿慮前功之併棄由是舍矢而破固葉是穿翻光而白雪馳羽振響而清風激弦名加徹札術異攻堅非後來之居上信直道而無偏 楊弘貞貫七札賦曰善乎養由之爲弓也挾穿揚之技推貫金之誠左烏號兮右青莖睨七屬之甲收百中之名神馳手敏體正心平穎脫洞達鱗差混并旁穿而雀角非勁深入而蟲飛有聲觀夫蹲蛟函殼象矧量步遠邇迴眸徙倚指鏘鏘之鍊取中於茲狀累累之珠其端若彼是知弦木之用貫革爲先出一札而鋒鉞自利踰百步而犀兕無全虛其中螳螂之衛徒設稽其數混沌之窳齊穿豈徒激白羽開月弦俾晉侯之禽自失漢將之石彌堅且韃囊旣啟美六材之定體決拾將臨矜壹發於巧心是誇妙捷豈憚重深疑疊翻之摧頽猶驚飲羽類縫裳之襲積尚謂鈎針故稱矢無虛發藝得專場考窮深之宜我將用直探破堅之理爾則乘剛方

今寰海鏡清皇明湖徹澤宮是選狸首爲節望正鵠以進旅奉弧矢之成列然後徹札之人庶驗其工拙張
友正射已之鵠賦曰習射之妙惟精惟審其審也在無偏無頗其精也在不食不寢是則動之不虛由已求諸
三侯張而六鈞始發一鵠中而百發如初月滿指掌星飛庭除已因鵠修其德惟積鵠爲已任其射寧疎志氣
中秩威儀外舒正其身而有則有準合其奏而匪疾匪徐原夫彼鵠父射爲父子射爲子並列其名各承其美
假以成績修之在已射不應而有善誰觀藝不臻而有時奚俟心超超今有歲魂恍惚兮無時非不慎乎規矩
違恐失於毫釐周旋可託進退唯茲鏃破的兮流光散出弦應手兮飛羽相追實此鵠之是念唯彼侯之敢思
白居易射中正鵠賦曰聖人弦木爲弧剡木爲矢惟弧矢之用也中正鵠而已矣是謂武之經禮之紀故王
者務以選諸侯諸侯用而貢多士將俾乎禮無批裨位有降殺廣場闢而堵牆開射夫同而鐘鼓戒於以致國
用修歲貢使技癢者出於羣藝成者推於衆在乎矢不虛發弓不再控射繹志也信念茲而在茲鵠小鳥焉取
難中而能中乃設五正張三侯叶吉日於清晝順殺氣於素秋禮事展樂容修既五善而斯備將百中而是求
於是誠心內蘊壯容外奮升降揖讓合君子之令儀進退周旋仰先王之彝訓故禮舉而義具且無聲而有聞
及夫觀者坐入射者挺立矢旣挾弓旣執抗大侯次決拾指正則掌內必取料鵠乃毅中所及雕弧乍滿當晝
而明月彎彎銀鏑忽飛不夜而流星熠熠其一發也騁若徹札其再中也掩若貫笠玉霜降而弓力調金氣勁
而弦聲急懽羣心而踴躍駭衆目而翕習若然者安知不能空彎而雁落虛引而猿泣者也元稹觀兵部馬
射賦曰大司馬以馳射而選才衆君子皆注目而觀藝至張侯之所乃執弓而誓誓曰今皇帝製羽舞以數文
德擇材官而奮武衛莫不以超乘者爲雄中鵠者得祭用先才捷志亦和平豈獨武人之利實惟君子之爭射
者皆曰諾雖五善之未習庶一舉而有成爲是馬逸駉駉士勇任養銳氣候歌詩初聽采蘋之章共調白羽
次逞穿楊之巧忽縱青絲旁瞻突過咸懼發遲曾驥足之展矣飄猿臂而射之揮弓雷掣激矢風追方當耦象
決裂麗龜信候蹄而不爽則舍拔之無遺故司射舉旌以効勝曰爾能克備我爵可期賞餘勇者宜乘破竹之
勢善量力者當引負薪之辭由是靡不爭先莫爲我後皆曰措枉於肘十得其九參明試者亦何嘗而不有破
的之術萬不失一凡獻藝者豈自疑於無必衝冠髮怒揚鞭氣逸引滿雷砰騰陵颺疾皆窮百中之妙盡由一

孔而出若此則蹲甲壯潘揚驪觀孔信一場之獨擅終六轡之未總豈比夫浮雲迴度開月影而彎環如雨橫飛挾星精而搖動雖當至理不忘庸功天子垂衣儼鷓行於北闕夏官司馬閱騎從於南宮貢士之程職司具舉會款塞五方之俗觀校將百夫之主得僞為雄惟能是與客獨顧之而笑曰此蓋有司之拔萃固非吾君之右汝我有筆陣與詞鋒可以偃干戈而息戎旅司文者聞之而驚曰爾其自勵於爾躬吾將獻爾於王所王起棘門射戟支賦曰矯矯呂公凛千載之英風立棘門而耀威百夫之特射戟支而騁伎一矢稱雄所以解紛為智和難成功豈徒用壯於六鈞之妙務能於百步之中當其劉氏興戎袁公結陣既禍卒而莫解亦兵纏而屢振是用假我手弓救其血刃則萬夫駭目不在於和容二憾華心必資乎中俊排其患難成彼宴私離坐離立左之右之森森兩軍比晉楚東甲之日桓桓二帥同劉項舞劍之時是用出雄戟射小枝既從容而諭旨亦慷慨而興辭乃曰射者所以明其志忠其質今欲轉禍為福反凶致吉若唾同失鵠我藝自泰其疊雙儻妙等麗龜爾心固宜乎如一乃展容耀示英威決拾既分銖不違洗洗赴赴如翰如飛莫不矜其密殼釋此重圍殺戟在門揭焉獨見立亭亭之直影引耽耽之英矜彎弧而勢若月圓鳴矢而光如電炫觀之者心惕聞之者膽戰固當靖難於五兵豈獨解顏於一箭蹲甲非敵措杯不倫今在坐隅徒欲鬻勇而奮禍儻居戰陣誰當左馬而右人請懲忿於昔日願釋憾於茲辰 宋宋祁後苑燕射賦曰執徐統歲少皞司秋月著授衣之令日紀吹花之游司射謹官梓人庀具飾虎進侯張狸設步扉崇旌以虹拖畫廣棚而雲布并夾并儲決拾相旅我物孔陽我儀用光刻矢薦於夏箴彤弓出於扶桑采五施而列暈歌九節而升堂萬乘來御羣心樂康弦隨月上弓與天張捨拔則供應弦而中主皮剗其已徹勁羽飲而猶動駭駿鳥於日域震封狼於星冢皇於允說協氣雲蒸少府之賜錢流地庖人之割肉如陵軒震蕃后盤石宗英美發的之希代咸奉觴而造庭射之為義是謂觀禮外則審固而正躬內則雍容而釋志支左屈右之能項發口縱之異或合宴序賓或算多與祭公用隼而射墉觀如墻而揚解中則得為諸侯爭有似乎君子然特人臣之善容未識我皇之射意若夫修五常為弓矯百度為矢總黎獻以植的罄綿區而除位參天地之控引順陰陽而張弛一發則英雄在弦虛撫則蠻夷斷臂豈徒鵠取難中之名騶樂庶官之備

雜文唐張說元武門侍射詩序曰爾其射塲新成布侯既設梁仗林立帷軒露布衆官半酣皇情載悅卷珠箔臨玉除唐弓在手夏箭斯發應弦屢中屬羽連飛弧矢以來未之有也若夫天地合道星辰獻儀端視和容內正外直自近而制遠耀威而觀德無不通神無不極用是射也其惟聖人乎

增記明王守仁觀德亭記曰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躁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歎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隋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格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為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射也者射己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己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

增判唐姜公復兵部試射判曰射以觀德樂以和聲將選士於澤宮必張侯於相圃所以誓宗廟之賓客備饗宴之威儀何忽武夫而要雅頌豈徒強飲強食勞祝史之正辭采蘋采芣令太常之踰局且五善之禮無尅尅之武夫三耦之間盡呦呦之鳴鹿苟用捨而有異在格令而無文責乃其不然乎許之又益恥也 劉肱澤宮置福判曰大聖嗣文明時偃武弧矢之利可以訓戎禮容之規於焉觀德將因捨奠是用求賢甲爲主司素非達吏澤宮之制何昧周官相圃之儀旋垂魯典既而工歌九夏庭列三侯決捨既飲於瑠弓并夾則陳於揚矢標名鹿兕或有國之前聞皮稱豹熊蓋王者之恒制語而有訴雖以執禮爲詞闕而不供終當毀積之責請依 嚴迪張侯下網判曰景遵躔步張是熊侯地武苟合於舊儀下網未踰於先制實則有藝執射多功舒卷寧懼於出正發縱每聞於破的彤弓既發與明月而合規白羽纔飛狀流星而遂貫然而禮成揖讓不獨主皮徒矜袒決之容未覩奠豐之事作而非法不足書能人而無儀誠須真罰

彈一

廣雅釋器曰：摐謂之彈。說文曰：彈行丸也。淮南子曰：執彈而招鳥，揮枕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韓詩外傳曰：夫爵鼓其奮身，自以爲無患，不知王孫左把彈，右攝丸，書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醎。焦氏易林曰：搏鳩彈雀，獵兔山北，丸盡日暮，失獲無得。顧子義訓曰：人有善射，高於顧子。顧子曰：子射雖百中，不若我之以彈子所射射狸之皮耳。我所彈彈狐之心。張華註禽經曰：鳥之巨觜者，善避增弋彈射。李呈芬射經曰：彈鳥雀者，不視弓，不視彈，以意逆飛者而中之。

彈二

晉葛洪神仙傳曰：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爲？魏書曰：文帝至自晉，始祖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帝仰視飛鳥，援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衆大驚，相謂曰：太子風采被服，同於南夏，兼奇術絕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危害，並先馳還。始祖問我子進德何如，皆曰：太子才藝非常，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孔帖曰：石季龍挾彈，彈人其父怒，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五車韻瑞曰：齊曲江公造欣七歲，見小兒彈雀，曰：此鳥空中飛翔，何關人事，因感其言，不復彈。南部煙花記曰：陳官人喜於春林放柘彈。唐書曰：滕王元嬰爲金州刺史，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蒙齋筆談曰：蘇子瞻初謫黃州，布衣芒屨，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爲娛樂。孫升談圃曰：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跡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朱國禎開國臣傳曰：長洲宋克博涉書傳，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續說郭曰：明末史金吾宅後有薛五素，素姿度豔雅，善馳馬，挾彈能以兩丸先後發，必使後彈擊前彈碎於空中。

彈三

原挾左 在旁 戰國策曰左挾彈右擣丸 吳伐齊太子鍊曰向來挾彈在旁 竹繳 牙鞞 談藪曰梁王謂

言無得引喻惠子曰知矣惠子曰知矣惠子曰知矣 漢書曰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暮叢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所武史

把子鞞 探丸 借弓 黑丸者所安史白長三尺 飛土 逐金 彈起於古之幸于古者 彈得赤丸者所武史

那飛承吉素工巧常造一彈弓忽有一鬼長三尺 飛土 逐金 彈起於古之幸于古者 彈得赤丸者所武史

一足鳥爪背有鱗甲來借之明日送還而皆折壞 飛土 逐金 彈起於古之幸于古者 彈得赤丸者所武史

西京雜記曰韓嫣武帝後倖人父也作為金丸戲所食作彈逐之長故歌曰諸竹箭飛土逐丸 原孝子作 少

年挾上見飛土注 世說潘岳少年時 折鷗翼 惡鴉聲 海鷗羣飛則時異誠西樓彈之無不折翼 楚人

惡鴉而彈射之鴉將過吳鳩謂之曰若能變其 彈異雀 取生鵲 輝異鵲從而刺之莊周指彈反走 搏一

取善彈生 求鴉炙 逐飛肉 莊子曰見彈而求鴉炙 太元 中鷲羣 得朋友 隋書曰長孫晟善彈 拓

雀 斃鴛鴦 詞之曰鳳凰來翔 宋黃林復茅亭客話曰章子躬善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舟過青神 見

雀 斃鴛鴦 詞之曰鳳凰來翔 宋黃林復茅亭客話曰章子躬善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舟過青神 見

雀 斃鴛鴦 詞之曰鳳凰來翔 宋黃林復茅亭客話曰章子躬善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舟過青神 見

雀 斃鴛鴦 詞之曰鳳凰來翔 宋黃林復茅亭客話曰章子躬善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舟過青神 見

雀 斃鴛鴦 詞之曰鳳凰來翔 宋黃林復茅亭客話曰章子躬善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舟過青神 見

雀 斃鴛鴦 詞之曰鳳凰來翔 宋黃林復茅亭客話曰章子躬善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舟過青神 見

雀 斃鴛鴦 詞之曰鳳凰來翔 宋黃林復茅亭客話曰章子躬善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舟過青神 見

雀 斃鴛鴦 詞之曰鳳凰來翔 宋黃林復茅亭客話曰章子躬善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舟過青神 見

雀 斃鴛鴦 詞之曰鳳凰來翔 宋黃林復茅亭客話曰章子躬善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舟過青神 見

雀 斃鴛鴦 詞之曰鳳凰來翔 宋黃林復茅亭客話曰章子躬善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舟過青神 見

詩遺達 飛丸激矢 趙堂窮鳥賦 繼彈張右 羿弓發左 飛丸 金鞭朱彈 陸放翁詩 金鞭 彈射市中 對朝詩 巧丸兒 激夫文集於 我思 飛不 得欲 鳥不可 金鞭朱彈 朱彈 趙春遊 彈射市中 集本傳 明初 顧敬衣 貂裘 駟 置彈婢 額彈去而 罽不知 嘗與 五陵年少 快彈出 却連騎 遊遊 觀者如 堵 百金馬 彈射市中

彈五

魏明帝詩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浸其根元雲澗其柯上有雙栖鳥交頸鳴相和何意行路者

乘九彈其窠 原晉桓元南林彈詩曰散帶躡良駟揮彈出長林歸翻赴蒼梧喬木轉翰禽落羽尋絕響屢中

轉應心 唐李嶠咏彈詩曰俠客持蘇合佳遊滿帝鄉避丸深可謂求多遂難忘金迸疑星落珠成似有光

誰知少孺子將此見吳王 孟浩然詩曰珠彈繁華子金羈遊俠人酒酣白日暮走馬入紅塵 宣和御製宮

詞曰刺花彈篋紫檀弓何處星丸入苑中驚起流鶯花裡去紛紛如雨落殘紅 元楊維禎四馬挾彈圖詩曰

八駿瑤池一半歸錦袍欲脫玉腰圍君王手挾流星彈莫打慈烏繞樹飛 明陳繼儒題挾彈圖詩曰白馬雕

鞍豔綺羅東城南陌逾經過金丸且莫輕拋擲綠樹春深乳雀多

古樂府歌曰烏生八九子秦氏桂林間秦氏家有遊蕩子並用睢陽強彈丸 明陸弼觀素素挾彈歌曰

酒酣請為挾彈戲結束單衫聊一試微纒紅袖袒半鞵側度雲鬢引雙臂侍兒拈丸著髮端迴身中之丸並墜

言遲更疾却應手欲發未停偏有致

原賦晉夏侯孝若繳彈賦曰張弱弓兮理繁繳望大羣以送丸審追放而必獲

原銘後漢李尤彈銘曰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丸為矢合竹為樸漆飾以露不用筋角丸彈之利以弋鳧鷖晉

靈驕倅羣巨是彈樂其如躍趨如避丸

御一

說文曰御使馬也 星經曰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為御馬官 世本曰乘雅作駕寒哀作御 毛詩曰徒

御不驚大庖不盈 又曰王命傳御遷其私人 禮記曰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汲冢周

書曰三輪四輿歸御 孔子家語曰御狂馬不釋策 大戴禮記曰馬動而驚鳴驚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

此御之節也 楚辭九辨曰察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 呂氏春秋曰今御驅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

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 淮南子曰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 又曰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 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 焦氏易林曰朽輿疲駟不任御轡 又曰放銜垂轡奔馬不制 劉向說苑曰能射御者佩鞬 王充論衡曰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 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騎乘太僕御屬車備千乘萬騎天祿閣外史曰得御者調其馭失御者逸其驥 李善文選注曰駢驥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

御二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馯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闞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抱朴子曰禹乘二龍郭支爲御 史記曰周穆王乘驊騮馱駟使造父爲御日行千里往見西王母 穆天子傳曰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 淮南子曰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詣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驚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爲巧 國語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爲戎御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眇者御跛者御僂者御者御者御者御者者蓄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客不悅而去齊人曰齊之患自此始矣 汲冢周書曰晉平公使師曠於周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乎對曰御吾未之學也 王子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應應取予不疑以是御之 韓子曰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子期曰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乎車人心調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遠臣先則恐遠於臣先後心在於臣又何以調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賈誼新書曰楚懷王鑄金象諸侯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而伐之 事文類聚曰魯班爲母作木人爲御機關一發遂去不還 說苑曰桓司馬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驂曰當呼者呼力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號爲九逸有來宜能御代王稱爲王良俱還代即 漢書曰李膺罕所交接荀爽謁膺因爲之御喜曰今日始得御李君矣

御 巧藝部 御

則與人謀注云想也終成 左右不捷 人馬相得 又曰終日馳騁左右不捷音差謂倦也 王 安其

教訓 範我馳驅 之無不知志 孟于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 不盡馬情 不窮馬力 者不盡馬

御馬力盡矣而猶求馬不已馬窮必速也 霜雪無蹟 衣衽不敝 淮南子曰太丙之御經霜雪而無蹟 造父善御 貴

其駿 進退有度 徐疾不愆 以合人心 將調馬性 六轡如濡 執轡如組 規行矩步 既閒且馳

傳 義和御日 列子御風 曰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旬五日而後返 良馬固車 急變數策 韓非子曰

車使滅復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策者非千里則巧 煩且之良 韓樞之巧 韓非子曰齊景公遊少海傳

恐公後之景公遺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騎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 日行月

動 星耀雷奔 淮南子曰若夫錯也丙之行御除星樞而元運策車莫動而 致師求御 執經相馬 左傳晉

器輔致楚師求御於鄭 朝野會載伯樂令其子執馬鞭以求馬陸頭跌目但蹄不為父更令求之出見大

馬跳不 驅車百步 總轡萬尋 南史劉德顯善御車當立兩柱使其其中方過車軸不為父更令求之出見大

疾舒之中 盈縮之勢 鄭氏箋謂善御者之良得舒疾盈縮之勢 翟文飾乘 朱衣執輿 韓非子于乘者

龍與翟文之乘鉤鉤在前錯錯在後馬欲進則鉤鉤禁之欲退則錯錯買之馬因旁避而遠造父過而為之泣

腐索打馬 朽轡御駟 索之打馬 廣文選何異執打轡 效駕園中 御馬官內 韓非子

為齊王駟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請効 唐書李輔國許言於國中道父駟車入園馬見池而走造父以渴服馬

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轡西內 織阿執轡 蒲梢價轅 朴于外篇蒲梢汗血迅趨之驥足也御非盡其力士呼曰

於喻 靡旌摩壘 擁蓋策駟 運 晏嬰傳晏于出其擁蓋策 劉子通塞篇揚揚妻語之曰晏于長不滿六尺為

齊相名顯諸侯今于長八尺 馬自旁逸 驂從後呼 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叔厄之意 氣和法備 體

為人僕御自以為足矣求去 迴長者之車 驂欲馳服欲步 騁若飛驚若絕 原王尊叱之於劍閣 造

父及之於崑崙 樂進安勞詎假轡銜之力 歷險致遠寧藉撫策之威 駿比浮雲追疾風於修路 車

巧藝部 御書

造

造

造

造

造

造

造

造

造

造

造

造

如流水躡奔電於康衢 原掉鞅而還樂伯有致師之勇 數馬而對石慶懷審慎之心

御四

御 翔行 穆天子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 操左右革 韓非子曰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使王良操左

也故 推車寄載 輶而寄載之授其子之乘乃始檢磨時笑未之用也而馬驚矣使造父不能御雖盡力勞身

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僕 中繩中規 呂氏春秋野服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

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 乘車入雲 淮南子原道訓昔者馮夷大丙之御 星掌天馬 宋俞文豹吹

則馬知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 馳工庸師 王充論衡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以能使而不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驚

御五

御 判唐梁庶爲御馬驚判曰戎御近官事資良藝或逐禽而過表且并轡而授綏克敵是因奉旗攸屬某氏參

名訓僕奉職佳兵懸父之馬或奔晉侯之車將敗師徒小却鉦鼓微旋旣獲謹於言司載輿懸於無勇鳴轂小

故猶有伏劔之臣敗軍大尤須聞免胄之客是用捐軀不悛視死如歸東野傾轅雖則其罪國書殞首終用可

嘉足比乘丘之能宜錫滑臺之誅庶執死節以寵鬼雄

書一

書 釋名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編永不滅也 說文曰依類象形之謂文形聲相益之謂字著

於竹帛之謂書 周禮曰保氏以六書教國子 通志六書畧曰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慎子曰書契所以識公信也 楊子曰書心畫也傳千里之志志者莫如書 孽虞決疑要注曰尚書臺徵召

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皆不可卒學以防詐僞 論衡曰書官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 陶隱居具許

曰陰陽分則有三元八會之文又有八龍雲篆光明之章其後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拘省雲篆

以爲順形梵書破分二道壞真從易乃爲六十四種之書遂播之三十六天上下也 唐虞世南書旨述曰書

者如也述事誓誓者也 筆髓論曰心爲君妙用無窮故也手爲輔承命竭股肱之用故也力爲任使纖毫不

撓尺丈有餘故也管爲將帥處運用之道執生殺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毫爲士卒隨管任使跡不凝

滯故也字爲城池大不虛小不孤故也 又曰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筆於妙 又曰右軍云書虛紙強筆強紙弱筆遲速虛實若輪扁斲輪不疾不徐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口所不能言也 唐張懷瓘文字論曰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可謂易簡之道 書斷曰大道衰而有書利害萌而有契書契者決斷萬事者也 唐朝敎書錄曰太宗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矣 法書要錄曰書者如也舒也著也記也著明萬事記往知來名言諸無宰制羣有何幽不貫何往不經實可謂事簡而應博豈人力哉 又曰深識書者惟觀神彩不見字形 孫過庭書譜曰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姿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頽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如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 郭忠恕書法苑曰自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以下吾不欲觀 周越法書苑曰鶴頭蚊脚二書皆漢詔版所用各象形也 東坡志林曰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人能立能行而不能走也 宋董道廣川書跋曰見篆於山不喪其天見蠅於林不分其神誠能知此可以語書 又曰古人用筆時一法不立故衆技隨至於見空時得無字相此其不落世檢而天度自全也 又曰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書法體裁當如此矣至於分若抵背合如并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古人於此蓋盡之也 又曰觀書似相家觀人得其心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也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曰昔人獨書欲如水月鏡像故應郭填乃造微耳 翰墨志曰字有真行草隸篆各成一家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闕塞非力學不倦至有筆塚研山者未易語此也 米元章海嶽名言曰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爲一好繁之便不工也 宋稗類鈔曰歐陽文忠公云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 元鄭杓衍極曰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餘聞也 又曰篆貴圓隸貴方圓效天方法地圓有方之理方有圓之象 潛確類書曰章草古隸之變也行草今隸之變也芝旭草又行草之變也 又曰郝陵川論書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 又曰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

篆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王弼州四部稿曰書力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絕矣 山堂肆考曰凡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各有義理不可忽也 又曰黃山谷與党伯舟書云大槩楷法欲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 天中記曰安息國書華旁行爲書記服虔曰橫行爲書記也

書二

古三墳曰伏羲始畫八卦命臣飛龍氏造六書 隋巢子曰史皇產而能書 春秋元命苞曰倉頡製字天爲兩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 孫卿子曰作書者衆而倉頡獨傳用心一也 法書要錄曰周史籀師模倉頡古文損益而廣謂之爲篆亦曰史書又作籀文折直勁迅有如鏤鐵而端委旁逸兼婉潤焉 王子年拾遺記曰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 家語曰宓子賤仕魯爲單父令請君近吏二人與俱至官令二吏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吏患焉辭歸魯君以問孔子對曰不齊君子也其材任霸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寤太息歎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 法書要錄曰上谷王次仲變倉頡書爲今隸秦時官務繁多得次仲文簡畧赴急疾之用三徵不至制轡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翻然長引落二翻於西山 又曰秦下邳人程邈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爲隸書三千字奏之 又曰滕公塚內得石銘人無識者惟叔孫通云此古文科斗書也 山堂肆考曰蕭何作未央殿成用秃筆題額時謂之蕭籀 漢書曰田蚡學盤盂諸書孔甲三十六篇雜家詩 西京雜記曰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 **原**漢書曰元帝多才藝善史書 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也 又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畧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臧弄以爲榮 後漢書曰顯宗問班固卿弟安在固對與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 又曰張奐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 **增**後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少時畫地學書日進焉 神仙傳曰東郭延服靈飛散能夜書 **原**三輔決錄曰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

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誇故張伯英書與襲同郡太僕朱暉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書法要錄曰漢靈帝熹平間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上時方修飾鴻都門見役人以墜帚成字心有悅焉歸
而為飛白之書 羊欣筆法曰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得一素書八角垂芒篆寫李斯并史籀用筆勢因誦

讀三年妙達其旨 書斷曰後漢劉德升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初亦甚研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 蔡瑛別
傳曰瑛對曹操曰乞給紙筆真草唯命也 集事淵海曰師宜官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鶴乃益為板而飲之酒
候其醉而竊其札卒以工書至選部尚書 天中記曰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鶴書鍾繇鑄字謂之三絕 法書

要錄曰魏鍾繇才思通敏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
而已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曰子敬之不迫逸少猶逸少之不迫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
也 魏志曰胡昭善尺牘動見模楷衛覲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也 吳書曰張紘好文學善楷篆孔融

常遺其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見其人也 法書要錄曰吳處士張弘篤學不仕
恒著烏巾時號張烏巾并善篆隸其飛白妙絕當時飄若游雲激如驚電飛仙舞鶴之態殆有類焉 宜和書
譜曰吳皇象工八分篆草論者以比龍蟠蟄啟蟠屈騰踔有縱橫自然之妙或謂如歌聲遠梁琴人捨徽則又

見其遺音餘韻得之筆墨外也 三輔決錄曰韋誕字仲將諸書並善洛陽鄴許三都官觀始成詔仲將題署
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 王隱晉
書曰索靖字幼安燉煌人精草法武帝愛之時尚書令衛瓘字伯玉世號瓘得伯英之筋靖得伯英之肉一臺

二妙天下為希 法書要錄曰衛夫人名鑠字茂猗隸書尤善鍾公云碎玉壺之冰爛瑤臺之月婉然芳樹
穆若清風 又曰晉張華高才達識善章草書體勢尤古度德比義稽叔夜之倫也 羊欣筆陣圖曰王羲之
年三十七書黃庭經空中有語曰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也 又曰王羲之書祭北郊祝版工人

削之入木三分 晉書曰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棊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刮去之門生驚懼累
日 天中記曰王獻之於會稽山見一人累身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曰君何
姓字復何遊筆計安施答曰吾象外為家不變為姓五常為字其筆跡豈殊吾體耶獻之被服斯言退而臨寫

法書要錄曰 巧藝部 書

向逾三載竟昧其微 又曰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義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 法書要錄曰王子敬善草隸幼學於父後別創其法率爾師心冥合天矩至於行草與合如孤峰四絕迥出天外其峭峻不可量也 山堂肆考曰王獻之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有問義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

荅曰殊不爾也他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荅論者曰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不荅曰人那得知也 書斷曰薄紹之善書風格秀異若干將出匣光芒射人 法書要錄曰顧長康善書小名虎頭時人號為三絕癡書畫也 鄴中記曰石虎有馬妓著朱衣進賢冠立於馬上馬走作書字皆端正謂之飛騎書 宋書曰謝

超宗謂王慈曰卿書可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及父猶難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為名荅 齊書曰太祖善書及登位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畢謂虔曰誰為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矣 書斷曰齊王僧虔善書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之世常用拙筆以此見容 南史

曰齊江夏王蕭鋒年四歲倚井欄為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 又曰齊衡陽王子鈞嘗手自細書五經賀介曰殿下自有墳素何用蠅頭細書 宣和書譜曰蕭子雲以書得名時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適子雲出塵東陽維舟將發使者望舟次膝弓

而前曰侍中尺牘之美流傳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蹟子雲為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 顏氏家訓曰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 南史曰王彬志弟也仕梁武帝為祕書監策隸與志齊名時人為之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 梁武帝荅陶隱居書曰吾少來乃至不能

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 王子年拾遺記曰琅邪王薄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以衣冠婦人遺以珠玉洛陽稱為善筆而得富焉 陳書曰蕭引善隸書為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 海錄碎

事曰北齊朝會後諸郡守勞訖遣陳事宜字有謬誤及書跡濫劣必令飲墨水一升 法書要錄曰智永嘗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於大竹籠籠受一石餘而五籠皆滿 又曰唐虞世南書得大令之宏規含五方之正色姿榮秀出智勇在焉秀嶺危峰處處間起行草之際尤所偏工是則東南之美會稽之竹箭也 書

斷曰唐褚遂良善書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真書得其樹趣若瑤臺青瑣窗映春林美人嬋娟不任羅綺鉛華焯約則歐虞謝之書數曰歐陽率更未嘗擇筆而皆得佳趣論者謂其飛白冠絕有龍蛇戰鬪之象雲霧輕飄之勢具行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至使智永奪氣蓋絕藝也 集事淵海曰唐張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 又曰僧懷素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牆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 宣和書譜曰顏真卿字清臣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雨鈞如屈金戈如發弩自篆籀分隸而下同爲一律號爲大雅豈不宜哉 集事淵海曰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鄔兵曹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脚爲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 海錄碎事曰李陽冰善小篆自謂倉頡後身時謂之筆虎 楊升庵集曰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渴筆枯無墨也在書家爲難 法書苑曰李邕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李陽冰謂爲書中得仙手 陳繼儒書畫史曰葉法善欲求李北海書碑北海爲枯蒼太守不可強乃攝其魂書之 唐書曰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用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 舊唐書曰柳公權大中初宣宗召至御前書真草行三紙軍容使西門李元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賜錦綵餅盤等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具行帝尤奇惜之 唐張泌妝樓記曰劉秦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安帖足奪真跡秦亦當時翰林書人也 宣和書譜曰仙女吳彩鸞謂進士文蕭曰與汝自有冥契今當往人世矣蕭拙於爲生彩鸞爲以小楷書唐韻一部市五千錢爲糊口計一日間能了十數萬字非人力可爲也 又曰五代王仁裕一夕夢剖其腹腸胃引西江水沈之觀水中沙石皆有篆文自是正書清勁自成一家 天中記曰南唐後主李煜書作顫筆摺曲之狀道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 宣和書譜曰神仙鍾離先生名權不知何時人而間出接物嘗草其爲詩字畫飄然有凌雲之氣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曰楊凝式筆迹道放宗師歐顏加以縱逸遇山水勝槩輒流連賞詠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寶護之 宋史曰張鑄善筆札老能燈下細書如蠅頭由晉以來天地宗廟及上徽號封拜王公冊文皆詔鑄書之 天中記曰宋唐希雅學李後主金錯刀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風神有餘 又曰石延年字曼卿志氣豪邁嗜飲以自放

奇篇寶墨多得於醉中真一代文翰之雄也 楊升庵集曰東坡尺牘狎書姿態橫生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疎掩做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纏纏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宋稗類鈔曰東坡嘗自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十字覺氣拂拂從十指中出也 又曰黃山谷云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疎疎密密隨意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頗爲世人所重 又曰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極喜之公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微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大笑畧爲潤色不復易之 又曰黃山谷在宜州嘗書范滂傳字徑數尺筆勢飄動後百年趙忠定得之寶置巾篋縉紳題跋如牛腰焉 又曰王榮老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蓄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自顧無所有唯一玉麈尾即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研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州包鼎虎障子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曰猶有黃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試持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南風徐來張帆一餉而濟 又曰徽皇聞米芾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研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名米芾書之上映簾觀賞米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龍蛇飛動 又曰上與蔡京論書良嶽名米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案間研使就用之書成捧硯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 世說新語補曰米元章在真州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畧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即與之 宋史曰蔡襄字君謨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玉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 宣和書譜曰蔡太師京深得羲之筆意自名一家大字莊重道勁巍巍若巨鼇之載崑崙翩翩如大鵬之翺溟海斯一時之壯觀也 宋稗類鈔曰宋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嗜嗜法書嘗購得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稊序過雪之弁山風作舟覆子固方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稊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 潛確類書曰趙子固目姜堯章爲書家申韓 宣和書譜曰山人蒲云作正書甚古嘗以雙鉤字寫河上公注道德經筆墨清細若游絲縈漢孤煙裊風 金史曰吳激米芾之壻也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 又曰翰林學士王競善草隸書工大字兩都宮殿榜題皆競所書士林推爲第一 中州集曰金趙秉文富才藻工書翰字畫有晉魏風調而草書尤警絕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 金史曰趙鳳

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趨放又似楊凝式當處蘇黃伯仲間 中州集曰金堂懷英篆籀入神李陽冰以後一人而已 又曰金王中立好作擘窠大字往往矚目爲之筆意縱放勢若飛動一日來都下館於開閣趙公家就公索墨水一槃明旦不告而去啟閣留龜鶴二字廣長一丈而水墨具在不知以何物書之也 金史曰王庭筠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淵趙秉文俱以名家名爲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秘書郎張汝方品第法書名畫 又曰麻九疇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 元史曰秦不華善隸篆溫潤遒勁 又曰學士懷慶善真草行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啻金玉 又曰趙文敏孟頫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天竺有僧數萬里求其書歸國中寶之 潛確類書曰胡汲仲謂子昂書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元史曰揭傒斯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 又曰周伯琦以篆隸真草擅名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至正間命篆宣文閣寶及篆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 元伊世珍瑯嬛記曰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 從信錄曰元余闕爲文淳古有氣亦工篆籀 明朱國禎開國臣傳曰長洲宋克工章草日費千紙用筆精妙祝允明謂其書如初筵見三代鹵彝蓋有天授非人工也 列朝詩集本傳曰明金琮善書初法趙子昂晚年學張伯雨文待詔極喜之得片紙皆裝潢成卷題曰積玉 又曰徐武功伯有貞草書奇逸自負入神登山臨水醺酒悲歌筆墨淋漓流傳紙貴 又曰金陵徐霖九歲能大書操筆成體嘗得篆法於異人李長沙見之曰此周伯溫之流吾不及也 又曰李少師東陽罷相家居購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展紙砥墨公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方設客可使索無魚菜耶遂欣然命筆移時而罷 又曰張民表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即頽然揮灑放筆謂有神助 又曰崑崙山人張詩草書狂放有筆力李中麓嘗戲之曰君書揭之僻間不獨驚人亦可以驅鬼也 又曰史癡翁忠有愛妾何氏名玉仙能篆書小畫 從信錄曰廣東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嶼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如白沙先生體 王弇州藝苑卮言曰楊慎謫戍雲南益自放嘗作雙了髻插花遊行城市諸伎衣精白綾緞衣酒間乞書醉墨淋漓嘗語人曰老顛欲裂裂風景聊以耗壯心耳 列朝詩集小傳曰董文敏其昌天姿高秀臨池染翰揮灑移日皆以爲米元章趙子昂一流人也 又曰長洲祝允明

五歲作徑尺字長學書自急就以逮虞趙上下數千年罔不得其結構海內索書者贊幣踵門輒辭弗見伺其狎遊使女伎掩之皆相載以去 明陳繼儒香案牘曰李含光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復書 列朝詩集本傳曰文待詔生平雅慕趙文敏故其詩文書畫約畧似之

書三

原六書 八體 周禮六藝五曰六 崩雲 垂露 蔡邕表曰重似崩雲 古今篆隸曰垂露書漢中 鳥跡 倉頡觀鳥跡而成 鍾張 義獻 鍾繇張芝皆善書 王羲之及子獻 換鵝 取劔 王羲之為山陰道 龍鵠而去 世說荀勗寶劔直百萬在母鍾夫 曲藝 小學 今記字於匡中揚雄取其可用者作訓纂篇 人所鍾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劔不還

墨紗 筆精 墨池 彩筆 習書聖 草賢 南史曰王志僧虔之子子厚善書嘗自謂聖 聖 法書要錄曰崔瑗 墨禪 字詒 宋沈括補筆談曰章樞密子厚善書嘗自謂聖 聖 法書要錄曰崔瑗 墨禪 字詒 宋沈括補筆談曰章樞密子厚善書嘗自謂聖 聖 法書要錄曰崔瑗 墨禪 字詒 宋沈括補筆談曰章樞密子厚善書嘗自謂聖

登牀 法書要錄曰杜陵陳後漢人書牀篆每書一坐皆驚時人謂為陳牀 登牀 法書要錄曰杜陵陳後漢人書牀篆每書一坐皆驚時人謂為陳牀 登牀 法書要錄曰杜陵陳後漢人書牀篆每書一坐皆驚時人謂為陳牀 登牀 法書要錄曰杜陵陳後漢人書牀篆每書一坐皆驚時人謂為陳牀

書五 三體 六文 謂行書相間者也 鍾繇有云三體一曰銘石古篆最妙者也 二曰章程謂對書三曰行體 生變者也 古肥 今瘦 雷同元常謂之古肥于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頓反如有過人者覽有異衆說

鶴頭 龍爪 衛夫人筆陣圖曰積介洞庭如鶴頭龍爪 鶴頭 龍爪 衛夫人筆陣圖曰積介洞庭如鶴頭龍爪 鶴頭 龍爪 衛夫人筆陣圖曰積介洞庭如鶴頭龍爪 鶴頭 龍爪 衛夫人筆陣圖曰積介洞庭如鶴頭龍爪

象形 垂脚 山堂肆考曰剪刀為正義如一波帝三遊筆 宣一 如萬識之精藤入 八訣 三昧 山堂肆考曰 鑿垣 合辭事類曰舊傳樂毅論乃義之親書於石其體不遇二當以正勝為主除畧收無法但以方楷 鑿垣 合辭事類曰舊傳樂毅論乃義之親書於石其體不遇二當以正勝為主除畧收無法但以方楷 鑿垣 合辭事類曰舊傳樂毅論乃義之親書於石其體不遇二當以正勝為主除畧收無法但以方楷

金剪 三品 九法 能品一百有七古今善書盡在是矣 為神妙能三品居神品者二十有五妙品九十有八 金剪 三品 九法 能品一百有七古今善書盡在是矣 為神妙能三品居神品者二十有五妙品九十有八 金剪 三品 九法 能品一百有七古今善書盡在是矣 為神妙能三品居神品者二十有五妙品九十有八

玉筋 金剪 家法 萬花谷曰李斯變倉頡籀文為玉筋篆成一 玉筋 金剪 家法 萬花谷曰李斯變倉頡籀文為玉筋篆成一 玉筋 金剪 家法 萬花谷曰李斯變倉頡籀文為玉筋篆成一 玉筋 金剪 家法 萬花谷曰李斯變倉頡籀文為玉筋篆成一

鑿垣 合辭事類曰舊傳樂毅論乃義之親書於石其體不遇二當以正勝為主除畧收無法但以方楷 鑿垣 合辭事類曰舊傳樂毅論乃義之親書於石其體不遇二當以正勝為主除畧收無法但以方楷 鑿垣 合辭事類曰舊傳樂毅論乃義之親書於石其體不遇二當以正勝為主除畧收無法但以方楷

垂脚 山堂肆考曰剪刀為正義如一波帝三遊筆 宣一 如萬識之精藤入 八訣 三昧 山堂肆考曰 垂脚 山堂肆考曰剪刀為正義如一波帝三遊筆 宣一 如萬識之精藤入 八訣 三昧 山堂肆考曰

龍爪 衛夫人筆陣圖曰積介洞庭如鶴頭龍爪 龍爪 衛夫人筆陣圖曰積介洞庭如鶴頭龍爪 龍爪 衛夫人筆陣圖曰積介洞庭如鶴頭龍爪 龍爪 衛夫人筆陣圖曰積介洞庭如鶴頭龍爪

鶴頭 龍爪 衛夫人筆陣圖曰積介洞庭如鶴頭龍爪 鶴頭 龍爪 衛夫人筆陣圖曰積介洞庭如鶴頭龍爪 鶴頭 龍爪 衛夫人筆陣圖曰積介洞庭如鶴頭龍爪 鶴頭 龍爪 衛夫人筆陣圖曰積介洞庭如鶴頭龍爪

僧懷素 學草書兼筆堆積埋於山下 僧懷素 學草書兼筆堆積埋於山下 僧懷素 學草書兼筆堆積埋於山下 僧懷素 學草書兼筆堆積埋於山下

謂冰獨能窮入篆室 馮如長年與李斯相若其格峻其力猛 謂冰獨能窮入篆室 馮如長年與李斯相若其格峻其力猛 謂冰獨能窮入篆室 馮如長年與李斯相若其格峻其力猛

及被誅為入破垣 別取金玉而棄其書畫 及被誅為入破垣 別取金玉而棄其書畫 及被誅為入破垣 別取金玉而棄其書畫 及被誅為入破垣 別取金玉而棄其書畫

跡亦可謂傳國之
傳寶百代之法式
吞丹篆 灑仙毫 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
少時夢人與吞丹篆後胸中如物豈能記其上
一

紫金鈿 烏絲欄 唐張懷瓘二王書錄曰明初張樞工行楷陶南郭贈詩云寫
鴻都碣 石室書 韓夫人筆
直

寫硬黃 拈鮮碧 朝詩集本傳曰明初張樞工行楷陶南郭贈詩云寫
鴻都碣 石室書 韓夫人筆
直

書入鴻都觀 十句不返 嗟其出羣 事見上文
銘九鼎 撰三倉 孔帖曰鍾紹京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
書

誦纂為 列朝詩集小傳曰崑山俞允文工於臨池正書現
有佳趣 無凡筆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曰白樂天書
書

範歐陽行書出入 衆陽應酬揮灑頃刻數十函無凡筆
換羊書 走馬書 宋趙德麟侯鯖筆曰魯直戲東坡
書

羊書矣 西陽雜俎曰建中初河北有軍將姓夏者能走馬書一紙
撮襟書 染指書 後主李煜善書畫
書

其作大字 不事筆卷帛而書之 皆能如意 世謂撮襟書
宋馬永馬懶真子
除寒具 削柴板 梁虞翻論書
書

曰謝奉起 廟用柴材 右軍取柴書之 滿林奉收得者 仍大黃子 故後往謝為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
書

板請于我書之 亦 十牒屏 四匹素 深所元 咸論書曰 余經為正階侯書十經屏風作百體間以采墨當時
書

之 錦袋貯 以大二尺為軸 獨簡亭用玉匣貯之 後并藏
書

安事筆硯 漢書項羽少時學書不成
書

巧同懸露 妙等崩雲 習紙田墨稼 筆刀硯城 合辭事類曰 蔡洪赴洛人問吳
書

沙 遊天戲海 墨戲唐張長史旭與韓愈南論書云用筆如印泥畫絲給不悟後於江岸以錐畫字
取妍取
書

險 近弱近佻 山堂肆考曰 王余州四部稿曰 元人自趙吳興外真伯生差古雅則用筆均平仁明朗有父風揚
書

伯兩健而近弱 張 掌虛指實 心正氣和 山堂肆考曰 秦篆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 不故又瘦君讓以散筆作草
書

大篆小篆 飛草散草 潛確類書曰 秦丞相李斯云 自上古作大篆 頌行於世 但為古述人多不詳 今
書

亦曰飛草 鋒鉞圭角 形質性情 露鋒鉞 則意不持 重不欲深 藏圭角 不藏圭角 則體不精 神不欲
書

冰釋泉湧 雲奔龍騰 鰓皮既多而筋骨有餘 永欣千文 海嶽四詠 關上臨得真 率千字文好者八百餘本
書

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奸者懸直數萬錢說郭曰明自然雄逸天然動道妙品尤善題辭不揮紙筆

氏海記云米元章海戲庵四其字險勁飄逸尤為奇絕自然雄逸天然動道妙品尤善題辭不揮紙筆

時號僧徒其筆管腕如臂玉懷珠唐詩紀文端嚴尊重綿密娉婷與前異歐陽修獲其脚碑而跋之

本奉遠飛白書勢詩云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端嚴尊重綿密娉婷與前異歐陽修獲其脚碑而跋之

宋慈思話初學書於君子端嚴尊重使婦人愛之雖其殘闕不忍棄也又鍾瘦胡肥宋寒李俗南昌

鍾每與胡昭并師劉德升草書世傳胡肥鍾瘦使婦人愛之雖其殘闕不忍棄也又鍾瘦胡肥宋寒李俗南昌

世多解李建中宋宣獻二人書世傳胡肥鍾瘦使婦人愛之雖其殘闕不忍棄也又鍾瘦胡肥宋寒李俗南昌

徐氏法書記曰天後閣法書數軸將捐以賜藩邸官人出六十餘函於德成殿曝之多裝以鏡牙磨武平一

輕濃得中修短合度法書要錄曰端陽詢曰張烏巾飛白冠世其後連少子敬又辨絕妙然飛而不白蒼鈞

范懷約為主方正循軌雲輕合度所學草書宜於張融雲間孤鶴海上雙鶴間孤鶴海上雙鶴間孤鶴海上雙鶴

王僧虔為則體用得法意氣有餘章表綫書於斯足矣雲間孤鶴海上雙鶴間孤鶴海上雙鶴間孤鶴海上雙鶴

雙鶴海上雙鶴海上雙鶴海上雙鶴海上雙鶴海上雙鶴海上雙鶴海上雙鶴海上雙鶴海上雙鶴海上雙鶴海上雙鶴

城邑題書字極細美人插花仙人嘯樹餘而剛健非所長也宋昂書評曰薄給美人舞字勢蹇蹇如舞女

低腰仙蘭芳玉潔錦質繡章張懷瓘書表曰數月之間奇述雲草詔臣與前將軍葉尚之書字勢蹇蹇如舞女

人嘯樹餘而剛健非所長也宋昂書評曰薄給美人舞字勢蹇蹇如舞女

送得遊目環翰展好寶輕旆翻揚微雲舒卷白書畫力尤於書備無諸體備意在草為業工草隸後

法歸飛龍覺繁動輕旆翻揚微雲舒卷白書畫力尤於書備無諸體備意在草為業工草隸後

揚微雲舒卷不能狀也備精諸體別構一法書畫力尤於書備無諸體備意在草為業工草隸後

之門雖師王祖鍾終觀古畫窺家妙侍書博士主書令史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仁後主書為業工草隸後

陶隱居論書故曰昔患無書可看乃願泗州三榜吳興二牋天中記曰石曼卿正書後主書為業工草隸後

作主書今史晚受隸法又與典掌之人蘇軾蘇軾多時有佳迹如蘇之吳興故三吳近地名多香山寺僧請題舜殿楠乃

遺跡新論慮侯所蓄多有三榜成然招聚蘇軾多時有佳迹如蘇之吳興故三吳近地名多香山寺僧請題舜殿楠乃

珠書要錄曰梁吏有吾論楊經劉穆之等書云雖未窮字與書尚文情故其藜薄非無香草視其涯淡皆有潤

經枕中竊秘錦繡萬花谷曰應用善寫細字微如毛髮嘗於一錢上寫心經又於拉麻上寫國泰民安四字

私不盈期月書便十道衛夫人隆冬枯樹百歲枯藤其字勢殊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之巧

見之流涕曰此子必藏吾名隆冬枯樹百歲枯藤其字勢殊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之巧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五 巧藝部書 宛轉妍媚 沉著痛快 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絕

筆草草珠相提類筆迹流傳宛轉妍媚乃欲過之

龍跳虎卧 鳳翥鸞翔 宣和書譜曰梁武帝評逸少書謂

補國臣傳曰張翼作行草書世稱說善痛快

書鳳翥鸞翔人以爲不可及 駐馬觀碑 倪屋假素

行狀然若有所得 宋禪師鈔曰張友正筆端高簡有晉宋人風

日去故廬觀屋與茶王太史禪談書法謂用筆須偏正兼備乃臻妙境

且雅精臨池書與王太史禪談書法謂用筆須偏正兼備乃臻妙境

謝長條似相識強垂風態拂 當世獨步 本朝第一

能取譬 列朝詩集小傳曰明初宋濂大史公濂之仲子召爲中書舍人

俱入能品 方希直稱爲威靈辨嘗祥雲通明開美妙史公濂之仲子

碣豐碑 其片朝詩集小傳曰明初宋濂大史公濂之仲子

神聽江得法 東坡志林曰張古書法初見德夫爭道又聞鼓吹而知

文與可亦言見蛇圖 體段道端 骨氣深穩 更妙

放大 離方遁圓 文曰非草非真離方遁圓進翼大謂之真寬猛得所

記曰瘦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翼大謂之真寬猛得所

擊石渴 范篆蕭行 羊真孔草 各一時之妙也

勢則呂梁之水焉 題會稽紙 印貞觀字 山堂肆考曰

時稱曰羊真孔草 題會稽紙 印貞觀字 山堂肆考曰

影之 變右軍體 究智永法 天中記曰合辟陽詢初學王羲之

雄強 字畫峭勁 強與類書謂曰五代楊凝式書史曰字尤工顯草筆迹勁

自錄所爲詩文字皆楷書人爭得之要是得煙霞味雖不可擬倫義獻

到也 姜夔續書譜曰唐人以書判取士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

秋蛇 旱蛟兔兔 潤確類書曰楊子雲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

肆考曰凡草書下筆之始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形勢體狀如龍

書譜曰唐衛包公始分小篆作字緊密字君安巽落題其書云君

度 曼卿筋骨 山堂肆考曰宋蔡襄字君安巽落題其書云君

字體新麗 筆意灑落 帖曰世傳字忠公爲人亦勢險字體新麗自成一家

而筆意灑落 帖曰世傳字忠公爲人亦勢險字體新麗自成一家

態宜皆似其人哉 煙霏霧結 風送雲收 狀若斷而復連

狀若斷而復連 風氣龍翔 勢如糾而反直 唐韋續書品優劣

唐韋續書品優劣 而筆意灑落 帖曰世傳字忠公爲人亦勢險字體新麗自成一家

日歸處書如風送
照耀四奇 震撼一世 法擅場晚年名益重購請換四碑板照耀四奇 又曰華亭派派

少善草書怪傳 龜文龍鱗 叙頭鼎足 雜記云體曰實象作小篆象乃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 錦 方圓流峙

勁健端妙 書法純曰李陽冰與李夫人書云某意在古篆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狀 翰藻沉鬱 逸

氣縱橫 孔帖曰李百藥深翰沉鬱 法書要錄曰晉世其來書動健端妙士大夫藏以為寶 蚌質珠胎 金沙銀礫 唐李

書品後曰士衡以下時然合作踏踏 輕雲蔽月 榮光屬天 東城飛白贊曰雲霧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

不倫或類蚌質珠胎或比金沙銀礫 類高祖書 北史曰其德若長空之卷誇 歐陽文志仁廟展白書記

曰今賜書之藏於室也吾知荆 摹魏帝敕 飛鳥出林 宋端書勢曰張顛白謂吾書不特大小得

也頭見救不疑遂遣兵受周文節度 舊唐 驚鸞舒翼 飛鳥出林 宋端書勢曰張顛白謂吾書不特大小得

書曰高祖實曰善書字類高祖人不能辨 驚鸞舒翼 飛鳥出林 宋端書勢曰張顛白謂吾書不特大小得

其中道若飛鳥 絳宗精習 羲之變格 合群事類曰王絳宗工草隸嘗與人書曰顛白謂吾書不特大小得

出林驚蛇入草 絳宗精習 羲之變格 合群事類曰王絳宗工草隸嘗與人書曰顛白謂吾書不特大小得

高有拔俗抱素之象 臣烈士之象 告誓文曹娥碑其容世粹有孝子順孫之象 皆見長以成字非得意以傷妍 幽深無

際 蘊藉有餘 南木失蓋孝規所長者草字而木夾之書亦蘊藉有餘對之可喜 逼真世南 超踰子敬 唯

類書曰唐太宗學虞監隸每難於戈法一日作散字名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鄭公公曰非惟字跡超踰聖者內欲字尤

覺通 龍驤豹變 虎踞虯盤 法書要錄曰張伯英尤善草書出諸杜度故崔瑗云龍驤豹變青出於藍也

者亦謂縱任自在若蟬蛻 屈顧寶先 賜戴至德 集事洵海曰吳郡顧寶先中越多奇自於技能 山堂度

虎器之勢要當入能品也 屈顧寶先 賜戴至德 集事洵海曰吳郡顧寶先中越多奇自於技能 山堂度

考曰唐高宗為飛白書出賜戴至德曰況 小心布置 銳情臨做 山堂度

洪流侯舟掛賜都處俊曰飛九臂假六翻 小心布置 銳情臨做 山堂度

藏虞褚書故縱銳情臨做結體道麗遂以書名天下 徑丈一字 方寸千言 虞蘇論書表曰子敬取戲見北

泥計書方丈二字觀者如市 法書要錄曰漢靈帝好書微天下工書於 張圍瑤林 刻石秘閣 上見書二

深峭 蒼老雄健 得率更筆法 又曰前田宋珏善八分書規撫夏永碑蒼老雄健骨格嶄然 學李衛書

筆直字圓 勢巧形密 宋何道春清純 法書要錄曰少精於書書郭有道碑端勁深

諸體悉備 兩袖及襟 吳越論書表曰晉時有一好字少年故作精白紗絨衣著詣子敬少年變得一袖耳

參鍾索世咸重之 吳越論書表曰晉時有一好字少年故作精白紗絨衣著詣子敬少年變得一袖耳

樹時注蒲葵棕櫚也 吳越論書表曰晉時有一好字少年故作精白紗絨衣著詣子敬少年變得一袖耳

深峭 蒼老雄健 得率更筆法 又曰前田宋珏善八分書規撫夏永碑蒼老雄健骨格嶄然 學李衛書

筆直字圓 勢巧形密 宋何道春清純 法書要錄曰少精於書書郭有道碑端勁深

諸體悉備 兩袖及襟 吳越論書表曰晉時有一好字少年故作精白紗絨衣著詣子敬少年變得一袖耳

參鍾索世咸重之 吳越論書表曰晉時有一好字少年故作精白紗絨衣著詣子敬少年變得一袖耳

樹時注蒲葵棕櫚也 吳越論書表曰晉時有一好字少年故作精白紗絨衣著詣子敬少年變得一袖耳

深峭 蒼老雄健 得率更筆法 又曰前田宋珏善八分書規撫夏永碑蒼老雄健骨格嶄然 學李衛書

筆直字圓 勢巧形密 宋何道春清純 法書要錄曰少精於書書郭有道碑端勁深

諸體悉備 兩袖及襟 吳越論書表曰晉時有一好字少年故作精白紗絨衣著詣子敬少年變得一袖耳

參鍾索世咸重之 吳越論書表曰晉時有一好字少年故作精白紗絨衣著詣子敬少年變得一袖耳

樹時注蒲葵棕櫚也 吳越論書表曰晉時有一好字少年故作精白紗絨衣著詣子敬少年變得一袖耳

深峭 蒼老雄健 得率更筆法 又曰前田宋珏善八分書規撫夏永碑蒼老雄健骨格嶄然 學李衛書

筆直字圓 勢巧形密 宋何道春清純 法書要錄曰少精於書書郭有道碑端勁深

諸體悉備 兩袖及襟 吳越論書表曰晉時有一好字少年故作精白紗絨衣著詣子敬少年變得一袖耳

參鍾索世咸重之 吳越論書表曰晉時有一好字少年故作精白紗絨衣著詣子敬少年變得一袖耳

樹時注蒲葵棕櫚也 吳越論書表曰晉時有一好字少年故作精白紗絨衣著詣子敬少年變得一袖耳

號歐陽體 墨戲曰王逸少初學乃衛夫人書及渡江北見李斯等書之許見鍾繇深鵠書之清見蔡邕書又見張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日月合辭事類曰歐陽通早孤母教以父書數年大進亞於詢父

子歐陽體 大 內攝外拓 右盛左盤 下詳後李白題歌 煥若神明 卓然孤秀 潛確於書廣與右軍

十紙過江 亡夫書數妙速永絕忽見足下蒼家兄書燭若神明頓運舊觀 法書 書稱繁駁 草號遊絲 合

事類曰 唐呂尚工草隸能一筆隸寫百字若紫巖然世之草隸構微形者謂之曰草書者後漢張芝所造也

衛瓘後 米芾法無手行書謂之草草義之嚴之書謂之今草結構微形者謂之曰草書者後漢張芝所造也

元度十體 希聲五字 宣和書譜曰唐元度作九經字樣詳詳詳誤又為十體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

曰 唐陸希聲得書法凡五字振押鈎格抵用筆雙鈎則點畫通勁 蟲蝕鳥迹 花積蝶芒 宜和書譜曰李陽

謂之 振筆法後江南李生亦得此法書絕勁復增二字曰導送 蟲蝕鳥迹 花積蝶芒 宜和書譜曰李陽

者以 蟲蝕鳥迹謂其形風行雨集謂其勢太阿龍象語其利萬高華岳語其峻實不為過 解縉 春雨雜述曰

其所 毫髮之 不以意參 皆由悟入 山堂肆考曰魏晉書法之高低由各畫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

神融筆暢 手和墨調 珠過庭書譜曰同時而書有合有乖畧言其由各有其五若五季同草思過手蒙五合

一字直 五萬君豈得此 與歐陽詢曰 吾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意 錯落魚文 縱橫鳥迹 替華四寓

豈得此 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墨調足可貴尚遂良大喜 錯落魚文 縱橫鳥迹 替華四寓

價傾五都 冥運天機 神合韋匠 禿筆十八窻 飛白三百點 錦繡萬花谷曰智永居吳興學書稱有

神妙至 和中有待詒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上頗嘉之 原湛 垂露於毫端 起懸針於筆杪 寫八體

乃特為 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奇絕又出三百點之外 原湛 垂露於毫端 起懸針於筆杪 寫八體

之殊蹤 窮二王之逸勢 作典墳之韞積 為文字之濫觴 經籍於是元典 著述於焉間作 勢如

翻濤蕩嶽 力則蹴海移山 乍剛柔而合體 忽勞逸以分驅 長劔耿介而倚天 勁矢超忽而無地

恬澹雍容 內涵筋骨 折挫槎枿外耀鋒芒 陣馬風檣莫喻飛騰之勢 露花淵月難名妍媚之形 灑墨

池之餘波 牋麻照灼 窺石室之秘訣 碑板崢嶸 激電飛霆透榮光於紙背 垂金屈玉發鴻寶於毫端

龍圖始 啟則八卦之象可觀 鳥迹初分則六體之書爰起 翰藻繽紛有鸞鳳騫翔之態 仙才灑落

巧藝部三書

書四

尺牘十首 東觀漢記曰北海靜王睦善草書臨 **神授九勢** 羊欣筆法曰伯喈嘗居一室不寐恍然

章解散隸體盡書之謂之草草 **三估** 張懷瓘書估曰文質相立其三估 **凌雲榜** 善指書受錄曰章

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御其筆以下焚之成子孫絕此指法者之家令 **秘法不傳** 宣和書譜曰鐘繇初未蔡

太祖以五靈丹授之得活 **書法十二意** 直均密鋒力輕快補損巧稱字外之奇文所不書 **永字八法** 書

之勢能通一切八法謂側勒弩趯策掠波磔也 **張翼亂真** 梁虞翻論書表曰義之當自書表與帝帝使張

歎曰小人 **蠶紙尋書** 又曰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神蠶 **戲學部** 或草或正信無次第居不仕總角時以難子

體欲露其白拘束於飛白瀟灑於隸書處其季孟之間也 **總角刻碑** 汁投白瓦屑作碑成碑文自書刻之

文既奇隸 **竊寫易真** 惟李中謝雲運竊寫易其真本相與不疑 **一字徑尺** 宋書曰高祖嘗宣成碑文自書刻之

且其勢亦美高祖從之一字徑尺既有所包 **神筆三紙**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故曰前奉神筆三紙并少

說 **以秋畫灰** 宣和書譜曰陶弘景書以鍾王為法苦 **丁真永草** 妙天中說曰陳僧智永草草及草書入

門限 **不擇筆墨** 潘岳雜詩書表不擇筆墨而如捷者推余與世南耳 **寶章集** 嘉話錄曰武后嘗賜家舊法書

我耶 **存乎方慶** 遂進自右軍以下至僧虔等二 **勅賜真蹟** 徐浩古跡記云中宗時勅賜宋楚客二王真蹟十二卷

十餘人書帖後命崔融作序題名實草書 **勅賜真蹟** 徐浩古跡記云中宗時勅賜宋楚客二王真蹟十二卷

枯樹頭為脚大會 **入筆墨三昧** 入正書無出其右可謂入筆墨三昧 **一代冠冕** 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

貴要張以示之 **太湖精** 李頎贈張旭詩湖精 **盤頭馬尾** 山堂肆考曰顏真 **得書法隱處** 廣川書學折

一代理草書冠冕 **黃仙鶴** 字人名如伏靈芝黃仙鶴之類是也 **碧落碑** 天中記曰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

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嚴書者名 **栢葉** 栢葉數處好書苦無紙感思乃造 **風骨峻極** 宣和書譜曰

真卿加以盤結過勁為時所重議者謂如 **比玉比珠** 比金貫休比玻璃亞棲比水晶世以為善取況 **破產**

開 藝 部 三 書 巧 藝 部 三 書

張棟理書估曰近鐘尚書給京不惜大費破產求書計三家法東軒筆錄曰五代楊凝武國初李建中

求書用數百萬錢推市得右軍行書五紙不能致真書計三家法東軒筆錄曰五代楊凝武國初李建中

李西臺如法師泰禪王師如小柳辨律書體一變談苑曰蜀人王著善草隸得步一時太宗極為勸自是書

宋史列傳曰宗室克繼善楷書復詔與朝士分隸石經字比周越聖景祐間然筆法較俗無古氣梅充臣作

今臨蔡邕古文法寫論語詩書後詔與朝士分隸石經字比周越聖景祐間然筆法較俗無古氣梅充臣作

幸開淡無味蘇舜欽喜為健句比梅充臣工可數也

句大率難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行酒作字又曰元祐末宋景文公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

僕近日而買其酒行既餘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為共平日書莫及也

戲書以嬉坐客多見傳錄獨畢少童出遊戲書實宋趙德麟侯鶴錄曰東坡題魯直草書兩雅後云魯直以真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金版在油奉十短張學書獨有四面宜得一筆我獨有四面識者然之香餅來遲集事潤海曰蔡君謨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也三反招紙書米元章海嶽名有味云吾夢古衣冠人投以遊戲書法亦具眼人

錦詩唐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詩曰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鳳舉崩雲絕鸞驚遊
 霧疎別有臨池草恩霑垂露餘 杜甫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曰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及茲頓見
 示滿目增悽惻悲風生微銷萬里有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派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
 池真畫墨俊拔爲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通識楊公拂篋舒卷忘
 寢食念昔揮毫端不得觀酒德 韓愈岫嶠山碑詩曰岫嶠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薙倒披
 鸞飄風泊擊虎蟻事嚴跡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漉洒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
 柳宗元詩曰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畫薑芽斂手徒 陸希聲寄晉光詩
 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泝人 孟郊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詩
 曰狂僧不爲酒狂筆自通天將書雲霞片直至清明巔手中飛黑電象外瀉元泉萬物隨指顧三光爲迴旋驟
 書雲霧洗硯山晴鮮忽怒畫虵虺噴然生風煙江人願停筆驚浪恐傾船 宋蘇舜欽陽冰石篆詩曰一氣
 破散萬事起獨有篆籀含其真周鼓秦山壞已久下至唐室始有人宗臣轉注得天法質雖渾厚氣乃振人間
 所存十數處豐疎異體世共珍其中琅玕石泉記比之他法殊不倫鐵鎖關連玉鉤壯曲處力可掛萬鈞復疑
 蛟虬植爪角隱入翠壁蟠未伸近來俗眼苦不賞唯有風月時相親紫微仙人謫此守此地勝絕舊喜聞公餘
 往觀領賓從獵獵畫隼搖青春遠休車騎步泉側酌泉愛篆移朝昏揮弄潺湲點畫情通悅忽疑前身作詩
 緘本遠相寄邀我共賦意甚勤昨承見教久閣筆歷以大句尤難文高風勝事日傾倒安得身寄西飛雲 歐
 陽修石篆詩曰寒崑飛流落青苔旁斲石篆何奇哉其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隈山中老僧憂石泐印
 之以紙磨松煤欲令流傳在人世持以贈客比瓊瑰我疑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胚渾判元
 氣結此高崔巍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跡於蒼崖山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羣仙飛空欲下讀常
 借海月清光來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眼開辭慳語鄙不足記封題遠寄蘇與梅 蘇軾和人求筆跡

詩曰麥光鋪几淨無瑕入夜青燈照眼花從此剡藤具可弔半紆春蚓館秋蛇 又柳氏二外生求筆迹詩曰
退筆成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雞更問人 又曰一紙行書兩絕詩遂良鬚鬚
已如絲何當火急傳家法欲見誠懸筆諫時 又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詩曰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
青李秋蛇春蚓久相雜野鴛家雞定誰美玉函金籥天上來紫衣勅使親臨啟紛紛過眼未易識磊落挂壁空
雲委歸來妙意獨追求坐想蓬山二十秋怪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元寒具油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
虎頭君不見長安永寧里王家破垣誰復修 又詩曰元章作書日千紙半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為餅未必似
要令癡兒出饒水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疑聖智忍饑看書淚如洗至今魯公餘乞米 黃庭堅以右軍
書贈丘十四詩曰丘郎氣如春景晴風暄百果草木生眼如霜鶻齒玉冰擁書環坐愛窗明松花泛硯摹真行
字身藏穎秀動清問誰學之果蘭亭我昔頗復戲墨卿銀鈎鬚尾爛箱篋贈君鋪案黏曲屏小字莫作癡凍蠅
藥穀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官奴作草欺伯英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卿家小女名阿潛
畫目似翁有精神試留此書他日學往往不減衛夫人 沈遼酌德相論書詩曰野舍老餘生雅尚今已愜不
逃世憂患餘事寄巾蹠行尋青山轉坐對青山疊欲隨白雲去儻與幽人接德相屢相過老夫寧足躡由來廢
井水不如長劔缺往往論書法軒軒兩目睫中郎石經在元常表軍捷漢魏多傳人至宋有遺帖唐室初最盛
漸衰自中葉歐虞緬誰嗣顏柳何足躡篆籀昔難工草聖誰敢輒巨山作散隸雄古掀龍蟠貞觀喜飛白凌厲
騰春蝶豈特豁神觀直可祛鬼魔古人有所寓天性難必協所志有小大其材有勇怯或憚懦文雅或軒昂豪
俠或轉戰鞍馬或驅馳弋獵或發於止諫或得於訟牒或奮奪牀陛或造成械褶或為神所追或自勢所劫或
醉以賈禍或詐以行謀或習於娛樂或勞於吐哺有燦如文錦有動如金枝有倚如戈鋒有點如山葉有駛或
如波有嬌或如靨或騰如煙霏或落如鳥跼淵妙欲飛動拙惡愧偏厚當寢或不寐當晝亦忘盥有譽終甚微
或毀則羣囁為功有不至考古安能厭十年幸能就萬金臺豈湓金玉數卷軸龍蛇閱箱笈是惟小夫技寧當
丈夫業 陸游暇日弄筆戲書詩曰草書學張顛行書學楊風平生江湖心聊寄筆硯中龍蛇入我腕匹素忽
已窮餘勢尚隱鱗此興嗟誰同 揚萬里跋歐公真蹟詩曰遂初欣遇兩詩伯臨川先生一禪客三人情好元

不疎祇是相逢逢不得渠有正觀碑儂有永和詞真贗爭到底未說妍與媿珊瑚擊得如粉碎趙鉉博城翻手
悔不似三家闕斷碑夜戰半酣莫先退皇朝愛碑首歐陽集古萬卷六一堂元圭漆玉堆墨寶夥霜黑水塗緇
蒙臨川無端汲古手席卷歐家都奄有岫山科斗不要論嶧山野火不經焚尤家沈家喙如鐵未放臨川第一
勳不知臨川何許得尤物集古序篇出真筆遂初心妒口不言君看跋尾猶悵然 金劉迎蔡有鄰碑詩曰我
爲山西行叱馭過近縣傳聞蔡有鄰石刻古今冠風流書以來妙絕隸之變銀鈎鸞鳳舞鐵畫蛟龍纏憑誰致
墨水故舊說珍獻正恐賦分薄一夕碎雷電 元郝經跋魯公帖詩曰魯公筆法皆正筆出奇獨有劉太沖初
從真草入行草削去畦町尤清雄懸針數筆皆側鋒往往矯矯如飛龍輪困權奇恣揮灑瑰偉乃見烈士風觀
此好向書家道未有能真不能草 朱德潤題張樛察楷書詩曰飛仙墮翮堆成山堂堂楷法留人間宜官無
徒梁鶴往隱鋒藏角尤爲難大書五寸徑方文字貴緊健力出擘八訣具全具足高不學謾草鸚哥嬌黃華老
人在金國宋季獨數張樛察似聞高藝兩不下各抱地勢夸雄豪今觀張書動且奇筆力欲抵三軍師吳鉤斫
斷怒蛟尾瘦竹折石迴風枝君不見庾征西何須野鴛論家難 黃鎮成題定武蘭亭詩曰蘭紙香隨玉匣遺
寶書天上世難知狼烽幾墮昆明劫蟬翼猶傳定武碑曉兩苔花侵禱石秋山柿葉費臨池東都已往誰能繼
神物終煩謹護持 楊維禎學書詩曰歌徹陽春酒半醺玉尖榻管蘸香雲新詞未上鴛鴦扇醉墨先污蛺蝶
裙 明董佐才篆家詩曰古初無毫楮義畫何由傳孰知文字理已具河圖前神農泊蒼頡俯仰極人天穗書
與鳥書創制分後先龜麟錫禹時盤銘著湯年岐陽紀石鼓史籀稱獨賢矯若蛟龍蟠鬱若鎖鈕聯科斗隸行
漆形體因自然一從孔鉉廢重爲經籍憐秦相約籀古撰文蒼頡篇小篆遂名家勁健含姿妍登封及詛神金
石紛雕鐫下逮隸八分變化如雲煙漢經煨燼餘文教仍敷宣保氏存六書學僮纔九千揚雄纂奇字杜林解
探研鑿蹟非無人意象莫不全偉哉許祭酒蒐羅歸簡編墜緒賴復舉後學知相沿陽冰克遠紹鉉錯造其元
近代部與周筆勢回奔川華亭朱茂才好古喜欲顛一掃世俗書習篆忘食眠秦望并之果碧落蕙新泉小者
案間列大者屋簷懸平生囊橐貴多充買碑錢功深學既精嵩壯志亦堅池魚染皆黑鐵硯磨將穿摹搨累萬
番期差古人肩師法正在茲什襲比蹄筌孫樵文自祭智永筆忍捐前修不我欺我癖尤難痊嗟峨細林山上

與浮雲連璧彼汲冢書函之瘞其巔聚土封若堂刻石表為阡其陽碧樹交其陰書帶綠山靈謹訶護有名如
有仙揮灑人間者顯晦名非偏寶劍賈胡發玉柙蔓草纏何如冢冢光夜夜映星躔 吳寬篆書詩曰篆法久
欲絕李公得真傳近時鄉先輩彷彿如滕權昔為我題扁握筆指腕懸顧盼張驥駿起立竦背有俯仰為陳蹟
屈指十五年破屋垂雨溜厚牆上蝸涎三字被侵蝕黑點猶高縣海月夜照之墨光却新鮮正如公性氣精悍
老猶然見物不見人吳山隔重泉惜哉不可作手蹟忍棄捐壽以西川木良工善雕鐫庶幾如坐對仰面在屋
楹

唐賈耽賦虞書歌曰孤青似竹更颺颺闊白如波長浩渺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曰尚書韓擇木騎曹
蔡有鄰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
盤擊肉屈強 韓愈石鼓歌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網
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磨蒐於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鑄功
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揅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撓呵公從
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鬣鸞翔
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鈕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
西行不到秦倚撫星宿遺義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
從軍在右輔為我量度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擅苞席裹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薦諸
太廟比部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剗苔
剔鮮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厦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媵嬰牧童
獻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日消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義之俗書趨妾媵數紙尚可博白鷺繼周
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辨口如懸河石鼓
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李白草書歌行曰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
鋒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茂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

更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恍如聞鬼神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雷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王邕懷素上人草書歌曰忽作風馳及電掣更點飛花蕙散雪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伸着按勁鐵 又曰崢嶸蹙出海上山突兀狀成湖畔石一縱又一橫一敬又一傾臨江不羨飛帆勢下筆長為驟雨聲 戴叔倫懷素上人草書歌曰楚僧懷素工草書古法盡能新有餘神清骨竦意真率時來為我揮健筆始從破體變風姿一一花開春景遲忽為壯麗就枯澀龍蛇騰盤獸屹立馳蹇驟墨劇奔駟滿坐失聲看不及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令癡有人若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 朱遠懷素上人草書歌曰幾年出家通宿命一朝却憶臨池聖轉腕摧鋒增嶮峭秋毫蘭紙常相隨衡陽客舍來相訪連飲百杯神轉王忽聞風裏度飛泉紙落紛紛如跼鷲形容脫畧真如助心思周遊在何處筆下惟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去怪狀崩騰若轉蓬飛絲歷亂如迴風長松老死倚雲壁颯浪相翻驚海鴻於今年少尚如此歷觀遠代無倫比妙絕當時動鬼神崔蔡幽魂更心死魯收懷素上人草書歌曰有時興發逞神機抽毫點墨縱橫揮風聲吼烈隨手起龍蛇迸落空壁飛連拂數行勢不絕藤懸查蹙生奇節劃然放縱驚雲濤或時頓挫紫毫駭自言轉腕無所拘大笑羲之用陣圖狂來紙盡勢不盡投筆抗聲連叫呼 竇冀懷素上人草書歌曰狂僧揮翰狂且逸獨任天機摧格律龍虎慙因點畫生雷霆却避鋒銳疾魚成絹素且不貴只嫌局促兒童戲粉壁長廊數十間與來小齋胸襟氣長幼畢集賢豪至枕糟藉麴酒半醉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 蘇渙懷素上人草書歌曰張顛沒來二十年謂言草聖無人傳零陵沙門繼其後新書大字大如斗興來走筆如旋風醉後耳熱心更兇忽如裴旻舞雙劍七星錯落纏蛟龍又如吳生畫鬼神魑魅魍魎驚本身鉤鎖相連勢不絕倔強毒蛇爭屈鐵西河劍舞氣凌雲孤根自振唯有君今日華堂看灑落四坐喧呼歎佳作迴首遺余賦一章欲令美價齊鍾張琅琅誦句三百字何似醉僧顛復狂忽然告我避南溟言祈亞相求大名亞相書翰凌獻之見君絕藝必深知南中紙價當日貴只恐貪泉成墨池 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曰揮毫倏忽千萬字有時一字兩字長丈二翁若長鯨潑刺動海島欵若

長蛇成陣透深草回環繚繞相拘連千變萬化在眼前下疑飄風驟雨相擊射速綠颯拉動簷隙擲華山巨石以爲點掣衡山陣雲以爲畫與不畫勢轉雄恐天低而地窄更有何處最可憐憂憂枯藤萬丈懸萬丈懸拂秋水映秋天或如絲或如髮風吹欲絕又不絕鋒鋸利如歐冶劔動直渾是并州鐵時復枯燥何禪襪忽覺陰山突兀橫翠微中有枯松錯落一萬丈倒掛絕壁感枯枝千魑魅今萬魑魅欲出不可何閃閃又如浩海日暮愁陰濃忽然躍出千黑龍夭矯偃蹇亂入乎蒼穹飛砂走石滿空塞萬里颼颼西北風釋皎然張伯高草書歌曰闌風遊雲千萬朵驚龍蹙踏飛欲墮更觀鄧林落葉朝狂風亂擾何飄飄有時凝然筆空握情在寥天獨飛鶴有時取勢氣更高憶得春江千里濤又陳氏童子草書歌曰有時作點險且能太行片石看欲崩偶然長

掣濃又燥少室孤松歌不倒宋劉子輦游絲帖歌曰圍清無瑕二三月時見游絲轉空闊誰人寫此一段奇著紙春風吹不脫紛紜糾結疑非書安得龍蛇如許癩神蹤政喜紫不斷老眼只愁看若無定知苗裔出飛白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漠漠一縷浮力適可呈千鈞石陸游草書歌曰傾家釀酒三千石閒愁萬斛酒不敵

朝醉眼爛巖電提筆四顧天地窄忽然揮掃不自知風雲入懷天借力神龍戰野昏霧腥奇鬼摧山太陰黑此時驅盡胸中愁植林大叫狂墮幘吳牋蜀素不快人付與高堂三文弊明王行篆體歌曰李斯小篆類玉筋鐘鼎魚蟲分衆手碧霄鸞鳳漫迴翔蒼海蛟螭互蟠紐有如垂露楊柳葉或似委蕤劔環首

原賦晉楊泉草書賦曰惟六書之爲體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紛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楊柳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縱疎而直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斂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攢翦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籀

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其發翰舒藻如春華之楊枝其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眉其滑澤有易如長溜之分岐其骨梗強壯如柱礎之不移其斷除弓盡如工匠之畫規其芒角嗒呀如嚴霜之傳枝衆巧百態無畫不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齊王僧虔書賦曰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

心麾毫以手從風搖挺氣妍嬋深功爾其隸明敏婉蝮綯倩趨將稿文斐縉託韻笙簧儀春等瞻麗景依光沈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昂萃約實箕張垂端整曲裁邪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競於兩傷形綿靡而多態氣

凌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跡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

文漢蔡邕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獨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行體象有度矣若星陣鬱若雲布其大

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繩平直或蛇蜒參戾或長邪角起或規旋

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華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簫設張庭燎飛煙嶄崟崔差高下屬

連似崇臺重字層雲冠山逶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諠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

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宜豈體大之難親將秘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畧而論旃

崔瓊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頤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章草之法蓋又簡畧應時論指周旋卒迫兼功并用

愛日省力絕險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嶇企鳥峙志意

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機要微妙臨時從宜

原晉索靖書勢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鷹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蟠力曲或往或還頽

阿那以羸羸歛奮疊而桓桓若其逸游眇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穴隆揚其波元熊對踞於山岳

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從風轉相比附窈窕庶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

靡中持疑而猶豫元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馳相奔趣陵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 劉劭飛白

書勢曰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脚偃波楷隸八分世施常妙索草鍾具爰有飛白之麗貌豔勢珍若乃敷析毫

芒纖手和會素幹冰解蘭墨電掣直準箭馳屈擬蠖勢繁即參譚綺靡循殺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接

飛宋鶴遊遊

狀晉王珣行書狀曰邈乎萬岱之峻極爛若列宿之麗天緯字挺特奇書秀出揚波騁藝餘好宏逸虎踞鳳

跨龍伸蠖屈資胡氏之壯傑兼鍾公之精密總二妙之所長盡要幾乎文質詳覽字體究尋筆跡粲乎偉乎如

主如鉞宛若盤螭之仰勢翼若翔鷲之舒翮或乃放手飛筆兩下風馳綺靡婉婉縱橫流離

晉衛恒古文贊曰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觀其指筆綴墨用心精專中

正循檢矩折規旋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墮若雨墜於天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篆籀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元 唐張懷瓘大篆贊曰古文元肩太史神書千類萬象或龍或魚何詞不錄何物不儲博思通理從心所如如彼江海大波洪濤如彼音樂千戚羽旄 又籀文贊曰體象卓然殊今異古落落珠玉飄飄纓組蒼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稱書遺跡石鼓 又小篆贊曰龜文斜列楛比龍鱗隨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芬縕若絕若連似露絲絲垂下端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絡繹遷延研桑不能數其詰曲離婁不能觀其隙閒般垂揖讓而辭巧播誦拱手而翰翰擣華豔於絢素為六藝之範先也 又小篆贊

曰李君創法神慮精微鐵為肢體虬作駢駢江海森漫山岳巍巍長風萬里鸞鳳於飛 又八分贊曰仙客遺範靈姿秀出奮研揚波金相玉質龍騰虎踞分勢非一交戟橫戈兮氣雄逸楷之為妙兮備華實 又隸書贊曰隸合文質程君是先乃備風雅如聆管絃長毫秋動素體霜妍推鋒劔折落點星懸乍發紅焰旋凝紫煙金芝瓊草萬世方傳 又章草贊曰史游製草始務急就婉若迴鸞櫻如舞袖遲迴繚簡勢欲飛透數華垂實尺

牘尤奇并功惜日學者為宜 又行書贊曰非草非真發揮柔翰星劍光芒雲虹照爛鸞鶴嫋媚風行雨散劉子濫觴鍾胡彌漫 又飛白贊曰妙哉飛白祖自八分有美君子潤色斯文絲繁箭激電繞雪霧淺如流霧濃若屯雲舉眾仙之奕奕舞羣鶴之紛紛誰其草思於戲蔡君 又草書贊曰草法簡畧省繁錄微譯言宣事如矢應機靈不暇發電不及飛徽士已沒道愈光輝明神在享其靈有歇斯藝漫流終古無絕 李約飛白蕭字贊曰昔創飛白蔡氏所得起於聖帚播於翰墨張王繼作子雲精極壁昏蜃素墨古池色翻飛露白乍輕乍濃翠箔映雪羅衣從風崩雲委地游霧縈空撥刺勢動蟠蟠氣雄昆池駭鯨時門鬪龍擗疊孔或橫或縱層層

噴雲森森古松君子況德高人比蹤抱素自潔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密而不離疎而有容藝通造化比象無窮子雲臣梁蕭字逾貴點畫均豐姿形端異迹絕塵素名空傳記明徵褒貶惟此一字 李嗣真書品後贊曰倉頡造書鬼哭天糜史籀渾臧陳倉藉甚秦相刻銘爛若舒錦鍾張義獻超然逸品 又曰程邈隸體

崔公篆勢梁李蔡索柳皇韋衛羊習獻規褚傳義制邈乎天壤光厥來裔 又曰西岳張景江東阮研銀鷹真白鐵馬桓元衛杜花散安康綺鮮元昌陸東名後身先 又曰蚌質懷珠銀鋼藍礫陸謝參蹤蕭王繼述思話

白鐵馬桓元衛杜花散安康綺鮮元昌陸東名後身先 又曰蚌質懷珠銀鋼藍礫陸謝參蹤蕭王繼述思話

仙才張融賞擊如彼枯秀衆多羣石

銘宋鮑照飛白書勢銘曰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雷此瑞波染彼松煙超出八法盡奇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絕鋒劔摧驚勢箭飛差池燕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繁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兩片字金溢故仙芝煩弱既匪足雙蟲虎瑣碎又安能區君子品之是最神筆唐陸龜蒙書銘曰太古之世何嘗有欺逮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字聖人之爲圖載文字厥功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析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軸韋編一絕錯亂名目寢務輕省搗臬剝穀膠綴番番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宜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蒸靈帶疵乎不堅又取珉石篆琢雕鑄由簡牘下其存四邊頭印章號殷勤識焉其巧益甚其說益繁盟誓要朝成夕反詬誓制令尾違首言牋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錄注記醜仇美憐銘誄碑表虛功妄賢歌詩賦頌多思詭權在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一編副以糸穀其留最延終及顛倒尤蒙弗刪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解是妍錢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爲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斥詐僞焚燒棄捐復以太古結繩之前宋劉子暈溫公隸書銘曰公視已瘞姦魂夜悸公墨池潛來湘纍假其餘聲所感如此矧公眞筆劔戟交倚挂之高堂浮慮盡死我觀公書識公胸次天地輸誠風霜薦厲吐而發之茲其餘事公之立朝營營仇敵不勦其剛不拔其殖障海一簣排風孤翮始管繼斥卒伸其直世衰道圯諾諾唯唯有筆如椽微公莫使我銘其尾吁嗟已矣朱晦書字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序唐張懷瓘書斷序曰昔庖犧氏畫卦以立象軒轅氏造字以設教至於堯舜之世則煥乎有文章其後盛於商周備夫秦漢固夫所由遠矣文章之爲用必假乎書書之爲徵期合乎道故能發揮文者莫近乎書爾其初之微也蓋因象以疇矚眇不知其變化範圍無體應會無方考沖漠以立形齊萬殊而一貫合冥契吸至精資運動於風神頤浩然於潤色爾其終之彰也流芳液於筆端忽飛騰而光赫或體殊而勢接若雙樹之交葉或區分而氣運似兩井之通泉麻蔭相扶津澤潛應離而不絕曳獨藹之絲卓爾孤標竦危峰之石龍騰鳳翥若飛若驚電燿燿離披爛熳翕如雲布曳若星流朱焰綠煙乍合乍散飄風驟雨雷怒霆激呼吁可駭也信

足以張皇當世軌範後人矣至若磔髮棘骨裨短截長有似夫忠臣抗直補過匡主之節也矩折規轉却密就疎有似夫孝子承順慎終思遠之心也耀質含章或柔或剛有似夫哲人行藏知進知退之行也其發迹多端觸變成態或分鋒各讓或合勢交侵亦猶五常之與五行雖相尅而相生亦相反而相成豈物類之能象賢實則微妙而難名使夫觀者詭迹探情循由察變運思無已不知其然瓊寶盈囑坐起東山之府明珠曜掌頓傾南海之資雖彼迹已緘而遺情未盡心存目想欲罷不能非夫妙之至者何以至此 明楊慎書品序曰書有以品名者鍾爨詩品庾有吾書品是也二子皆梁人其稱名也同其遺辭也類時代則然非相假設也詩品以三品品詩書品以九品品書何區別之精而用志之勤乎或言書與詩均藝而書又非詩比謬矣古者君子之於物也無所苟而已矣曲江小技罔不致其極焉故曰傳兵論劍與道同符今人不及古人而高談欺世乃曰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以此號於人曰作字欲好即為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從之是蒼籀上世道已喪矣不曰道器形神也離道語器棄形而存神也故曰齊匠之斲輪綿駒之撮籥先王之道有在於足矧夫進於六藝流乎君子宜無苟也苟於物將苟於道吾所為感其感云其云也嗚呼又焉得真知其解者而竟吾云乎

原啟梁庾肩吾謝東宮古跡啟曰竊以仙巖遺傳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有暗厨畫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逾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鉛鵲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來人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績還代西河之簡 元帝上東宮古跡啟曰師宜八分之巧元帝三體之妙史籍李斯之篆梁鴻曹喜之書莫不總萃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勢既聞之於索靖鷹時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曩以遊霧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頭魚頰表揚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慚三禮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彷彿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徵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顧已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書梁武帝荅陶隱居論書書曰夫運筆斜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竝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潤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 **原**簡文帝荅湘東王上王義

之書曰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似望城扉如瞻星石不管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
彼筐中置之帳裏乍指銅鉤時懸款篆散意之深良不能已

論梁庾肩吾書品論曰隸既發源秦史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
總六書之真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篆籀於繁無移楷真於重密分行紙上類出壘之蛾結畫篇中似聞琴
之鶴峰峯間起瓊山慙其斂霧漪瀾遞振碧海愧其下風袖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於成字真草既分
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佩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敏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
毫鈿詹尹端策故以迷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聲殆善射之不注妙斲輪之不傳 唐張懷瓘文字論
曰僕今所制不師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跡在塵壤而志在雲霄靈
變無常務於飛動或若擒虎豹有強梁拏攫之形執蛟螭見蚴蟉盤旋之勢探彼意象如此規模忽若電飛或
疑星墜氣勢生乎流便精魄出於鋒鋌

論唐張懷瓘書議曰草與真有異真則字終意亦終草則行畫勢未盡或煙收霧合或電激星流以風骨為
體以變化為用有類雲霞聚散觸遇成形龍虎威神飛動增勢巖谷相傾於峻險山水各務於高深囊括萬殊
裁成一相或寄以騁縱橫之志或託以散鬱結之懷雖至貴不能抑其高雖妙算不能量其力是以無為而用
同自然之功物類其形得造化之理皆不知其然也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觀之者似入廟見神如窺谷無底
俯猛獸之牙爪逼利劍之鋒鋌肅然危然方知草之微妙也

論評梁袁昂書評曰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奕奕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
充悅而舉體杳拖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徐淮南書如南岡士
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阮研書如貴冑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
而都無神明施肩吾書如新亭偃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
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
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絕

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鸚羽未息翩翩自逝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劔拔弩張蔡邕書骨氣洞達真爽有神鍾司徒
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索靖
書如飄風忽舉鷲鳥乍飛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衛恒書如插花美女
舞笑鏡臺孟光祿書如崩崖人見可畏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施平張芝經奇鍾繇特絕少鼎能獻之冠世
四賢共類洪芳不減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 唐韋續書品優劣曰李陽冰書若古釵倚物力有萬
夫李斯之後一人已人梁昇卿如驚波往來巨石前却盧藏用如露潤花妍煙凝修竹張庭珪如古木崩沙
花開映竹韓擇木如龜開萍葉鳥散芳洲史惟則如雁足印沙深淵躍魚八分書薛稷如風驚苑花雪惹山柏
蕭誠如舞鶴交影騰猿在空韋陟如蟲穿古木鳥踏花枝李邕如華岳三峰黃河一曲蔡邕如古質放棄自如
一家宋儋如暮春花發夏柳低枝徐浩固多精熟典有異趣顏真卿如鋒絕劔摧驚飛逸勢沈千運如飢鷹殺
羽忍疲筋骨關採如淵月沉珠露花濯錦鄭虔如風送雲收霞催月上李璆如垂藤差池古木將折吳郁字體
縝密不謝當時賴文雅如騰沙鬱霧翻浪揚鷗賀知章縱筆如飛酌而不竭何昌裔子敬餘波時時可觀宋之
望天性卓絕而功未深張從申遠近稱善獨步江外李清吉變化自逸代有斯人釋元悟骨氣無雙迥出時輩
釋湛然子書之後難可比肩釋崇簡臨寫逸少時有亂真真行書二張旭筆鋒詭怪點畫生意孫過庭丹崖絕
壑筆勢堅勁張懷瓘繼以章草新意頗多張芬孤松聳身弱草垂露張彪孤峰削成藏筋露骨鄔彤寒鴉栖木
平尚走免陸曾驚波躍魚深水潛龍史鱗逸氣雄振超然不羣梁耿錯錯落魚文縱橫鳥跡房黃婉美分靄春鶯
欲嬌沈益春鶯窺魚秋蛇赴穴釋懷素授臺掣電隨身萬變草書十
跋題宋歐陽修跋王獻之法帖曰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
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詭而
想見其人也 黃庭堅題東坡字後曰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
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麤書過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盃已醉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
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詭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又題蔡君謨書

口君誤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處 黃伯思跋法帖逸少書後曰三局翁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知爭購秘閣本誤矣白摹書真似騎生馬不暇施鞵勒時有驟跌不害其妙處但榻字要當如陶華陽摹楊許書法乃佳耳 又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曰米襄陽帝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榻放殊不填郭非古也昔人榻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郭填乃造微耳 元元好問跋金國名公書曰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為風塵物表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邊末猶有醞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矣宇文大學升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彥高侍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為一時任高麓趙黃山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勻清卿許司諫道員為一時若黨承旨正書八分開閑以為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行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為西園清夜惜也 袁京題善學篆要後曰專工氣韻則有旁風急雨之失太守繩墨則貽又手并脚之譏古人所以窮極絕巧者以得真蹟臨摹也心融神會意達巧臻生變化於毫端起形模於象外必如庖丁之目無全牛由基之矢不虛發斯為盡美雖然黃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筆須使有數萬卷書氣象始無俗態不然一楷書吏耳初何足云 明王世貞跋懷素自序帖曰此帖如并州勁鐵北山迅鷹奇矯無前獨冠諸種然坐此亦不得與二王盟僅倨強江淮耳真蹟歷數相臣家歸陸冢宰近聞一總帥以八百金購之復入平津邸矣於乎素師不習蓮花梵字作此有為跡墮落繚素伴朱提入紫闈宛轉粉黛間對肥肉大酒不亦重痛辱哉安得祖龍火了此累劫障為快也

畫一

廣雅曰畫類也 爾雅曰畫形也 考工記曰設色之工謂之畫 說文曰畫吟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

釋名曰畫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 **原**淮南子曰宋畫吳冶甚為微妙免舜之聖不能及也 論衡曰人好觀

圖畫夫所畫者古之死人也見死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古昔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

宋宗炳畫敘曰豎畫三寸實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實體百里之迴 文賦曰若五彩之相宣 **曹植**曰存

乎鑿戒者圖畫也 張彥遠名畫記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

然非由述作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知書畫異名而同體洎有虞作繪繪畫明焉

又曰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 又引顏光祿曰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

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 又曰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

歸於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 又曰古之嬪孽織而胷束古之馬喙尖而腹細古之臺閣竦峙古之服飾容曳

故古畫非獨變態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 又曰界筆直尺是死畫也守其神專其一是真畫也 郭熙山

水訓曰林泉之致煙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鬱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此豈不悅人意適

獲我心 又曰畫山水有體鋪舒為宏圖而無餘消縮為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

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價低 又曰春山豔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澹而如睡

安陽集鈔曰韓穉圭云觀畫之術唯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絕也得多者上也非真即下矣 宣和畫譜曰

藝也者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畫亦藝也進乎妙則不知藝之為道道之為藝 又曰昔有論山水者曰倘能於

幽處使可居於平處使可行天造地設處處使可驚蕩然巖險處使可畏此真善畫也 鄧椿畫繼曰畫者文之

極也 又曰畫之為用大矣盈天地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

也曰傳神而已矣 湯屋畫鑒曰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蓋物之至清畫者當以

清

畫

意寫之不在形似耳 歐陽修曰蕭條澹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近之物易見而閒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向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耳非精鑒之事也 蘇軾傳神記曰傳神之難在目次在顙頰吾嘗於燈下顧頰影使人就鋒摹之不作着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顙頰似餘無不似者 王元美四部稿曰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

畫二

原世本曰史皇作畫

補商書曰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乃審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太平御覽曰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暮年而不得象過實也 莊子曰宋元君將畫圖衆

史皆至紙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僮儻然不趨受指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原**抱朴子曰衛協張黑有畫工之名 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

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觀故易 **補**韓子曰

客有爲周君畫英者三年而成與羸英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英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

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畫英之功非不微難也

然其用與素殊英同

原說苑曰齊起九重之臺國中有能畫者則賜之錢狂卒敬君居常飢寒其妻端正敬

君工畫貪賜畫錢去家日久念其婦遂畫其像向之喜笑 風俗通曰門戶鋪首謹案百家書云公輸班之水

見蠹曰見汝形蠹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蠹引閉其戶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戶云人閉藏如是固周密矣

補王子年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

之勢可照百餘步 三齊記曰秦始皇見海神使左右巧者以足畫之 王子年拾遺記曰烈裔寒涓國人秦

皇二年本國獻之口含丹墨噴成龍獸以指歷地如繩界之轉手方圓皆如規矩度方寸內五獄四瀆列土

備焉

原史記曰武帝衛太子廢後上居甘泉宮召畫周公負成王圖於是羣臣知上意欲立少子也 漢書

曰上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乏食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妾質若是將欲獻單于

閼氏以爲然從容言於單于乃始得出 又曰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忽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二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曰休屠王閼氏日磾見畫嘗拜向之涕泣 又曰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悉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

麗志不可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帝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世祖數顧視弘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撤之

後漢書曰永平初馬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圖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漢書曰孝成帝遊於後庭欲以班婕妤同輩載婕妤辭曰觀

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倖今欲同輩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 後漢書曰趙岐多材藝自爲壽藏於郢城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人居賓位自居主位各爲贊頌 異物志曰建州蒲城縣

山有獸名駭神狀貌醜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張衡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人畫故不出也去紙筆獸果出乎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地今號爲巴獸潭 孫鳩之述畫曰劉哀漢靈帝時作雲漢圖

人見之自然覺熱更畫北風圍熱者復覺涼 續齊諧記曰魏明帝遊洛水見白獺愛之不可得徐邈曰獺嗜鱖魚遂畫版作鱖魚懸岸羣獺競來一時執得 名畫記曰曹不興之青谿見赤龍出水上寫獻孫皓送

祕府至宋陸探微見而異之因早取置水上應時蓄水成霧累日霽霈 拾遺記曰吳王趙夫人善畫能於指間以綵絲織爲龍鳳錦號爲機絕王嘗歎魏蜀未平思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人於方帛上繡作五岳列國

圖號爲鍼絕又以膠續髮絲作輕慢號爲絲絕 原世說曰晉陵顧凱之善畫絕世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仲堪曰我形惡卿不煩耳凱曰明府正當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 又曰顧長康畫

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何事如此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又曰顧凱之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看畫者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又曰顧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所以顧曰

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自宜置丘壑中 又曰顧長康道畫云手揮五弦目送歸鴻雞 世說曰鍾會嘗詐作荀勗書就勗母取寶劍去會於時方造宅勗潛往畫會祖父形於壁會兄弟入門見之感慟乃廢

宅 世說補曰岳柱年八歲見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手問金釧詰之曰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獨異志曰管輅年七八歲時與鄰里小兒戲畫地爲日月星辰 續博物志曰張華博覽圖籍千門萬戶畫地成圖 山堂肆考曰晉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畫莊周垂綸之像命嵇含爲贊舍援筆即成云畫真人於刺楸之室戴退士於進趨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而不可賀也 晉書曰龍舒長鄧林婦病篤醫巫皆息意韓支爲筮之使畫作野豬著臥處屏風上於是遂瘥 又曰戴遠就范宣學范見戴畫以爲無用之事戴乃畫南都賦圖范觀畢嗟歎甚以爲有益 宋書曰謝莊制木方丈圖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合之則寓內爲一 南史曰元帝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謂三絕 梁書曰元帝長子方智能寫真坐上賓客隨意點染即成數人問兒童皆識之 又曰武帝嘗欲徵用陶弘景弘景畫二牛一以金籠頭牽之一則透迤就水草武帝知其意不以官爵逼之時號山中宰相 名畫記曰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張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 又曰江陵天皇寺內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及孔門十哲帝怪問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此殿有宣聖像不令拆毀 四明圖經曰鄞縣大梅山頂有梅木伐爲會稽禹廟之梁僧繇畫龍於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 博物志曰後魏元兆能行法治病有軍士女爲物所憑兆曰此畫妖也以法治之乃廣化寺辟畫鬼魅 北齊書曰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嘗於廳事壁上畫蒼鷹鳩雀不敢近 又曰楊子華畫馬於壁夜聞蹄鬻圖龍於素雲氣繁集天下號爲畫聖 南部煙花記曰陳宮人佩玉畫鸞鳳 隋書曰煬帝於東都觀文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法書西曰寶蹟臺收古名畫 名畫記曰鄭法士求楊契丹畫本楊引鄭至朝堂指宮闕衣冠車馬曰此是吾畫本也 見聞志曰閩立本初觀張僧繇舊蹟曰定虛得名爾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餘日不能去 畫斷曰王摩詰朝川圖山谷鬱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 國史補曰王維見庾敬休屋壁畫按樂圖指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 明皇雜錄曰天寶中明皇忽思蜀道嘉陵山水假吳生馳驛寫貌及回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并記在心遺於大同殿圖之嘉陵三百餘里山水一日而成時有李思訓亦畫大同殿壁累月方畢明皇曰思訓數月之工道子一日之蹟各極其妙也 畫斷曰陳閱畫馬榮遇一時明皇令韓幹師之幹曰臣自有師今陛下廢馬皆臣師也 酉陽

雜俎曰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脚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真馬中國無也忽值幹幹亦驚曰真是吾設色者至舍視所畫馬脚有一點墨皴方知是畫通靈矣 又曰范山人能水畫掘地爲池具丹筆墨硯拔臂叩齒縱毫水上經三日搨以緞絹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 又曰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有甯采所圖竹林會甚工坐客柳成盼圖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我當入彼中治之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摸索不獲食頃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籍相獨異吻若方笑甯采亦不復認矣 見聞志曰張璪畫山水松石手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爲生枝一爲枯幹 山堂肆考曰世畫鷺鳥欲示其猛鍾隱所作鷄子坐枯枝上貌甚閒暇注目草中之鶴所謂鷺鳥之擊必匿其形使人想其霜拳老足定無虛下也 宣和畫譜曰杜子瓊嘗云我作圓光時心游海上遐想日出扶桑蒼蒼涼涼故脫略筆墨使妍澹無迹宜他人所不能到也 方鎮編年曰錢鏐鎮吳越有名畫二三十人號鷺手校尉伺北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寫貌以聞擇清脩有福相者用之胡岳渡江工以貌奏鏐歎曰面有銀光奇士也即召見 山堂肆考曰陳季卿遊青龍寺見東僻窠瀛圖指曰安得自渭達河至家乎有終南山翁在旁笑曰此不難命折竹葉作舟置圖上令季卿熟視久之覺波浪大起葉舟漸巨恍然登舟旬餘抵家迴舟來寺時止一更山翁尚擁褐而坐 圖繪寶鑑曰徽宗雅好書畫興學較藝如取士法作花鳥點睛多用墨漆隱然豆許高出綠素 畫繼曰徽宗閱御府圖畫恩許分賜羣臣皆斷佩折中以爭先帝爲之笑 詞林海錯曰李伯時畫天殿滿川花放筆而馬死 宋稗類鈔曰宋初脩老子廟廟有唐吳生畫壁一隱士購得之閉門不出者三年廟成屏當再畫有老畫工就西僻隱士就東僻各畫天帝及成工來觀初有不許之色漸觀其次逸邇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人工媿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近侍清貴也至於輦中人則龍安日表也此余所知者今先生所畫前驅吾近侍也近侍吾輦中人也泊觀輦中人其神宇氣象蓋吾生平未嘗見者隱士曰此畫天上人也若爾所畫人間人耳 宋孫穀祥野老紀聞曰郭忠恕畫天外數峰略有筆墨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 畫繼曰陳用志善山水宋復古見其畫曰此畫信工但少天趣耳當先求一敗牆張絹素朝夕觀之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勢神領意造恍然見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

則隨意命筆自然景皆天就不類人爲是爲活筆 見閩志曰文同墨竹富瀟灑之姿過檀欒之秀疑風可動不筍而成 又曰東坡得蒲永昇畫水二十四幅每展觀之則陰風襲人毛髮爲立 圖繪寶鑑曰李成唐宗室避地營丘畫師闢仝凡煙雲變滅水石幽閒樹木蕭森山川險易莫不曲盡其妙 宋郭熙林泉高致曰畫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面皆渾厚闊大上秀而下豐合有後之相也 圖繪寶鑑曰徐熙畫花木禽魚蟬蝶蔬果妙奪造化骨氣風神爲古今絕筆 揮麈錄曰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忽有人傳旨宣名召叔黨登車以物障其前約行十餘里抵修廊入一小殿上已先坐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黨再拜承命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錫賚極渥復循廊登輿而出亦不知經從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 宋王楙野客叢書曰曾雲巢畫草蟲子問何所傳笑曰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物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圖繪寶鑑曰米友仁元章子能傳家學煙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 又曰李昭長於墨竹自云他人以蕭疎爲能余以重密爲巧吾一派不讓文湖州也 瑯嬛記曰管夫人性嗜蘭梅下筆精妙不讓水仙有時對庭中修竹亦自興致不能自休 圖繪寶鑑曰耶律題子從北院樞密使侵宋宋將有因傷而仆者題子乃繪其狀以示宋咸嗟神妙 中州集曰金蓮然子趙滋畫入能品嘗過長清一禪寺僧言五派傳授圖大不易作滋笑曰易與耳因索筆作圖他日以舊本證之不差毫末 楊升菴集曰金末河冰凍成龜文又有花卉鳥獸之狀巧過繪繡此天畫也 元史曰英宗居東宮大司農塔失不花畫幽風圖以進帝命置圖東宮俾太子時時觀省 顧元慶雲林遺事曰張士信使人持絹以幣求倪元鎮畫元鎮怒曰子生不能爲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却其幣 妮古錄曰倪迂畫可稱逸品元之能者雖多然率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未洗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澹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 偃曝餘談曰云曰大家李派粗硬無士人氣王派虛和蕭散此又慧能之禪非神秀所及也至郭忠恕馬和之又如方外不食煙火人另具一覺相者 陸深金臺紀問曰周元素善畫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元素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請陛下東征西伐孰

險易請規摹大勢臣從中潤色之太祖援毫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賀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
太祖笑而頷之 列朝詩小傳曰王履工繪事嘗遊華山見奇秀天成因屏去畫家舊習作圖四十幅有問何
師曰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如是而已 又曰高澈畫居逸品有宋生者病瘧激過之酒酣潑墨寫菊數本
及奇石修竹寒香飄拂涼風颯然宋躍起視之病霍然良已 王弇州四部彙曰沈周字啓南凡宋元名手一
一能變化出入或謂倣諸家筆意俱奪真獨於倪元鎮不似蓋老筆過之也 列朝詩小傳曰何景明爲中書
時錢寧方貴倖持古畫造門求題謝曰好畫無汚吾題也其氣節如此 又曰史忠號癡翁嘗訪沈石田於吳
門沈他出堂中有素絹史潑墨成山水不通姓名而去石田曰此必金陵史癡也 又曰顧益卿開府遼陽以
兩建求董文敏畫一爲益卿一爲山人王承父乃畫承父而返益卿管裾馬上君子未嘗得一筆

畫三

原五彩 八物書曰作繪宗古者會五彩以作畫也宗華宗頤華器畫爲文章也
其明也五色比象謂其文也三辰旂旗昭 彭施 象則作服汝明 則而象之
下見 善惡 難易 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廢
不成 猶畫虎不成反類 狗也 國策爲蛇畫足 畫堂 藻枕 漢太子生於甲觀畫堂 子曰被文仲山
真 目想 心存 手澤 筆精 六法 三品 法南齊謝赫古畫品錄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

曰傳妙模寫 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出於天成以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
墨起絕傳染得 繪圖寶鑑曰氣韻生動品出於天成以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
潤水滂而明山要崔嵬泉宜灑落雲煙出沒野徑紆回松偃龍蛇竹藏風雨 宜和畫譜曰
畫凡十門道釋門人物門宮室門畜牧門龍魚門山水門畜獸門花鳥門墨竹門蔬果門 三史 四聖 唐
彥遠名畫記曰凡人間畫藝必當有韻陸張吳著各名卷軸方可當者虎頭精神故推道子爲無九經三史顧陸
張吳爲正經楊柳並展爲三史其諸韻陸張吳著各名卷軸方可當者虎頭精神故推道子爲無九經三史顧陸
可謂 五等 六要 又曰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
四聖 今立此五等以爲六法以貫珠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舍短六也 全馬 成竹 伯時 工畫馬
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舍短六也 全馬 成竹 伯時 工畫馬
每過味僕爾舍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際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信手落筆自然超妙 東坡記
曰畫竹必先心得於胸中執筆於手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達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
時道 潑絹 投縑 爲水爲石爲樹 侯忽造化不見其墨跡之處 宣和畫譜曰韓幹工畫馬忽一夕有人

矣 潑絹 投縑 爲水爲石爲樹 侯忽造化不見其墨跡之處 宣和畫譜曰韓幹工畫馬忽一夕有人

矣 潑絹 投縑 爲水爲石爲樹 侯忽造化不見其墨跡之處 宣和畫譜曰韓幹工畫馬忽一夕有人

矣 潑絹 投縑 爲水爲石爲樹 侯忽造化不見其墨跡之處 宣和畫譜曰韓幹工畫馬忽一夕有人

矣 潑絹 投縑 爲水爲石爲樹 侯忽造化不見其墨跡之處 宣和畫譜曰韓幹工畫馬忽一夕有人

矣 潑絹 投縑 爲水爲石爲樹 侯忽造化不見其墨跡之處 宣和畫譜曰韓幹工畫馬忽一夕有人

矣 潑絹 投縑 爲水爲石爲樹 侯忽造化不見其墨跡之處 宣和畫譜曰韓幹工畫馬忽一夕有人

矣 潑絹 投縑 爲水爲石爲樹 侯忽造化不見其墨跡之處 宣和畫譜曰韓幹工畫馬忽一夕有人

矣 潑絹 投縑 爲水爲石爲樹 侯忽造化不見其墨跡之處 宣和畫譜曰韓幹工畫馬忽一夕有人

矣 潑絹 投縑 爲水爲石爲樹 侯忽造化不見其墨跡之處 宣和畫譜曰韓幹工畫馬忽一夕有人

矣 潑絹 投縑 爲水爲石爲樹 侯忽造化不見其墨跡之處 宣和畫譜曰韓幹工畫馬忽一夕有人

俱忘形 又曰道士徐知常畫神仙事蹟明其本末位置有序山嵐道骨飄飄交雲蓋吾命意者也

止帝兒 下歌女 語增消笑曰元澹善書嘗至僧寺畫一婦人乳自此帝聲道止初七人見皆怪之

六扇屏 八幅障 歷代名畫記曰薛少保學外祖魏文貞公嘗畫此障

洗煩惱 奪精神 畫梅數枝及煙外遠山山谷乃作詩記卷

漆點晴 彩塗白 畫

宗筆墨天成眾體兼備注意翎毛多以生漆點睛

曹吳體 衰鄂骨 張彥遠先施五藏於畫背曹仲達工畫像而衣服

狹逼鼠 雉鷲驚 國鑄卒也 遇異人得道

生枯筆 見前 十二忌 十三科 潘無類書四鏡水無源流五曰境無夷險六曰路無出入七遠近不一

八曰樹少四枝九曰人物偃仰十曰樓閣錯錯十一曰滿界畫打底 翻雲光 卷寒雨 尚

五色筆 三辨白 廣志曰唐開元天寶間五色法但密藏馬因穰中取出大唐奇事曰慶廣者會中有三花馬

命有若隱士謂廣曰我於上畫鬼兵百餘狀若赴敵其尉趙亦堅命之廣又於趙解解上畫鬼兵百餘狀若

呼真真 叫奇奇 杜荀鶴松窗雜記曰唐進士趙顏得一軟神圖一婦人甚麗曰世應手所畫夜則潤澤真通

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名真真呼妾名真真不奪君願而疑妾不可往信說攜其子仰上軟神圖

觀舊畫 已添一 孫子 謝安形呼妾名真真不奪君願而疑妾不可往信說攜其子仰上軟神圖

李皆大笑至於衣冠手足皆有奇意又得意筆山水師 三笑圖 百戲圖 山堂肆考曰東坡書三笑圖後云

崎對案買酒供張果觀及執事左右皆各述其情態前有大小鬼數十合樂呈伎倆曲盡其妙

驢抵絹 然後 以羊成之 曾不經意得者得神妙 墨名雲巽水成霧醉餘大呼脫中遠墨拈手塗林

畫 元君圖 畫 如故禮之直云妙畫通神變化去矣 下見畫二 點屏成蠅 誤筆成牛 因就畫為蠅孫權

巧藝部 畫

中濡墨

元君圖

點屏成蠅

誤筆成牛

謂是具以手彈之王獻之善丹青極 僧繇點眼 周昉傳神張僧繇安樂寺畫二龍云點睛即飛去人為

雜色後素 敵筆和墨注云素白采是也 法畫界畫圖畫見開志曰孟蜀有一術士稱善畫蜀主令於庭

宜容止可觀 進退可度畫畫術畫 法畫界畫圖畫見開志曰孟蜀有一術士稱善畫蜀主令於庭

窟竊天地工杜詩畫鶴行曰乃知畫師妙巧到造化窟司馬君實謝人意草 遠澹近濃 畫見夜隱唐

夜鳴又沃焦山有石 意在塵外 色聚毫端色毫端聚人行深裁鳥不度便覺非復兩翼素古 師物師心

得神得骨師諸物也吾與其師於物者未若師諸心名畫記曰象人之法不常不近取諸物吾與其師於人者未若

圖凌煙閣 繪大液亭名畫記曰開立本朝廷繪為丹青神化貞觀十七年詔畫其肉得得其骨顯得其神

趙家選場 漢帝別室名畫見開志曰梁昭馬都尉趙孟頫好畫事獨推至聖當今胡翼品第畫府

舞劍助畫 擊鼓成圖明皇雜錄曰吳道元善畫將軍翼又請畫天王

傳神置肆其形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親視之曰宋信神人也 括異記曰成都許畫師善佛神

一美人紙夫願許畫不知神其人解衣業易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以手摩面則畫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

雅也求者輒轉許貪畫值每取二千夢道人曰 玉堂設檻 晶餅增花圖畫見開志曰玉堂北舊有董羽畫

汝福有限安得過取掌其左額既寤頭遂偏 玉堂設檻 晶餅增花圖畫見開志曰玉堂北舊有董羽畫

者朽受其半不用未畫開鑿以承之蘇出見之張悅果曰又曰縣知微字太古畫壽寧九曜令重仁益畢

色其水聖侍從有持水晶餅者因增蓮花於餅中知微既見慨然曰講所 辭上丹青 殿中絲繪湖海奇聞

後國齊下有水吾得之道經今則奚以花為嗟乎畫純善足失之誼矣 辭上丹青 殿中絲繪湖海奇聞

月持助清宵之歡孔昭留宿月餘忽不至畫亦亡 唐張讀宣月志曰長安雲花寺殿宇初成有女少來

珠增木盡飾焉 雲峰畫範 溪山畫筍 日院深難曉 品天與之性好畫山水向擊鼓火偶見雲奇峰堪為

題遠山平林園詩是處溪山皆畫筍 蔡邕三美 鄭虔三絕 十一畫帝詔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兼命

為贊及書時稱三美 孔帖曰唐鄭虔善山水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自成一體意度天中記曰顧駿之建所疾風暴雨烈暑

水園交之有詩曰六幅冰綉掛翠庭危峰疊嶂危峰

却因一夜芭蕉雨疑是巖前瀑布聲識者以為實錄

皇最愛文苑花箋其曰唐吳道子畫殿內具後麟甲

志曰僧居草妙工草畫極聖俞贈詩云草樹有織意

彩製形皆創新意若庖犧始更卦圖史縮初改書法

關全畫俄數曰是乃得名於藝者乎宜和畫語曰侯

將軍畫皆起絕尤工山水林泉筆格峭石動潤筆清

金碧輝映 峰巒清深 形影自分 向背不失

曰劉宗道作照盆兒以手拈水影亦相指形影深清

強一時者蓋四時朝暮花葉筆壺中殿前柱廊掛眼

丹下有貓吳正肅公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其花披

歸過海風浪大作開展無所不備如六月輪良之間

物開寶末有步李貴人佛寺得所畫羅漢十六輪良

遂過期相贈因成爭訟時太宗皇帝極後名應運羅

鮮貞觀初寺僧以年月稍久之因視北堂中十有僧

忽不見舉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視北堂中十有僧

也 復愛狀鰓魚蒲藻筍簾蓋花羅 夙世餘習 前身畫師

居禁之中頗得滄洲之趣 無朝市氣 得滄洲趣 廣無一

丹青之技不學而能益驗其夙世之餘習焉 王摩詰

人 出遠無對 圖畫見聞志曰五代韋道豐江夏人

曰永嘉中顧竹巒取松一布滿墨濕其上條龍自少

永嘉市中顧竹巒取松一布滿墨濕其上條龍自少

山水中顧竹巒取松一布滿墨濕其上條龍自少

而於地遊明寫之則優於平居時急也 精神清潤 態度纖濃

眠所作賢已圖態度纖濃曲盡其妙 吐出逼真 多多益壯

巧藝部 畫

畫

畫

渡二百年工人無此手也 國畫見開志曰郭熙工畫山水寒林施為巧瞻位 畫家三祖 畫師三喬

置淵深難復學 蘇營丘薛能探微所畫通神高多壯今世門元 禱獅瘞愈 垂姬病痊 錄曰朝野

白晉以來頗長 康張僧繇陸探微所畫通神高多壯今世門元 禱獅瘞愈 垂姬病痊 錄曰朝野

實有驗說 令家人使齊觀 陽王平生寵姬共照鏡 如欲偶瘦密使婦示成痛疾警所不瘳 有陳郡殷善南史曰

劉瑛乃令畫王像 並關王平生寵姬共照鏡 如欲偶瘦密使婦示成痛疾警所不瘳 有陳郡殷善南史曰

病亦痊 歌 盧舍那光 維摩詰光名 寺初置僧 談會請 朝聖佛佛像 注疏 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 長康

直打利注百萬 康素質 衆以為大言 長康曰 宜備一餅 遂閉戶畫維摩 摩詰 一寺施者 瑛俄而得 乃謂僧

曰 第一日 觀者請 施十萬 第二日 可五萬 第三日 宜備一餅 遂閉戶畫維摩 摩詰 一寺施者 瑛俄而得 乃謂僧

不古不今 半隱半見 國繪寶鑑曰 駟馬都尉 畫 薛判官者 不得其名 浮休遇其作 山水之學 吳道子為 有筆

畫竹竹明 白澆墨畫 竹竹帶煙 高 無墨無筆 有畫有詩 御墨 頃容有墨 無筆 王維山水之學 吳道子為 有筆

蘇東坡曰 味摩詰之詩 詩中 如自然 影落縑素 圖繪寶鑑曰 西蜀李夫人月夕 獨坐南軒 竹影婆娑 宜可

有畫觀摩 詰之畫 畫中有詩 模寫紙窗 影落縑素 圖繪寶鑑曰 西蜀李夫人月夕 獨坐南軒 竹影婆娑 宜可

和畫語曰 端獻魏王夫人 王氏 影落縑素 之間 不可貨取 難以強求 飽然居雲 有道人厚幣 畫聖 宣和

若亦知有我乎 及出扇 索畫 元鎮不悅 裂其幣 曰 吾畫不可以貨取也 走 畫 取為畫師 號為畫聖 宣和

太宗與侍臣 泛舟春苑 伏池見異鳥 容與波上 喜見顏色 詔坐者 歸成其子 曰 吾少讀畫 文辭不成 猶今

立本已為主 爵郎中 俯伏池 見異鳥 容與波上 喜見顏色 詔坐者 歸成其子 曰 吾少讀畫 文辭不成 猶今

畫見名 遂與 斯役等 若 自作一格 獨成一家 圖繪寶鑑曰 道士蕭太虛 墨竹墨梅 有山林清幽 氣象題名

曹慎 毋習 下見上文 兼移情性 微為難也 畫斷曰 郭汾陽 皆超絕 令韓幹 周昉 各為寫真 一日 份

千花獨成一家 難寫精微 兼移情性 微為難也 畫斷曰 郭汾陽 皆超絕 令韓幹 周昉 各為寫真 一日 份

趙指問 女曰 何者 最似 思情 笑語 子 天與清新 筆存蒼潤 東坡詩曰 南唐時 有服頭 持龍水起 見二

趙指問 女曰 何者 最似 思情 笑語 子 天與清新 筆存蒼潤 東坡詩曰 南唐時 有服頭 持龍水起 見二

就騰躍 穿群而去 必聞 蹄聲 有長 齋 子 天與清新 筆存蒼潤 東坡詩曰 南唐時 有服頭 持龍水起 見二

華畫馬 於群 每夕 必聞 蹄聲 有長 齋 子 天與清新 筆存蒼潤 東坡詩曰 南唐時 有服頭 持龍水起 見二

無不事 小巧 尤工 遠勢 巧 杜詩曰 尤工 遠勢 古莫 尺應 須論 萬里 小 清江碧油 臘水殘山 繪

寶鑑曰 戰惠 淳工 着色 山水 人物 甚小 青衫 白袴 鳥中 黃履 不遺 毫髮 紅花 綠柳 清江 碧油 臘水 殘山 繪

光景 又曰 郭文 通善 山水 布置 文 密長 瘦瘦 愛之 為 陳 騫 詩 曰 南 唐 時 有 服 頭 持 龍 水 起 見 二

莊周垂綸 彭祖觀井 註見 客得 彭祖 觀井 圖 以為 觀 騫 詩 曰 南 唐 時 有 服 頭 持 龍 水 起 見 二

者惟 彭氏 而井 而覆 之 以 輪 背 呼 古 人 臨 事 以 繩 兜 杖 斂 躬 獨 鬪 牛 掉 尾 飛 雁 展 頭 牛 池 筆 記 曰 客 觀 者 有 翁 焉

一牧童 曰 牛鬪 力在前 尾入 兩股 間 今 尾 掉 非 也 若 曰 鬪 牛 掉 尾 飛 雁 展 頭 牛 池 筆 記 曰 客 觀 者 有 翁 焉

萬筆 畫 飛 雁 展 頭 牛 池 筆 記 曰 客 觀 者 有 翁 焉

萬筆 畫 飛 雁 展 頭 牛 池 筆 記 曰 客 觀 者 有 翁 焉

於花竹翎毛 關繪寶鑑曰趙 輕煙遠岫 薄霧平林 臺閣古雅 人物清奇 張圖雲韶院 援毫金

波亭 關畫見關志曰保壽寺李高力士宅時李承仙奇古嘗與寺僧同觀寺中舊物於破剝內得張宜所

師三 墨池三兩花 鳳樓十八怨 魏古錄曰趙魏公考王之後子仲穆作墨蘭張伯兩題云遊蘭九 噴空多

地而為雪 怪石虎蹲於路隅 瀑布練飛於林表 覽花蝶而發餘思 養蟲魚以資異趣 麗組長纓得

威儀之擗節 柔姿綽態盡容止之幽閒 十月車徒流水浮雲之勢 百年時景南鄰北里之娛 飛觀層

樓間以喬林嘉樹 碧潭素瀨縹以芳草新英 中遺巧飾含毫擅乎六長 外若混成破墨得其三昧 倚

牆寫景具丘壑於胸中 入殿呈圖挾風濤於筆底 拂霧吟風瀟灑極禮樂之狀 駢柯投影輪囷盡偃蓋

之形 錦囊犀軸象牀堆希世之珍 粉本生綃寶蹟擁通神之玩

畫四

三古 太平御覽曰名畫記以漢魏三國為上古以晉 留天地位 郭熙林泉高致曰凡經營下筆必合天地

間方立意定景 神盤意豁 又畫之處須冬不凍夏涼宏堂 三停九似 傳自見聞志曰畫龍者析出三

分或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 兼作惟彙 圖畫錄曰畫卓之亂山陽西遠 戴遠隱帳 畫佛

腹而自隱於帳中人有 左圓右方 張鷟朝野僉載曰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 地獄

變相 名畫記曰張孝師曾死復蘇具見冥中事故哭道子見其畫因號為地獄變相名畫 圖鍾道像 宋沈括

曰明皇將時月坐醫不能治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竊太真香囊及上玉函鏡殿而奔其大者戴

帽衣監室袒一臂雙足乃劉小者目擊而噴之奏曰臣鍾道子竊香囊及上玉函鏡殿而奔其大者戴

夢覺而即察乃召吳道子圖之道子承旨恍何有若此哉 吳裝 圖畫見聞志曰吳道子所畫鐘道像者

以進上殿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有若此哉 吳裝 圖畫見聞志曰吳道子所畫鐘道像者

謂之 僧房破具 僧房家具盡爛不堪僧知是道子為之 鍾道子 圖畫見聞志曰吳道子所畫鐘道像者

代惟帽與於本朝舉此凡例亦書之病也 岐王石 自有天然之致 鍾道子 圖畫見聞志曰吳道子所畫鐘道像者

元中於龍池新創如欲振躍繪事未半風雲隨筆而生 鍾隱畫 鍾隱畫 鍾隱畫 鍾隱畫 鍾隱畫

畫素龍奇狀宛疑如欲振躍繪事未半風雲隨筆而生 鍾隱畫 鍾隱畫 鍾隱畫 鍾隱畫 鍾隱畫

畫素龍奇狀宛疑如欲振躍繪事未半風雲隨筆而生 鍾隱畫 鍾隱畫 鍾隱畫 鍾隱畫 鍾隱畫

畫素龍奇狀宛疑如欲振躍繪事未半風雲隨筆而生 鍾隱畫 鍾隱畫 鍾隱畫 鍾隱畫 鍾隱畫

也一日隱畫一鶴於僻處... 雙柏一石... 遊戲丹青... 墜筆成畫... 亡言師錄

人贈詩曰看時人步... 夢中神投... 南本畫火... 古畫補足... 夜宴圖... 鋪殿花

世俗非止遊戲... 二藝爭鋒... 佛火... 宋郭思畫論... 畫師... 張飛鼠

精時亦成畫君... 孫位改名遇工畫... 畫見開志曰張南本... 畫師... 張飛鼠

工畫龍水... 孫位改名遇工畫... 畫見開志曰張南本... 畫師... 張飛鼠

驚恒幾仆... 八年不就... 畫師... 張飛鼠

李成得張瑛一軸... 畫師... 張飛鼠

主李氏頗聞其荒... 畫師... 張飛鼠

夜至其第竊窺之... 畫師... 張飛鼠

師見重畫即前... 畫師... 張飛鼠

也... 畫師... 張飛鼠

畫有於雙... 畫師... 張飛鼠

畫師... 張飛鼠

畫師... 張飛鼠

畫師... 張飛鼠

畫師... 張飛鼠

畫師... 張飛鼠

畫師... 張飛鼠

畫師... 張飛鼠

畫師... 張飛鼠

畫師... 張飛鼠

畫師... 張飛鼠

畫師... 張飛鼠

畫師... 張飛鼠

畫師... 張飛鼠

畫師... 張飛鼠

畫師... 張飛鼠

畫師... 張飛鼠

畫師... 張飛鼠

畫師... 張飛鼠

畫師... 張飛鼠

綺紈習 宣和畫譜曰宗室士商以丹青馳譽於時作雅態

柳岸風輕 妙有品題者曰詠雪才華稱獨秀賦文 索燭對畫 博士過金陵有以常所畫折枝桃花款者若置

與對若坐 賈客索月 圖孔雀 畫未辨旨上曰孔雀欲升 蘇東坡作墨竹從地

地臥起竹 顧自視真虎也 復飲斗酒 章友直善畫龜蛇以策筆畫亦 畫水 蘇東坡作墨竹從地

節分竹 生時 以篆筆畫 有意又能以篆筆畫 蘇東坡作墨竹從地

何嘗逐節 耶 三朵花 又曰房州有異人常戴三朵花 莫識其姓名 鄉人因以三朵花名 皆草

作水先畫 波頭然後畫水 宋僧子溫曰觀居萬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蒲 燕家景 水清雅秀媚書作四時

景畫院 元鄭元祐遂昌雜錄曰宋僧子溫曰觀居萬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蒲 燕家景 水清雅秀媚書作四時

書法 不知其善書也 今世傳葡萄多假其真者 藉葉枝梗皆草書法也 兩餘 蠅 又曰眉山意士 羅勝善

為措大 殃 又曰宣寧郡 徽宗出京為措大 所映今果然也 兩京 絕 筆 畫 每作一禽自背至尾足皆

心草 蟲 又曰費心字 虛靜初作 章得象 歐陽修歸田錄曰章公昔時名畫有燕窩牛 韓幹馬而今有章

觀音 真 相 尤工忽觀音化 為句者求畫 遂得真相 其名益彰 趙家 船 又曰趙孟堅常乘一舟 換雅玩之

無根 樹 又曰米友仁 元章之子也 所畫 鴻雲 如今供御也 不肖與 閑人 六 館 二 妙 畫 又曰趙子雲能

畫行 與 陳 所 翁 同 舍 畫 龍 橫塘 野 景 又曰處士 朱嘉泰 間人 號曰 醉 歸 士 作 一 筆 畫 又曰趙子雲能

俱得名 時 稱 六 館 二 妙 畫 龍 橫塘 野 景 又曰處士 朱嘉泰 間人 號曰 醉 歸 士 作 一 筆 畫 又曰趙子雲能

一筆 而 就 蓋 不 欲 貽 襲 自 成 一 家 耳 寫 真 神 妙 風 神 爽 秀 工 於 畫 以 寫 具 召 拜 同 知 南 院 院 宣 徽 事 使 宋 買

正寫 宋 仁 宗 容 以 歸 道 宗 清 寧 間 復 使 宋 宗 駱 其 安 妙 墨 戲 嘗 作 墨 戲 喜 畫 方 竹 寶 書 玉 軸 梁 昇 題

馬 圖 曰 金 源 六 策 全 盛 年 明 昌 政 似 宣 和 作 鉤 勒 法 畫 竹 劉 昌 懸 詩 瑣 瑣 曰 王 孟 瑞 中 書 山 水 名 筆 嘗 畫 耳

鐘 甯 自 題 畫 竹 云 余 之 竹 聊 以 寫 胸 中 逸 氣 耳 數 年 一 幅 黑 國 公 呼 之 不 應 謂 同 行 者 曰 此 必 與 我 索 畫 耳

豈 後 較 其 似 與 非 策 之 繁 而 疎 枝 之 斜 與 直 哉 間 簫 寫 竹 列 朝 詩 小 傳 曰 王 絳 工 畫 每 畫 覺 遇 長 卿 索 畫 耳

奇 公 又 造 其 第 求 之 數 年 始 作 一 幅 曰 吾 不 可 直 開 簫 寫 竹 列 朝 詩 小 傳 曰 王 絳 工 畫 每 畫 覺 遇 長 卿 索 畫 耳

拂 袖 而 起 嘗 在 京 邸 月 下 吾 蕭 蕭 聲 待 彼 與 來 其 人 寫 竹 以 贈 曰 我 為 鐘 聲 八 面 生 動 國 繪 寶 鼎 麟 李 在 蒲 田

宋 以 舊 材 報 之 其 人 持 紅 羅 綸 為 籠 乞 再 寫 城 大 笑 裂 前 畫 而 還 其 鐘 聲 八 面 生 動 國 繪 寶 鼎 麟 李 在 蒲 田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者 謂 八 面 生 動 故 四 方 重 之

畫五

畫詩梁庾肩吾詠美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映並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釵等疎密著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圍誰與丹青競 唐徐安貞題襄陽圖詩曰畫得襄陽郡依然見昔遊峴山思駐馬漢水憶回舟丹壑常含霽青林不換秋圖書空咫尺千里意悠悠 李白來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圖詩曰百丈素崖裂四山丹壁開龍潭中噴射晝夜生風雷但見瀑泉落如深雲漢來聞君寫真圖鳥嶼備繁迴石黛刷幽草曾青澤古苔幽絨儻相傳何必向天涯 又瑩禪師房觀山海圖詩曰真僧閉精宇滅跡含達觀列障圖雲山攢峰入霄漢丹崖森在目清晝疑卷幔蓮壺來軒窗瀛海入几案煙濤爭噴薄島嶼相凌亂征帆飄空中瀑水灑天半嶂巒若可陟想像徒盈歎杳與真心冥遂諧靜者翫如登赤城裏揭步滄洲畔即事能娛人從茲得消散 又燭照山水畫歌曰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清洪波洶湧山崢嶸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光中乍喜嵐氣滅謂逢山陰晴後雪迴溪碧流寂無喧又如秦人月下窺花源了然不覺清心魂祇將疊嶂鳴秋猿與君對此歡未歇放歌行吟達明發却顧海客揚雲帆便欲因之向溟渤 又粉圖山水歌曰峨眉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南溟連名公繹思揮彩筆驅山走海置眼前滿堂空翠如可掃赤城霞氣蒼梧煙洞庭瀟湘意渺緜三江七澤盡洄洑驚濤洶湧向何處孤舟一去迷歸年征帆不動亦不旋飄如隨風落天邊心搖目斷興難盡幾時可到三山巔西風崢嶸噴流泉橫石壓水波潺湲東崖合沓蔽輕霧深林雜樹空芊緜此中冥昧失晝夜隱几寂聽無鳴蟬長松之下列羽客對坐不語南昌仙南昌仙人趙夫子妙年歷落青雲士訟庭無事羅衆賓杳然如在丹青裏五色粉圖安足珍真仙可以全吾身若待功成拂身去武陵桃花笑殺人 孫逖奉和李右相書畫山水詩曰廟堂多暇日山水契中情欲寫高深趣還因藻繪成九江臨戶牖三峽繞檐楹花柳窮年發煙雲逐意生能令萬里近不覺四時行氣染荀香馥光含樂鏡清詠歌齊出處圖畫表冲盈自保千年遇何論八載榮 王昌齡觀江淮名勝圖詩曰澹掃荆門煙明標赤城燒青蔥林間嶺隱見淮海徵援毫無逃境遂展千

里眺 岑參劉相公中書江山畫障詩曰相府徵墨妙揮毫天地窮始知丹青筆能奪造化功瀟湘在簾間虛
霍橫座中忽疑鳳皇池暗與江海通粉白湖上雲黛青天際峰畫日恒見月孤帆如有風巖花不飛落澗草無
春冬擔錫香爐緇釣魚滄浪翁如何平津意尚想塵外蹤富貴心獨輕山林興彌濃喧幽趣頗異出處事不同
請君爲蒼生末可追赤松 杜甫薛少保畫鶴詩曰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
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庫鄰高堂未傾
覆幸得慰佳賓暴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恥飲沔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又題楊監又
出畫鷹十二扇詩曰近時馮紹正能畫鷲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
馬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宮冬移舍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粉墨形似間識
者一欄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障爲君除狡兔會是齧羶上 又觀李固詩司馬弟山水圖詩曰高浪垂纒
屋崩崖欲壓牀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短青懸薛荔長浮查並坐得仙老暫相將 又觀嚴鄭公
廳事岷山沱江圖詩曰沱水臨中座岷山到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
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雁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榮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爲霜秋成元圃外
景物洞庭俯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又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曰十日畫一水
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喻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亦岸
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激山水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
并州使剪刀前取吳淞半江水 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曰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
赤縣圖乘輿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
契丹得非元圃裂無乃瀟湘纒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
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蹋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敲岸側島秋毫末不見
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
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邪溪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津青鞋布屨從此始 又題李尊師松樹

障子歌曰老夫清晨梳白頭元都道士來相訪握麈呼兒延入戶手提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
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榦偃蓋反走虵龍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
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澹來悲風 又題韋偃爲雙松圖歌
曰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苦薛皮屈鐵交錯迴高
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
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零亂請公放筆爲直幹 又畫鶴行曰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攀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鶻
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爲衆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嶢嶢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
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又觀曹將軍畫馬圖引曰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
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健仔傳詔才人索盤
賜將軍拜舞歸輕絢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騶近時郭家師子花今
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迴若寒空動煙雪霜
蹄蹴蹋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道憶
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驥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
不見金粟堆南松柏裏龍媒去盡烏呼風 又丹青引曰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
矣文彩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
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
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闈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
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
金國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騮氣彫喪將軍畫善蓋有
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

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王季友觀于舍人薛畫山水詩曰野人宿在山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僻仍栖嶺上
雲開簾欲放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笑向余說小弟丹青能爾爲 郎士元題劉
相三湘圖詩曰枕上見漁父坐中常狎鷗誰言魏闕下自有東山幽 元稹畫松詩曰張璪畫古松往往得神
骨翠帚掃春風枯龍夏寒月流傳畫師輩奇態盡埋沒纖枝無滿灑頑幹空突兀乃悟塵埃心難狀煙霄質我
去浙陽山深山看真物 李遠贈寫御真李長史詩曰玉座煙銷研水清龍顏不動紫毫輕初分陸準山河秀
再點重瞳日月明宮女卷簾皆暗認侍臣開殿畫遙驚三朝供奉應無敵始覺僧繇浪得名 顧況范山人畫
山水歌曰山崢嶸水泓澄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草一木棲神明忽如空中有物物中有聲復如遠道望鄉客夢
繞山川身不行 白居易畫竹歌曰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下筆獨逼真丹青以來唯一人
人畫竹身肥擁腫蕭畫莖瘦節節疎人畫竹梢死羸垂蕭畫枝活葉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苟而成由筆成
野塘水邊碣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嫵媚不失筠粉態蕭颯盡得風煙情舉頭忽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
西叢七莖勁而健曾向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疎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幽姿遠思少人別與君相
顧空長歎蕭郎蕭郎老可惜手顫眼昏頭雪白自言便是絕筆時從今此竹猶難得 裴諧脩處士桃花圖歌
曰一從天寶王維死於今始遇脩夫子能向鮫綃四幅中丹青暗與春爭工句芒若見應羞殺葦綠勻紅漸分
別堪憐彩筆似東風一朵一枝隨手發燕支乍濕如含露引得嬌鶯癡不去多少遊蠶盡日飛看偏花心求入
處工夫妙麗實絕奇似對韶光好時節偏宜留著待深冬鋪向樓前極霜雪 宋韓琦觀胡九齡畫牛詩曰江
天雨雪易冥濛風勢掀號摧古木敲斜葉笠趁牛歸蕭疎暮景煙邨宿奇哉胡掾老筆不可到戴叟重生須死
伏吾觀諸牛之態雖盡妙尚有所遺思未熟牛於生民功最大不畫牛功牛亦辱胡君胡君聽我言別選輕綃
成巨軸寫出區區未耜勤貴知天下由吾方食足 蘇軾王維吳道子畫詩曰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
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披筆所未到氣已吞
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暎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龜摩詰
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畫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

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厚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翻謝籠樊吾觀
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 又韓幹馬十四匹詩曰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駸尾齊一馬任前
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顏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
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
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 朱熹題祝生畫詩曰裴侯愛畫老成癖歲晚倦遊家四壁隨身只有萬疊山秘不
示人私自惜俗人教看亦不識我獨摩挲三太息問君何處得此奇和璧隋珠未為敵蒼云衢州老祝翁曾次
自有陰陽工峙山融川取世界咳雲吐雨呼雷風昨來邂逅衢城東定交斗酒歡無窮自然妙處容我識為我
掃此須臾中爾時間名今識面回首十年齊掣電裴侯已死我亦衰祇君雖老身猶健眼明骨輕鬚不變筆下
江山轉蔥蒨為君多織機中練更約無事重相見 樓鑰催老駸墨戲詩曰古人惜墨如惜金老駸惜墨如惜
命 王庭珪題惠崇畫秋江鳧雁詩曰老崇學畫如學禪中年悟入理或然 何夢桂和南山弟虎圖行曰高
堂突兀生崇岡於菟眼電牙磨霜古言市虎人不信誰信挾一來座傍衆犬僵仆兒輩走猛士腰弩成蹶張老
翁卒見亦驚怪更欲騎取參西皇乾坤沍氣產尤物誰為驅雷入神筆古樹蕭蕭風刁刁陰崖幽幽雲墨墨橫
行鼠鼠不畏人弄子庭除成穴窟藍田飲羽驚夜行今乃捋鬚當白日畫圖畫虎心自知觸目或疑猶喘息世
間多少涪邠民毛爪未安心已易 金党懷英題春雲出谷圖詩曰春雲乍出山有無春雲已去春山孤山光
空濛不可寫正要雲氣相縈紆山吞雲吐變明晦半與巖谷生朝暉輕林蕭蕭暗溪樹餘影漠漠開樵居舟人
橫櫂並沙尾坐看縹緲搖空虛巧分天趣出畫外韻遠不與丹青俱今人重古不知畫但愛屋漏煙煤汗惜哉
東坡不及見此本詩中獨有疊嶂煙江圖 高永改段志寧山水詩曰蒼髯雲氣湧長松風雨寒湍流劈山出
玉虹飲溪灣曾中無雲夢筆底無江山想見破墨初布袖蛟龍蟠壯觀駭心魄萬象本自閒寒齋靜相對遠意
空追攀 元陳深駿馬圖詩曰王良伯樂骨已朽曹霸丹青亦希有開圖歎見神駿姿對酒高歌雄劍吼祇今
騏驎困墮車落日長鳴漫昂首蚩蚩俗眼迷天機相士嫌貧馬嫌瘦 趙孟頫題畫山水圖詩曰移得山川勝
坐來煙霧空窗中列遠岫堂上見青楓巖樹參差綠林花掩冉紅鳥飛天路迴人去野橋通邨晚留遲日樓高

納伎風琴尊會仙侶几杖從兒童疑聽孫登嘯將無顧愴同微茫看不足瀟灑興難窮碧瓦開蓮宇丹樓聳竹宮亂泉鳴石上孤嶼出江中藉甚丹青譽益知書畫功煩渠添釣艇著我一漁翁 又題墨雁詩曰鴻雁棲棲

導清黃蘆索索鳴秋羨殺承平公子筆端萬里滄洲 虞集子昂墨竹詩曰子昂墨竹不欲工腕指所至生秋風古來篆籀法已絕止有木葉雕鏤蟲黃金錯刀文屈鐵大陰作雨山石裂蛟龍起陸真宰愁雲暗蒼梧泣湘

血吳興之竹乃非竹吳興當年面如玉波濤浩蕩江海空落月年年照秋屋 又畫鶴詩曰薛公少保昔畫鶴毛羽蕭條向寥廓通泉縣僻久微茫故物都非況城郭長鳴闕步貌閒暇解寫高情亦奇作借懸素壁憶具侶忽有微風動林壑碧虛寥寥積雪高直過蕭臺絕樓泊 朱德潤山水屏圖詩曰中堂素壁本虛靜誰令揮灑

研丹青女媧五色不補天神功鞭石來蒼冥驅山奔海入純素扶輿之氣青熒熒 柳貫煙江疊嶂圖歌曰君不見帝堦王家寶繪堂山川發墨開洪荒重江疊嶂詩作畫東坡留題雲錦光又不見後身松雪齋中史仲紙

臨摹筆鋒走樓臺縹緲出林坳蘆葦蕭蕭驛藏澤藪白雲飛不盡青冥百丈牽江入樊口墨花照几射我眸我為塞芳歌遠游胃中是物有元氣世上何所無滄洲我疑此叟猶未化瞬息御氣行九州五山四溟一鷗豆瓊細弗遺囊楮收故能援毫發天藻不與俗工爭醜好楚山雲歸楚水流萬里秋光如電掃拈來關董散花禪別出

曹劉斷輪巧披圖我作如是觀毛穎陶泓共聞道嗚呼相馬亦相人駑駘豈得同翔麟舍夫毛骨論形似如此鑒賞焉能真後來有問延祐脚意索舉似吾方歌 明劉基題山水圖詩曰天下名山隨處有畫圖流傳亦良

久祇園道人展橫幅觀者稱誇同一口蒼梧九疑高插天卷而懷之不盈手巨靈驚呼盤古怒地軸塊扎昆侖剖太陽出海開杳冥蟠冢岷峨大如斗華軒無人清晝閒恍然置我匡廬間金輪迴出牛女上遠近羅列千雲

巖江花野竹青錦斑嵌巖斷石蛟龍顏岡盤谷轉絕徑路但見湖水迴瓊環白沙洲暖春風起南船挂帆北船橫吳波不盡芳草外楚岫半入長煙裏夜深小龍行兩歸宮亭月落彭郎巖旌陽步虛虛老和雜佩散作虹蜺

飛百年塵世真夢寐回首旌旗塞天地舊遊何處成渺茫一曲狂歌數行淚青丘弱水迷方壺武陵桃源今有無瑤臺三島消息斷安得羽翼歸清都 王冕題趙千里夜潮圖詩曰去年夜渡西陵關待渡兀立江上灘灘頭潮來倒雪屋海面月出行金盤水花著人如撒霰過耳斜風快如箭叫霜鴻雁零亂飛正似今年畫中見寒

煙漠漠天冥冥展玩陸覺心神清便欲吹簫騎大鯨去看海上三山青
倪瓚自題畫曰摩詰畫山時見山不見畫松雪自纏絡飛鳥亦閒暇我初學揮染見物皆畫似郊行及城遊物
物歸畫笥爲問方厓師孰孰孰爲真
墨池挹涓滴寓我無邊春 蘇伯衡題春晴江岫圖曰尚書襟懷絕瀟灑
揮毫往往凌童馬平生一筆頗自珍
數尺新圖爲君寫齊山遙接吳山青碧波萬頃孤帆征東風綠徧汀洲
草總是岐亭離別情一向江南一江北
離情浩蕩嗟何極正如江上之碧波縱有并刀那翦得當時已足令
心愁如今況復隔羅浮掩圖却上高臺望
但見遠海連天流暮歸朝出誰與侶屢霧蠻煙結悽楚木棉花落鸚鵡
飛苦竹叢深鷓鴣語 危素題宋好古
墨竹詩曰我憶東曹粉署郎琅玕寫就拂雲長祗疑散步雲林曲獨聽
秋聲待晚涼 張以寧題米元暉山水
詩曰高堂晚起山水入古色慘澹神靈集望中冥冥雲氣深祗恐春衣
坐來濕江風吹雨百花飛早晚持竿吾
得歸身在江南圖畫裏令人却憶米元暉 錫松題葛洪移居圖曰前行
白羊四角羸誰其驅者孺翁兒猶穉
一犬嗥而馳舉鞭護羊訶止之背有囊琴結黑純姬後負畫策以追少
婦騎牛牛步遲兩兒共載兀不欬大者
坐擁班文狸小者索乳方狹嬉母笑不嗔還呀啞復有孺者肩童羈引
手向翁如反懶蹇驢鞍地行欲疲兩耳
逆豎愁風吹老翁龐眉方頷頤顛瞻妻子色孔怡似語前路向夷爾兄
在前爾勿癡爾母正念爾弟飢高憤
顛奚荷且持藥瓢囊糶何垂垂有抹者柄相參差傍有二卷一解披趁
行苦忙奚不知我觀此畫喜復疑問翁
爲誰莫可推或云葛令之官時移家勾漏乃若茲人生多異在侈靡如
此行李胡不宜骨肉在眼無餘資陳巖
作圖真畫師筆蹟縹緲如飛絲中有妙意世莫窺我吟將爲仕者規如
不見畫當求詩 王行自題畫詩曰高
館良宵睡思遲萬中重著半醺時都將滿抱林泉興付與閒窗墨半池
方孝孺題王叔明墨竹詩曰分枝綴
葉人所知要外枝葉求神奇天機貴足不貴似此事不可傳諸師 王
紱寫晴竹詩曰我愛君家遠城郭繞檐
竹色侵簾幙醉中揮翰寫晴梢湘雲一翦春陰薄看來頓覺風氣清耳
邊恍若聞秋聲嘯歌到晚不歸去高臥
翠陰呼月明 李東陽題王舜耕山水圖詩曰溪聲潺湲雜林壑山勢
蜿蜒去還却浮雲欲起未起時半在溪
頭與山脚入空高鳥飛欲盡背屋斜陽慘將落更無賸地與閒人縱有
紅塵何處著南畝老翁雙鬢斑筆法頗
似高房山少年豪宕老疎放往往醉墨留人間平生畫癖兼山癖一見
此圖三歎息媿我不如樓上人日日開

窗看秋碧 王守仁題畫詩曰隨處山前著草廬底須松竹偃柴扉天涯遊子何曾出畫裏孤帆未是歸小酉
 諸峰開夕照虎溪春寺入煙霏他年還向辰陽望却憶題詩在翠微 顧清題墨菊詩曰郎中畫菊真是菊蒙
 泉蒲菊太常竹一時能事并馳聲豈直文章難繼續狂揮急掃皆稱意不特品高機亦熟西涯坐間生色障一
 見當時已心服不知何日到君家盡洗朱鉛闕清淑疎篁古木交映帶深淺生枯俱入態敲風一枝驚欲折倚
 竹數叢如有待飛鸞墜羽時自壓老蛟蛻骨令人駭張顛草聖久寂寞何意茲晨忽傾蓋 董其昌題所畫寒
 山圖詩曰拈筆經營輞口居心知餘習未全除莫將枕漱閒家具又入中山篋裏書 盛時泰題畫詩曰老樹
 丫牙鐵作柯亂竹縱橫拂雲起誰知一段秣陵秋寫在癡翁半邊紙癡翁癡翁蓬萊精有時拈筆人皆驚想見
 臥癡樓上景狂歌醉舞鳴秦箏我本大城山裏客看君圖畫來君宅出門却被強題詩坐對疎櫚豆花白

賦 晉傅咸畫像賦曰先畫下和之像者雖其事在素定見其涕血殘則之情形以悽然辭曰惟年命之道短
 速流光之有經疾沒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既銘勒於鐘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攸畫視卞子之容形
 泣泉流以雨下灑血面而濺纓痛兩趾之雙則心惻悽以傷情雖髮膚之不毀覺害仁以偷生向厥趾之不則
 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爰自在昔臧知柳而不進和殘軀以證辭 梁江淹扇上絲畫賦曰臨淄之雅女

宋鄭之妙工織素麗於日月傳畫明於綵虹洛陽之伎極江南之巧窮故飾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空青
 生峨嵋之陽雌黃出嶠冢之陰丹石發王屋之岫碧髓挺青蛉之岑粉則南陽鈔澤墨則上黨松心乃雜族以
 為此扇為君翳素女與玉琴玉琴兮珠徽素女兮錦衣促織兮始鳴秋蟻兮載飛識桂莖之就罷知蘭葉之行
 衰重曰碧臺寂兮無人蔓丹草與朱塵度俄然而一代經半景若九春命幸得為絲扇兮出入玉帶與綺紳

唐歐陽詹洪崖子圖賦曰矯矯徵君居幽行閒朗詠堯年之日棲遲姑射之雲英英時傑好奇藝絕窺窮圖畫
 之能寫得隱淪之哲觀夫杖藜載酒面石依松盡是山中之意全移物外之蹤入室終窺知裂繒而畫出升堂
 始睇疑在野而相逢實默如言如行實止蘿織織以垂帽草芊芊而藉履履服惟身表容實心旌對冰雪之顏觀
 蘭蕙之纓暗識伯夷之潔遙憐虞仲之貞形如植以亭亭衣如風而曳曳臨諸瑤席之上想彼雲林之際萬物

方秀千峰初霽神飄飄以自遠心悠悠而不繫我之心矣惟賢允臧披圖畫於是日得夫君於此堂 黃滔誤

筆牛賦曰王獻之續畫彌精變通可驚失手而筆唯誤點應機而牛則真成用是飾非既擅一時之妙持功補過爰垂千載之名當其團扇羽輕素縉雲薄搨金筦以如翦露秋毫而似削莫不佇思翔鸞澄神丹鵲臨風緬想滿輪之桂月鋪開對景歎嗟一點之松煙飄著隱映瑕匿依稀漆濃既黑白之斯異顧東西而曷從南容之玷難磨空傷往事曹氏之蠅可學遂展奇蹤於是逐手搗成隨宜演出斯須亡墮落之所頃刻見下來之質筆為鋒也無慙賣劍之年墨作池焉豈媿蹊田之日則知負藝通神呈功駭人遽從無而入有俄肯偽以歸真況乎烏文黛暗駁彩花新免翰初停旁起落毛之想鼠鬚尚對遙懷食角之因足令飲頰牽懷飯秦動思坐驚踐葦之處立驗放桃之地手捫而執紉罔殊衣惹而飾繪奚異經年不去寧生舐憤之心終日長閒豈有駕車之意謝觀誤筆成蠅賦曰曹氏之蠅因誤而致既失手以傷善乃象形而取類胡能有定將飾非於寡尤變而從宜善奪真而不異原夫裂素凝僻纖毫露鋒展霜花以雲薄墜松煙而漆濃於不可為之處見不可去之蹤處小瑕之間義寧有怒居太白之上污實難從由是潤色成功從權善補逐手見營營之狀隨筆長兢兢之羽乍若蟋蟀之居僻復類蠓蚋之在户然而迥立素絲不失毫釐倅止樊之貌類附驥之姿當似是似非之前吾與點也於一顧一盼之際默而識之將起枚生之說那虞翟子之悲然而就之不爽酷得其象雖違心以著可悅目而賞隱映纖綺之內囊螢處中附麗紉組之間牖蟲將上嗟乎巧以飾詐假能亂真始自不材之點俄成有用之身捷捷幡幡誘護人之思發跂跂脈脈透輕綉而色新已而吳主是臨奇工斯布左右歷覽徘徊周顧迷邂逅之所致載揮拂而方喻將特模於手成了莫知其筆誤懿夫污不足詰瑕豈難除知過善改巧思橫舒卒能珍賞翫之不渝成奇文而有餘彼田夫之禾麥景山之鯉魚方之不如荆浩畫山水賦曰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隱隱似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其該也山腰雲塞石僻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分三面路看兩蹊樹觀頂顛水看岸基此其法也凡畫山水尖峭者峰平夷者嶺峭僻者崖有穴者岫懸石者巖形圓者巒路通者川兩山夾路者壑兩山夾水者澗注水者溪泉通者谷路下小土山者坡極目而平者坂若能辨別此類則粗知山水之彷彿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分賓主之朝損列羣峰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回抱寺

觀可安斷岸頽堤小橋可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岸斷處古渡山斷處荒邨水闊處征帆林密處店舍懸
 崖古木露根而藤纏臨流怪石嵌空而水痕凡作林木遠者疎平近者森密有葉者枝柔無葉者枝硬松皮如
 鱗柏皮纏身生於土者修長而挺直長於石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疎而蕭森春景則霧鎖
 煙籠樹林隱隱遠水拖藍山色堆青夏景則林木蔽天綠蕪平坂倚雲瀑布行人羽扇近水幽亭秋景則水天
 一色簌簌疎林雁橫煙寒蘆葦沙汀冬景則樹枝雪壓老樵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凍雲點澹酒帘孤邨風
 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傘笠漁父蓑衣有風無雨枝葉斜披有雨無風枝葉下垂雨霽則雲收天碧薄
 霧依稀山光淺翠網曬斜暉曉景則千山欲曙霧靄霏霏朦朧殘月晚色熹微暮景則山銜殘日犬吠疎籬僧
 投遠寺帆卸江渚路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煙斜霧橫或遠岫雲歸或秋江晚渡或荒冢斷碑如此之類須要筆
 法布置更看臨期山形不得犯重樹頭不得整齊山借樹為衣樹借山為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麓山不可
 亂要顯樹之精神若留意於此者須心會於元微 明何景明畫鶴賦曰何匠氏之殊絕超丹青之矩度寫仙
 金以逼真陋凡鳥而不顧想想像而經營運精思以馳騖假孤致於墨華得高標於毫素麗藻質以明煙揮風
 翎而刷霧倚粉粉辭而駢頭引青林之雙步豈偶爾而髣髴真天然之神趣偉茲羽之獨靈考仙經之遺篇鍾浮
 曠以化胎善導引而延年志清迴而內真儀皎潔而外宣音獨喚而聞野翼一飛而翮天見樊繫而恥嬰仰海
 嶠而思騫朝翔翔於玉林夕飲啄乎丹泉振元圃之中秣閭丘之巔止必擇地動不安遷協雲蕭而清轉隨規
 駕以遙旋獸倉庚之嗜嗜溜白鷺之娟娟豈能言之鸚鵡非好殺之鷹鷂拂練光而凝思挹繪采而生憐松圍
 碧蓋苔斷紫錢徊徘徊竹下俯仰梅邊翻窮秋而益動心寒歲而彌堅謝逋仙於西湖展少保之青田乃若琴尊
 寡和山林無主翠巖絕鄰華表誰語路杳杳以失雲庭栖栖而宿雨露淒淒以霑階霜肅肅而入戶抗圓吭以
 長吟整修毛而獨舞意行行而欲伸態昂昂而猶武續遺哀於絕絃悲弔影於廢廡懷萬里之長風眺三相之
 極浦憶煙水而葇菓甘雁鶩以為伍憩夜者而葦寒食秋塘而藜苦孰圖畫之見珍惟網羅而受侮及夫上都
 富舍畫彩盈庭錦燦爛兮金谷花窈窕兮朱亭刺犀象兮繡柱開孔雀兮翠屏徒流丹而映綠俱含意而論形
 彼靈質之殊操羞文章以自呈無俗狀以駭眾亦飛去而冥冥悵良工之弗值羌誰識其高情撫斯圖以睇視

久延佇以徜徉欣物品之有遇見嗜尚之匪荒既獲貯於廣篋遂薦觀於華堂儼縞衣而不驚騰玉羽而將翔恍映雪而偃蹇若順風而飄揚集賓客而舉目顧軒楹而有光疑照景於金閣訝棲霞於玉房吁嗟鳥類比之君子遇則霄漢失則荆杞棄捐胡憂登庸胡喜非恃寵而乘軒亦何心於傾市依日月於蓬壺隔塵沙於弱水聞玉笛之我招繞珠樹而相倚感人主之畜養常反顧於千里凜風義之莫渝重披圖而自矢徐渭畫鶴賦曰朱冠縞衣四池墨綠鐵脰昂尻金眸夾顛長喙易渚圓吭聞天乘寥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鶩忽一舉而追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位爾其焦山瘞銘桂陽避彈道林縱歸揚州負纓乘軒衛國徒傳甲者之言聞喚華亭誰共吳儂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泯不勝留影之難楮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詆筆和鉛徵精召巧或磅礴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仙羽而彷彿於青田掃束穎而希冀其丹鳴則有翩然以臨劃焉凝佇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憑橋瀆而高赤辭夢回徒憶車輪之翅乃若素辭纒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輪高懸玳梁數丈輕縮方桂瀑一雙語燕忽驚行灑孤雪兮培塿頂殷荔而低昂方拂瀾而振翔亦將嘯而引吭價以爲真儼致花之粉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則物固有神於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網兩翼於蒼蒼

答
贊梁元帝職貢圖贊曰北通元兔南漸朱鳶交河悠遠合浦迴遭茲海無際陰山接天遐哉鳥穴永矣雞田唐符載張璪員外畫雙松贊曰世人丹青得畫遺跡張公運思與造化敵根如蹲虬枝若交戟離披慘澹寒起素辟高秋古寺僧室虛白至人凝視心境雙寂

序魏曹植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廟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象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寮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笑故夫畫所見多矣**宋**王微畫敘曰古人之作畫也非以察城域辨方州標鎮阜劃浸流本乎形者融靈而動變者心也靈亡所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見不周於是乎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畫寸眸之明曲以爲高高趣以爲方丈以友之畫齊乎太華枉之點表夫隆準者額頰輔若晏笑兮孤崖鬱秀若吐雲兮橫變縱化故動生焉前矩後規方圓出焉然後宮觀舟車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之致

也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騁之哉披圖按牒效異山海綠林揚風白水激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神明降之此畫之情也 唐符載觀張員外畫松石序曰尚書祠部郎張璩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絕倫之妙居長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既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輪在貴室他人不得誣妄而覩者也居無何謫官為武陵郡司馬官閒無事士君子往往獲其寶焉荊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陳謏字下華軒沈沈尊俎靜嘉庭篁霽景疎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歛有所詣暴請霜素願搗奇蹤主人奮裾嗚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電激空驚廳戾天摧挫幹掣搗霍瞥列毫飛墨噴掉掌如裂離合恂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斂石巉巖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起為之四顧若雷雨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觀夫張公之藝非畫也真道也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元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絕狀觸毫而出氣交冲漠與神為徒若付短長於隘度算妍蚩於陋目疑氾氾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於齒牙間哉 元楊維禎圖繪寶鑑序曰畫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戚軒冕山林道釋女婦苟有天質超凡入聖即可冠當代而名後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摹擬雖入譜格而自家所得於心傳意領者則蔑矣故論畫之高下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猫者張辟而絕鼠大士者渡海而滅風翊聖真武者叩之而響應寫人真者即能得其精神若此者豈非氣韻生動機奪造化者乎

記唐王諒祖二疏圖記曰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為神妙有好事者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為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即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望搖首撼頤忽飲十餘杯揖主人曰酒興將激吾將勇於畫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犧尊二壺觥其醕而疊學即倍犧壺之數而樂師差於前樂有竿琴瑟有笙鏞有缶有筑有鼓而棘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算主事者有捧罍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於騎而迴者有仰吻而哈者有俯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屨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疏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嚮而坐即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為妙曰二疏之去

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既辭勤於夙夜而果其優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為利易己之能絮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疏以遺於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白居易畫記曰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為行發為藝藝尤者其畫歟畫無常工以似為工學無常師以真為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政和役靈於其間者時余在長安中居甚閒聞甚熟乃請觀於張張為予畫出之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作造化者由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 劉長卿張僧繇畫僧記曰天竺僧畫像者梁直閣將軍張僧繇之真迹也張公繪事之始厥有二僧後屬侯景師至金陵江南喪亂此畫流離散落多歷年所遂遭剖割分而為二其一在唐故常侍陸堅處即此僧也陸公嘗嬰篤疾殆將屬纊忽於夢寐觀此故僧謂公曰我有同侶一人自從離析已百餘年今在洛陽故城東李君家深所寶玩舉世莫知若能為我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扶助令爾無憂陸公既寤遂以求訪果如夢中之旨獲見斯人而僧亦俱在乃以俸錢十萬贖而合焉即日陸公疾瘳勿藥有喜信知造思之妙通於神祇識者以為于將莫邪散而復合亦其類也嗟乎陸公已歿子孫不守有姬鬻之於市為校書郎宋儋所得開元中儋服藥過度因而喪明其李氏之僧復失所在惟入夢者歸然獨存儋卒傳故人劉傑傑居少室不求聞達天寶末遭祿山之難避地淮陰與道士魏審交深相結納無何傑以老卒傳乎審交審交傳楚州刺史李湯湯傳陸州司馬劉長卿今為劉氏之寶藏矣 宋蘇軾淨因院畫記曰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斲拳瘠處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脈絡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

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詔唐德宗詔曰貞元己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親往思今取類非遠 憲宗手詔曰鍾張等書顧陸等畫古今共寶有國所珍朕以視朝之餘得以寓目因知丹青之妙有合造化之功欲觀象以省躬豈好奇而玩物

原啓梁元帝謝上畫蒙敕褒賞啓曰臣簿領餘暇竊愛丹青雲臺之像終微髣髴宣室之圖更難擬議成蠅罕術畫馬疎文人非世將思深晉帝之賞跡魏景山寵踰魏皇之詔 又謝東宮賚陸探微畫啓曰立踰畫馬巧邁圖龍試映玉池即看魚動還傷金屏復疑蠅集史遷暫親懸識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王嬙之像

備題跋宋黃庭堅題七才子畫曰眉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予以爲趙子雲之苗裔摹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閒遠則不逮也或謂七人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邪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曾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 蘇軾書蒲永昇畫後曰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窟窿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版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

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一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

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素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舍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爲

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成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又書吳道子畫後曰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

古今一人而已。明徐渭書夏珪山水卷曰：觀夏珪此畫，蒼深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鍾惺題貝葉畫曰：貝葉作畫意之所至，偶與物觸筆墨從之前，無所本，後亦不必以爲法，惟是留之至今，守而無失，故可念也。

畫明徐渭與兩畫史書曰：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爲上。又曰：百叢嬌萼，一榦枯枝，墨則兩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八

圍碁一

原說文曰奕圍碁也 論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左傳曰太叔文子謂甯喜曰視君不如奕碁其何以免乎奕者舉碁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於奕奕進退取與攻劫放舍在我者也 **補**山海經曰休與之山有石焉名曰帝臺之碁五色而文狀如鴉卵

方言曰圍碁自關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楊子法言曰斷木爲碁椀革爲鞠亦皆有法焉 後漢紀曰夫奕

者之思盡於一局者也聖人之明周於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勢未嘗盡同則天下之事豈必相襲哉 吳志曰孫權太子和嘗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 又韋曜論曰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 又曰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

語林曰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碁爲手談 魏王祭圍碁賦序曰清寧體道稽謨元神圍碁是也

左思賦曰顧非繫卵於疊碁焉至觀形而懷怛 顏氏家訓曰圍碁有手談坐隱之名頗爲雅戲但令人耽憤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周書儒林傳曰譬猶碁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 杜陽雜編曰日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碁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溫夏涼故謂之冷煖玉又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爲碁局光潔可鑿 五代史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

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 宋史潘慎修云碁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爲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碁矣 夢書曰夢圍碁者欲闢也 宋張擬碁經曰萬物之數從一而起局

之路三百六十有一一者生數之始據其極而運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數分爲四隅以象四時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局方而靜碁圓而動自古及今奕者無同局能用意深而存慮精以求其勝負之由則至

所未至矣 又曰碁者以正合其勢以權制其敵故計定於內而勢成於外 明楊升菴集曰諺云敗碁有勝

著惜乎當局者迷耳

圍碁二

原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丹朱善碁 **增**潛確類書曰烏曹作賭博圍碁 劉向說苑曰晉孫息諫曰臣能累十

二碁子加九卵於上公曰危哉孫息曰有甚於此者 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高帝於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

竹下圍碁 **原**蜀志曰魏軍次於興平假費禕節率眾往禦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圍碁於時羽檄交馳

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試觀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者禕至賊遂退 魏志曰王粲

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 又曰桓譚蔡邕善音

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碁太祖皆與埒能 **增**江表傳曰呂範討山越還白事於孫策從容獨與圍

碁因論軍旅 晉陶潛搜神後記曰嵩高山北有大穴嘗有一人誤墮其中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見草屋

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碁者曰可飲此遂飲之碁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但投

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玉漿也所

食者龍穴石髓也 晉書曰賈謐嘗與太子奕碁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

山堂肆考曰晉潘茂名永嘉中入山逢二道士奕碁立觀久之道士顧謂曰子亦愛此否荅曰入猶蛇賣出

似雁行道士笑可其說 **原**晉中興書曰陶侃為荊州見佐史博奕戲具投之於江曰圍碁堯舜以教愚子博

殷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為 俗說曰殷仲堪在都嘗往看碁諸從在瓦官寺前宅上於時袁美與人共

在窗下圍碁仲堪在裏問袁易義袁應荅如流圍碁不報袁意傲然如有餘地殷撰辭致難每有往復 **增**世

說新語補曰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元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荅曰小兒輩大破

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又曰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碁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

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手曰此年少非惟圍碁見勝

西陽雜俎曰晉鳩摩羅什與人碁捨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晉起居注曰鎮東司馬頰延之坐圍碁免官 沈約宋書曰羊元保為黃門侍郎善奕碁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集事淵海曰齊高帝

性寬當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碁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 齊書曰陸雲公善奕碁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 梁書柳惲善奕碁帝每數侍坐仍令定碁譜第其優劣 南史到溉傳曰梁到溉爲侍中與武帝碁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如喪家狗又似懸風旆 孔帖曰龐師古泊清口張訓自漣水來楊行密使將羸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碁軍中不顧 文苑彙雋曰黎州圖經云有人駕牛采樵入蒙泰山見二老人奕碁其人繫牛坐斧而觀局未終老人謂曰非汝久留之所樵起而斧柯已爛牛已爲枯矣 唐張說蚘顓客傳曰蚘顓客偕一道士與衛公李靖俱謁劉文靜時方奕碁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對奕蚘顓與公旁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道士慘然斂碁子曰此局全輸矣 山堂肆考曰太宗時有一待詔賈元者嘗侍上碁太宗饒元三子常輸一路太宗知元挾詐乃謂之曰此局汝復輸當榜汝旣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汝非詐也更圍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勝當投汝於泥中旣而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今旣局平是汝不勝也命左右抱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更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緋衣 酉陽雜俎曰一行公本不解奕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爲國手 又曰上夏日嘗與親王碁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鴉子上局局子亂上大悅 酉陽雜俎續集曰東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宗雅禪師於此處建蘭若庭中桐始華有異盡聲如人吟詠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網獲一真於紗籠中忽有數人朝集籠首若相慰狀曰叱叱子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爲禮星子詞當爲料理禪師舉籠放之 潛確類書曰王積薪夢青龍吐碁經九部授已其藝頓精 天中記曰翰林碁者王積薪從明皇幸蜀寓宿深溪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闔戶積薪夜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手談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已而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九枰耳遲明王具禮請問出局盡平生之好布子未及數十姑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揀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曰此已無敵人間矣謝而別回顧失向之室矣 北夢瑣言曰滑能善奕忽有一小子自云張清與能對奕思甚精敏能異而詰之曰我非世人天帝召公著碁能忽奄然 趙德麟侯鯖錄曰唐杭州鼓刺史欲除李遠爲守宣宗

曰遠詩云青山不厭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碁如此安能治民也 杜陽雜編曰大和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王子善圍碁上敕顧師言待詔為對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汗手凝思方敢落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鎮神頭圖 天中記曰唐僖宗自普王即位素

不曉碁一日夢人以碁經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待詔觀碁凡所指畫皆出人意 又曰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妾奕碁蕭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為罷奕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太宗當天下無事留意藝文而琴碁亦皆造極品時從臣應制賦詩皆用險韻往往不能成篇而賜兩制碁勢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則相率上表乞免和詆不曉而已王元之嘗有詩云分題宣險韻韻勢得仙碁蓋當時事也 明劉仲達鴻書曰王荆公與人對奕未嘗致思其勢將敗輒以手亂

局 山堂肆考曰宋陸象山少時常坐臨安市觀碁初未有得乃買碁局一副歸懸於室臥而仰視之忽悟曰河圖數也 宋張端義貴耳集曰孝宗萬幾餘暇留心碁局詔國手趙鄂供奉由是遭際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鈴因郊祀乞奏補魁祈甚至聖語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耳 河東記曰馮舉鎮淮南有一叟謁之稱南山木強人能論兵及驗之乃一局碁耳 中州集曰金史公奕文章書翰皆有前輩風調下至碁摺之技亦絕人遠甚 元周達觀誠齋雜記曰齊婁逞乃東陽女子變服為丈夫能奕又解文義仕至揚州從事 明

朱國禎遜國臣傳曰劉長史璟文成公次子也嘗至燕文皇與奕璟輒勝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則讓不可讓璟不敢讓也 從信錄曰宣德中召用舊人蹇義等皆承順惟黃福持正不阿命圍碁曰臣不會著碁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教無益之事 馬觀瀛涯勝覽曰三佛齊國俗好賭博如把龜奕碁圍雞皆索錢具也 王弇州四部彙曰余少時睹鮑生一中奕不能悉其妙第見其批亢擣虛無衝陣耳 王穉登荆溪疏曰計入荆溪之日坐舟中看萬子寅與吳幼元奕子寅寬然長者他喜怒不少見

顏色惟奕顧獨使氣每楚風不競輒提局擲子迸散如走盤幼元愈捧腹謹之其氣愈盛甚者自搏頰俄復手談津津忘之矣

圍碁三

賭墅爭道 符聖入寇家號百萬京師震聖滿元入見安安表然不懼曰己別有旨元不說言乃令張元重

王導與子謂奕爭道導 志憂 致志 忘憂也 孟子好奕基王通國之善矣使秋海二人奕其一人專心

致志惟執一而難與俱學弗若之矣 言陣 見智 費子建嘗兄作圖基言陣如此 微子坐觀之及

覆舟人悟技之大怒投基於地識者知其基年 管于五改禁博奕其一也 九品 十要 文中有九一曰夫圍碁之

無益 有禁 奕太字弘嗣為命 昭論之子 管于五改禁博奕其一也 九品 十要 文中有九一曰夫圍碁之

曰坐照三曰具體四曰通曲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闢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復云 問

宋史潘慎修傳曰慎修字或德善奕基太宗學對奕基詩以戲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不善善 問

易 賭詩為代作今集中所謂薛秀才者是也 薛旣官達出知金陵或朝以詩曰好笑當年薛乞兒謝公坐上

賭新詩而今又向江東去奉勸先生莫下 兩奩 幾局 王安石基詩曰戰罷兩奩收果 運智 通神 石介

詩曰運智奇復詐 宋魏亮西溪叢話曰蔡州象信縣有基師問秀才說書有道人善基尺對局 車 聞聲

鏡人一先道人詩云 魏亮西溪叢話曰蔡州象信縣有基師問秀才說書有道人善基尺對局 車 聞聲

對面 白居易詩曰映竹無人見 魏亮西溪叢話曰蔡州象信縣有基師問秀才說書有道人善基尺對局 車 聞聲

靜算 程伯淳基詩曰却凭文楸還自笑 魏亮西溪叢話曰蔡州象信縣有基師問秀才說書有道人善基尺對局 車 聞聲

上黑肌而赤脈 龍牙 馬羶 孔融 魏亮西溪叢話曰蔡州象信縣有基師問秀才說書有道人善基尺對局 車 聞聲

十有八道可奕 龍牙 馬羶 孔融 魏亮西溪叢話曰蔡州象信縣有基師問秀才說書有道人善基尺對局 車 聞聲

甚善惠基傳曰當時能基人 魏亮西溪叢話曰蔡州象信縣有基師問秀才說書有道人善基尺對局 車 聞聲

戲運巧於圍碁 又虞愿傳曰明帝好基甚 魏亮西溪叢話曰蔡州象信縣有基師問秀才說書有道人善基尺對局 車 聞聲

賭戲抗每借之曰皇帝飛基臣 推枰 亂局 山堂肆考曰昔武帝與下聖明神武國富兵強吳之荒淫鴉虐

宜亟詩之 魏亮西溪叢話曰蔡州象信縣有基師問秀才說書有道人善基尺對局 車 聞聲

虛心 適性 山堂肆考曰丁晉公好釋老又酷嗜奕基中堂退食對局以夜繼日一日問李映虛心之法

者且言元每進新圖妙勢恍惚或明主恐坐馳譽襟神氣鬱滯上謂言者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感耳世說

新語補曰李鈞性褊急詔尚奕基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基具陳於前納觀使欣然

容取子布 三派 十設 明馮元仲奕且評曰永嘉派則有鮑一中之冠京師派則有顏倫善李釜若而人為之冠新安

之冠 又劉仲達鴻書曰劉基十設一不得貪勝二入界宜緩三攻彼弱我四棄子 方畧 側楸 列朝詩集

鳴世字太古善奕基每借方界以戲世 數天星 觀乾象 與楚記曰聖相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推有急

則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何如言曰則不安思聖上奕基耳命基對奕俄頃報太倉吳命

駕住報劉止之曰且美請先遣一內使充乘輿往送也 說佛法 裨聖教 浮山法遠師師政公造

東秦聞耳 鬪白黑 象陰陽 韓愈詩曰鬪白相半以法陰陽 說佛法 裨聖教 浮山法遠師師政公造

其堂以與容基遠坐其旁歐公收局請因基說法乃鳴鼓升坐曰若論此術則兩家若其相以敵手知彼當幾

道神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腹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熱心籠則時時頭抽身誇國手漫說神山森局輪蹄即不問

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從前十九路迷誤幾多人眼公楊大年與西樵奕奕適時即奕基

夫子善奕基為天下第一有人神聖其費 輸三物 消兩輪 輪以詩以手拍時金面盤 白鸚

瑞現 歐陽明基詩 金面盤 檀心子 孔帖曰蘇尚書八十猶參禪大瀉瀉之以手拍時金面盤 白鸚

曰開消日月兩輪空 愚後視 天中記曰韓偓能泊俱為翰林學士從昭宗幸岐每與兩使教令基博使不勝為基成

老欲窮其術筆曰子若以墨 焚魚脂 刻龍腦 燭以之照鳴琴博奕則爛然有光及照紛績則不復明焉

後倪與我當使子過我十倍 宜擔兩 對秋燈 蕭蕭 又山谷詩曰覆圖開夜雨下子對秋燈 文彙局 響玉盤 教丹朱基以

心子注 文彙局 宜擔兩 對秋燈 蕭蕭 又山谷詩曰覆圖開夜雨下子對秋燈 文彙局 響玉盤 教丹朱基以

擊與律呂相應蓋用書 孔帖曰元頃本研基 號基聖 遇基仙 應馬贊雲仙雜記曰于子京遇基仙東帶

拜金鑄紫堂仙仍坐於席 勝負心 殺活手 楊元素詩曰未去交爭竟難忘勝負心 作某說 疏奕問 見

上勝克之利萬不失一 四脚盤 一色子 山堂肆考曰我城云南岳李巖老好馳象人食飽下基盤者就枕閱報局

十要注 世貞疏奕問 四脚盤 一色子 山堂肆考曰我城云南岳李巖老好馳象人食飽下基盤者就枕閱報局

子昔與邊韶對手今誠陳搏鏡先 釣空鉤 落飛電 上見錄輔詩 黃庭堅 原南風不競 局劫亦急 王

著時自有輸贏者了並無一物 釣空鉤 落飛電 上見錄輔詩 黃庭堅 原南風不競 局劫亦急 王

之觀人奕曰南風不競一物 釣空鉤 落飛電 上見錄輔詩 黃庭堅 原南風不競 局劫亦急 王

奕或觀 聞喪不止 王戎居喪不拘禮制或觀博奕然容貌毀悴 吐血數斗 失禮迷風 齋時曠日 瑤費

失禮迷風 聞喪不止 王戎居喪不拘禮制或觀博奕然容貌毀悴 吐血數斗 失禮迷風 齋時曠日 瑤費

也 下章唯論 勢似免宮 形如蛇穴 歲師延敵 運計乘虛 博奕為戲 典禁尤明 闕關縱

橫 方圓動靜 李巖基賦曰妙縱橫闔關之機神運出入死生之變 唐李泌傳曰李泌召見帝方與張說觀奕

若死 必即答曰方若行義則若用智動 蛛絲網甲 馬目雁行 上見黃庭堅詩 綴五錢三 花六持七 上

古松流水 清簾疏簾 戶畫東坡觀 棋詩序云余素不解棋嘗獨遊廬山之白鶴觀觀中人皆聞

席上談兵 邱前懸幟 宋黃庭堅詩曰席上談兵較兩茶 何遜春雪絕句曰學然終不解

連敗數局 私易一子 元蔣正子山房隨筆曰江南北茶餘博戲者多其間有以棋為戲者

執棋手顫 爭劫神恬 宋方勺泊宅編曰後宋元保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

金溝銅池 玉壺銀臺 保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

籠手執視 燃燭徐思 王安石詩曰禁視

御前覆圖 禁中引經 禁中與仲揮筆餘話曰沈之才者以棋得幸思陵為御前祗應一日

破瓦為局 碎瓦作子 齊書曰武陵王昇少年時貧無基局乃破瓦為局片碎

傍局開尊 奕凌事 明歸昌世和陶詩曰道侶兩三人閑尊倚碁局 山堂肆考曰富川人毛經仕為開封戶曹性敏悟所

為為不勝 常若未解 天中記曰李道古便使巧宜常以酒飲棋博遊目觀棋局耳聽為

拈子微笑 鼓局大怒 世說新語補曰蘇養直臨京口紹興間與徐師

子率成詩 五更方沒 五更方沒局 四

見曙星之磊落 焚貂冠而不知 拂龍顏而莫悟 爭劫則鶴翔燕起 取勢則雙屈龍舒

入思則開目順應 招悔吝則抱朴興言 勞情思則吳儲發歎 青桐對局叱咤

赤松臨枰仙仙乎奕 風神警亮不媿神童 名品卓高永推先輩 神遊局內俾縱橫以相生 意

而談 巧藝部 圍碁

見佛法注 下 古松流水 清簾疏簾 戶畫東坡觀 棋詩序云余素不解棋嘗獨遊廬山之白鶴觀觀中人皆聞

也 席上談兵 邱前懸幟 宋黃庭堅詩曰席上談兵較兩茶 何遜春雪絕句曰學然終不解

連敗數局 私易一子 元蔣正子山房隨筆曰江南北茶餘博戲者多其間有以棋為戲者

執棋手顫 爭劫神恬 宋方勺泊宅編曰後宋元保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

金溝銅池 玉壺銀臺 保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

在子先審虛實而遞變 攻彼領我盡救應防拒之方 拔亢梅虛神出沒死生之變

圍碁四

圍碁 新語曰世言圍碁或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球遠多得道 碁而不起 魏氏春秋曰孔融被誅二子碁

何也二子不安有毀 桑下圍碁 晉干寶搜神記曰管仲至平原見鵲起觀主二人圍碁乃求軀延命轅高更

舉而卵不破者乎 謝以畫為度若問汝但拜之勿言 魏信言往置脯謝酒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數進此邊生者忽見

類叱曰何故在此 願推拜之南邊坐者語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此坐者曰文書已定南坐者惜文書看

之見超奇止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曰汝汝至九十活活南坐也 八絕 吳興曰嚴武之子卿碁 舉碁

管語類曰大助子且得增壽北邊生人是北南南邊生人是南南也 中興第一 晉中興書曰王恬字敬濟與齊

局下 語林曰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結在側武子問孫結命何以下 一絕 吳興曰嚴武之子卿碁 舉碁

齊中投書 述異記曰朱道珍嘗為魯陵令南陽劉亦為荊州參軍每與圍碁日夜相就略無暫輟道珍以宋

疾亦亡 獨步當時 燕書曰羅隱字叔龍時 荅頭乘燭 後魏書曰燭學舉秀才入都頗以圍碁自適乃白

師之意而肆加杖責不亦非理乎 探揚然無成遂從許獻李彪假書所習聞見益優 慰祖辭拙 南齊書曰崔

王暹祖無解拙非朔望不敢見也 榼頭師 西陽雜俎碁曰梁有榼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令中使

出向者陛下令殺已法之矣 至旦不輟 梁書陳慶之傳曰慶之字子雲幼從高祖高祖性好奇碁每從

碁品 陳書曰梁武帝詔校定碁品由是京師號曰神童 奕勝新羅 祭又曰唐開元新羅國王元帝命那瑋

皆出 碁局都數 夢溪筆談曰唐僧一行曾算碁局都 碁待詔 唐書曰啜宗朝羅林陰陽星卜醫相射博

既用事乃惡其與 獻賂求退 北夢瑣言曰蜀不州刺史安重霸請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碁待詔

日不下十數子 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謂 出人意表 宋何遜春浦絕句曰宋仁宗時有李重恩善

生不此候本不為碁何不獻賂以求退乃獻中金十錠 復免 名下無虛士 出三齊祝不疑之右者詔聖初不疑以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李平皆失業故人目
平杆以爲木野狐

園基五

唐盧廷遜詠碁詩曰十九條平路言平又噦噦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輪時勢迴星流遠聲乾下電遲臨軒
纒一局寒日又西垂 釋子蘭觀碁詩曰拂局盡消時能因長路遲點頭初得計格手待無疑寂默親遺景疑
神入過思共藏多少意不語兩相知 鄭谷寄碁客詩曰松窓楸局穩相顧思皆凝幾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
覆圍閒夜雨下子對秋燈何日無羈束期君向杜陵 張喬送碁待詔朴球歸新羅詩曰海東誰敵手歸去道
應孤闕下傳新勢船中覆舊圖窮荒迴日月積水戴寒區故國多年別桑田復在無 李洞陪鄭侍郎話詩著
碁詩曰落葉濺吟身會碁雲外人海枯搜不盡天定著長新月上分題徧鐘殘布子勻忘餐二絕境取意鑄陶
鈞 又宿葉公碁閣詩曰帶風碁閣竹相敲局瑩無塵拂樹梢日到長天正未斷鐘來嶽頂劫須拋挑燈雪客
棲寒店供茗溪僧熟廢果因悟修身試貪教不須焚火向三茅 元稹酬段丞與諸碁流見贈詩曰鳴局寧虛
日間窻任廢時琴書甘畫棄園井詎能窺運石疑填海爭籌憶坐惟赤心方苦關紅燭以先施蛇勢紫山合鴻
聯度嶺蓮堂堂排直陣滾滾逼羸師懸劫偏深猛回征特噦噦旁攻百道進死戰萬般爲異日元黃隊今宵黑
白碁斫營看迴點對壘重相持善敗雖稱怯驕盈最易欺狼牙當必碎虎口禍難移乘勝同三捷扶顛望一詞
希因送目便敢待指蹤奇 劉禹錫觀碁歌曰長沙男子東林師閒讀藝經工奕碁有時凝思如入定暗覆一
局誰能知今年訪子來小桂方袍袖中貯新勢山城無事愁日長白晝惺惺眠匡牀因君臨局看鬪志不覺遲
景沈西牆自從仙人遇樵子直到開元王長史前身後身付餘習百變千化無窮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
擊三秋兵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行盡三湘不逢敵終日饒人損機格自言臺閣有知音悠然遠
起西遊心高山夏木陰寂寂好處徘徊駐飛錫忽思爭道畫平沙獨笑無言心有適鶉鶉京城在九天貴遊豪
士足華筵此時一行出人意賭取聲名不要錢 白居易詩曰山僧對碁坐局上竹陰清映竹無人語時聞
下子聲 張籍美人宮碁詩曰紅燭臺前出翠蛾海沙鋪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收盡數數看誰得最多 杜
牧送國碁王逢詩曰王子紋楸一路饒最宜擔兩竹蕭蕭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柱

史塵兵不羨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於局上銷 又曰絕藝如君天下少閒人似我世間無別後竹
窓風雪夜一燈明暗覆吳園 杜荀鶴碁詩曰對面不相見用心如用兵算人常欲殺顧已自貪生得勢侵邊

遠乘危打劫贏有時逢敵手當局到深更 宋王禹偁送侍碁衣襖天使詩曰昔事先皇叨近侍北門西掖華
清地太宗多材復多藝萬幾餘暇縱碁勢對面千里為第一獨飛天鷲為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堂皆

御製中侍宣來示近臣天機祕密通鬼神乃知碁法同軍法既戒貪心又嫌怯惟宜靜勝守封疆不樂窮兵用
戈甲 石介觀碁詩曰人皆稱善奕伊我獨不能試坐觀勝敗白黑何分明運智奇復詐用心險且傾嗟哉一
枰上奚足勞經營 邵雍觀碁詩曰未去交爭意難忘勝負心一條元妙路徹了沒人尋 王安石贈葉致遠

詩曰葉侯越著姓胄出實楚葉飄飄凌雲意強禦莫能懾忘情塞上馬適志夢中蝶經綸安所施有寓聊自愜
碁經著在手碁設傳滿篋坐尋碁局打側寫碁圖貼攜持山林屐刺擿溝港媒一枰嘗自副當熱寧忘篋縱橫

子隋局膺膊聲出堞樵夫弛遠擔牧奴停晏飽勞觀各技癢切議兒女嘯所矜在得喪聞此更心慄執視籠兩
手徐思慙長矚微吟靜惜惜堅坐高帖帖未快巖谷叟斧柯掌爛漚趨邊恥局縮穿腹愁危業或撞關以攻或

觀眼而壓或贏行伺擊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壤中斷俄連接終朝已疲精既夜未交睫纒然悟且歎此何宜
劫劫孟軻惡妨行陶侃懲廢業揚雄有前言韋曜存往牒操具投諸江道耕而德獵 又碁詩曰莫將戲事擾

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 蘇軾觀碁詩曰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
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碁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間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鈞意鈞豈在

魴鯉小兒近道剥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 鄭俠觀碁詩曰三百六十路通精此有
門數奇藏日月機發動乾坤對面知為敵渾輪却有機詐貪常易喪仁守乃長存隻子如輕用全功更莫論就

令投險勝寧抵被圍奔縱得四方盡寧同一腹尊傍觀饒好著當局柰喚言慙媿中孚信幾危大壯藩坐觀成
敗者安得不驚魂 黃庭堅碁詩曰偶無公事客休時席上談兵校兩碁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蠅甲化枯枝
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誰謂吾徒猶愛日參橫月落不曾知 陳造雪夜與師是碁詩曰投醪士

或醉說梅人不渴窮途餘樂事不受憂患邊詩可供呻吟碁亦識死活朝來喜雪向神藥胎可奪一枰與兒晤

斷無市聲聒既免沈舟謾不作賭墅謁指冷良易忍眼花苦為孽疏置仍作罪隨意略細開爪葛勝負間時亦近層層策幾奇兵塵地比弱王割吾非江左管詆憤愈愛說升沈作豐悴今古無成說家居鼓吹具藉以保晚節掀顛得一笑為汝倒蕉葉袖手聽殘更紅麟瞪晴雪 元黃康基聲詩曰何處仙翁愛手談時間剝啄竹林間一枰子玉敲雲碎幾度午窗驚夢殘緩著應知心路遠急圖不放耳根閒爛柯人去收殘局寂寂空亭石几寒 葉顛圍碁詩曰圍碁白日靜舉袂清風吹神機衆未識妙著時出奇我老天宇內白雪凝鬚眉坐閱幾輪贏歷觀迭興衰古今豪傑輩謀略正類碁局終一大笑驚起山雲飛 明王履石碁局詩曰奕仙何處石枰空細細松陰婉婉風豈為高山難固蒂共呼風雨上飛龍 郭登碁詩曰怕死貪生錯認真運籌多少費精神看來總是爭閒氣笑殺旁觀袖手人 吳寬觀奕詩曰高樓殘雪照碁枰坐覺窓間黑白分袖手自甘終日飽苦心誰惜兩雄爭豪鷹欲擊形還匿怒蟻初交陣已成却笑面前岐路滿蘇張何事學縱橫

原賦後漢馬融圍碁賦曰略觀圍碁法於用兵三尺之局為戰鬪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拙者無功貪者先亡先據四道保角依旁緣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目連連雁行踔度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雜亂交錯更相度越守規不固為所唐突深入貪地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先後并沒計功相除以時早訖事留變生收拾欲疾營惑窘乏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勝乃可必 晉曹摅圍碁賦曰昔班固造奕旨之論馬融有圍碁之賦擬軍政以為本引兵家以為喻蓋宣尼之所以稱美而君子之所以遊處也既好其事而壯其辭聊因翰墨述而賦焉其辭曰局則鄧林之木魯班所造規方砥平素質元道犀角象牙是錯是礪內含光潤形亦應制於是二敵交行星羅宿列雲會中區網布四裔合圍促陣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軍之際也張甄設伏挑敵誘寇縱敗先鋒要勝後復尋道為場頻戰累鬪夫保角依邊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關共生皆目并也持碁合圍連理形也覽斯戲以廣思儀羣方之妙理詎奇變之可嘉思孫吳與白起世既平而功絕局告成而巧止當無為之餘日差見玩於君子 蔡洪圍碁賦曰命班倕之妙手制朝陽之柔木取坤象於四方位將軍於五岳然後畫路表界立質朱文曲直有正方而不圓算徒投卒三百惟羣任巧於無主譬采菽乎中原於是據妙思奮元籌玩服色尚駢駒旅進旅退二騎迭驅鸞驪馬合落落星數各嘯歌以發憤運

變化以相符乍似戲鶴之千覓又類狡兔之繞丘散象乘虛之飛電聚類絕貫之積珠然後枕以大羅縵以城郭綴以懸險經以絕落眇望翼舒翱翔容奕學掌南指情實西射揚塵奄迹雖動詳悉或臨局寂然惟碁是陳靜昧無聲潛來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賢也或督手俱發諡譁噪擾色類不定次措無已再衰三竭銳氣已朽登軾望軼其亂可取也爾乃心關奔競勢使揮謙攜手詆欺朱顏妬嫌然局不弘席子不盈卷乘二儀之極要握象巧之至權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則尺蠖舒則龍鱗崔嵬雲起陸從浪傳峯岑山結杳如霧分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彗之互奔殿未結而算了隸首不得窺其門肩覆亂而不惑研桑不足識其源或設死而稱枉臯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逸以樂胥后夔不足以贊亂云勢貌多矣孰能究傳遠求近取子一以貫

梁武帝圍碁賦曰圓奩象天方局法地枰則廣羊文犀子則白瑤元玉方目無斜直道不曲爾乃建將軍布將士列兩陣驅雙軌徘徊鶴翔差池燕起用忿兵而不顧亦馮河而必危癡無戒術而好關非智者之所爲運疑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虧今一碁之出手思九事而爲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侵地而無方不先行而致寇不助彼而爲強不讓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圍而計窮欲桃巧而行促劇疎勒之速遭甚白登之困辱或龍化而超絕或神變而獨悟勿膠柱以調瑟專守株而待兔或有少碁已有活形失不爲憚得不爲榮若有苦戰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損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章善有讎覆多致敗亡雖蓄銳以將取必居謙以自牧譬猛獸之將擊必俛首而固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輕禍起於所忽功墜於垂成至如玉壺銀臺車廂井闌既見知於曩日亦在今之可觀或非劫非持兩懸兩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雖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悉或取結角或營邊鄙或先點而亡或後撤而死故君子以之遊神先達以之安思盡有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奧祕

梁宣帝圍碁賦曰引如征鴻赴沼布若羣鵲依枝類林麓之隱隱匹星漢之雜雜蠶起百塗從橫萬制或無厭而反走或先贏而後濟

唐吳大江圍碁賦曰奇謀入妙巧思參元雖一枰之可美起三隅而逸然似將軍之出塞若猛士之臨邊及其進也則鳥集雲布陳合兵連或參差而易沒或齟齬而難便開馬眼以防後張虎口而遮前磊磊似玉石之相飾粲粲若衆星之麗天爾其深思遠慮知白守黑以仁義爲反道用譎詭爲明德或意在東西而偽擊南北類行藏之通變同陰陽之不測於

是且侵且戰不恃不平雁行絡繹魚陣縱橫寧扶危以救死不貪敗以喪生或偏攻於略地或專命於用兵或
轉輜以成劫或宛轉而入征雖勞形而竭思固難得以言名及夫雌雄有皮疑多勝寡心悠揚而不定意沈吟
而未下名不可竊智不可假千慮萬計復何爲者行必量力動則相時其措意也屢巧其適變也多姿勢出心
外命聽手中國初開而復閉路欲塞而不通伊仁智之可翫豈造化之爲功使夫離婁喪睹隸首迷術公子罷
宴而驚視樵客入山而忘出 傳夢求圍碁賦曰待隱之園神仙所都世隔兩塵維以逍遙云爾飲過三爵不
有博奕者乎於是魏魏邃翁黃扉鉅儒召曲阿之仲子延相水之堯夫枰設紋楸之木子出滇南之爐值天清
而地僻命對壘以爲娛小子不敏拜賜良圖抽毫進牘以博胡盧夫其取法象於天地分剛柔於陰陽參駢羅
於列宿措經營於四方衍圖書之定位非巧曆之能詳頗牧生乎尊俎良平坐乎帷帳轉盼變乎風雲倏忽交
乎電電乃局面之一新豈依傍而保角若夫揮戈退日指掌回天寶鑑造形而炳髮鸞刀迎刃而割鮮譬當路
之不遐何沒機之復連踈至如中外戒嚴連烽繹驛蜀道之難若破竹秦關之卒如燎毛韜神機於密投見一
著之孤高別有龍戰收功虎穴得子倒載于戈勝心不起享乾坤之清爽悟盈虛之妙理期大雅之明哲誠國
手之擅美嗟夫智者創法萬變無形達人大觀一順無情稽古今之因革等陵谷之紛更通無方之妙用均多
岐之錯行於是翁也首肯尊俎無聲相與推枰而一笑目送浮雲之遐征

文後漢班固奕旨曰北方之人謂碁爲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略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碁

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旣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或虛設預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

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洩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關壞頽不振有似瓠子泛濫之敗作伏設詐突圍橫行

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遠巡儒行保角依傍却自補續雖敗

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魏應璩奕勢曰蓋奕碁之制所尚矣有像軍戎戰陣之紀旌旗旣列權利盡起絡繹兩集魚鱗雁峙奮維關

翼固衛邊鄙或飾遁僞旋卓轉駢列盡師廷敵一乘虛絕歸不得合迺見擒滅淮陰之謀拔旗之勢也或巨設

無常尋變應危寇動北壘備在南麾中碁旣捷四表自虧亞夫之智耿弇之奇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繁昌雲合

開蓋類白 卷三十七 巧藝部 圖碁

星羅侵逼郊場師弱衆寡臨據孤亡披場疆禦廣略土疆昆陽之威官渡之方也挑誘既戰見欺敵對紛拏相救不量進退羣聚俱隕力行唐突瞋目志憤覆局崩潰項將之咎楚懷之悖也時或失謬收奔攝北還自保固完聚補塞見可而進先負後剋燕昭之賢齊項之德也長驅馳逐見利忘害輕敵寡備所喪彌大臨疑猶豫算慮不詳苟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為所謀項羽之失吳王之尤也持碁相守莫敢先動由楚漢之兵相拒索鞏也

唐皮日休原奕曰夫奕之為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許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焉負之勢不兵甲而奔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彼彼得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說偽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偽則亂是奕之必然也

明馮元仲奕難曰從前十九路云何而有所住然余其返之太素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難曰方四聚五花六持七云何肇於一然余其太虛為室著時自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難曰舉碁不定作伏抵熾何以披之然余亦烏能知林麓隱隱星漢離離入類狡兔之繞丘乍似戲鶴之于霓難曰子胡不精而很登絕巖馳峻坂然余損之又損寧學步蹇歸效顰醜女難曰子胡不脫胎換骨逼人咄咄然余不知四伐九伐飾遁偽疑督手俱發難曰子胡不突圍橫行乘快指揮然余不發殺機祇解閉門作活不解奪角衝圍難曰子胡不深其壘伏蒿矢出不出止不止然余幸逃於東奔西靡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難曰子胡不設詐坑屈人兵然余不操奇贏與世爭唯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難曰子北矣胡不仰人鼻息大呼求救然余不近華胃怯詞詬寧當機不讓頻戰累鬪難曰子胡不工十三篇妙藉手傳然余何暇焉混沌譜但欲眠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難曰子胡不埽爾軌塞爾兌閉目不視然余行行且止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序梁沈約碁品序曰奕之時義大矣哉禮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為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咸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幾爻象未之或盡聖上聽朝之餘因日之暇迴景紆情降臨小道以為凝神之性難限入元之致不窮今撰錄名氏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於來葉

宋宋

白奕碁序曰投壺博奕皆古也禮經有文仲尼稱焉奕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也故聖人存之觀夫散木一枰小則小矣於以見興亡之基枯碁三百微則微矣於以知成敗之數是故奕人之說有數條焉曰品曰勢曰行曰局品者優劣之謂也勢者強弱之謂也行者奇正之謂也局者勝負之謂也品之道簡易而得之者為上戰爭而得之者為中孤危而得之者為下勢之道寬裕而陳之者為上謹固而陳之者為中懸絕而陳之者為下行之道安徐而應之者為上疾速而應之者為中躁暴而陳之者為下局之道緩而勝之者為上變通而勝之者為中劫殺而勝之者為下品之義有淺深定淺深之制由乎從時勢之義又有疎密分疎密之形由乎布子行之義又有利害審利害之方由乎量敵局之義又有安危汲安危之理由乎得地時有去來乘則得之過則失之子有向背遠則斷之蹙則窮之敵有動靜緩則守之急則攻之地有廢興多則破之少則開之能從時者無不濟能布子者無不成能量敵者無不勇能得地者無不彊然從時之權戒乎遷布子之權戒乎欺量敵之權戒乎忽得地之權戒乎貪無謂品高而怠其志怠即將卑無謂勢大而驕其心驕即將羸無謂行長而泄其機泄則將疲無謂局盛而忘其敗忘即將危若然則制術於未形之前識宜於臨事之際轉禍於垂亡之間具此道者為善奕乎

原 梁任孝恭謝示圖碁啓曰隱雷自天昆蟲已聽浮陰在漢柱礎先霄笑古人之不工知前事之已拙既妙藉手傳乃事因辭見微而能顯婉以成章孝恭人實下愚才歸末品效頓醜反學步蹇歸文業未彰武功已墜內媿齊竿外羞魯服濫出簪纓非增後車之數謬頒計食空貴長安之米

原 銘後漢李尤圖碁銘曰詩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閒玩弄遊意局為憲矩碁法陰陽道為經緯方錯列張**評** 評明馮元仲奕旦評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有吹笙過者不知奕道是語也齊東乎不得不以此道推鼻祖也褚崩七歲入高品奕中天士也王粲覆局不誤一道奕中神人也王積薪繫局馬矚間微道上餅餌奕中魁宿也滑能為上帝所取奕中香案吏也王中郎坐隱林道人手談陸象山悟河圖奕中辨才也蘇養直今日讓老夫一著李巖老四脚碁盤人數局我始一局鍾山道士持碁隱語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及坡公喜敗奕中之柱下史漆園吏也奕中有三老五更如祖納之忘憂李訥之弄子忘患陳亞之手寒呵子武陵王華之

破獲阮茂弘之局劫亦急袁羌之不輟尹文子之喻智潘茂名之立觀到溉之低睡似懸風槌是也奕中有國士如殷仲堪之能看梁武之素工丁晉公之酷好蔡穎葉濤之等妙是也奕中有佞俠如王大令之窺豹何尚之之救褚胤是也奕中有達伯如阿戎之視奕阮嗣宗之沒賭是也奕中有通人如毛經之目視碁局耳聽沒獄謝太傅之與過賭墅費禕之對戲無倦張茂先之推枰袁羌之蒼易義是也奕中有梟將杜夫子在西京爲天下第一有選首江霧中興第一有都匠羅騰獨步當時有算博士褚思莊巧選有千里豹王抗速思取勢有人中龍則吳之嚴子卿馬思明爾時呼爲奕聖是也乃若不韻則王司空與子爭道擔夫也沈之才弄經被沒繫囚也黃魯直誓黔江鄉愿也荆公不如且已羸師也崔慰祖辭拙宿猾也謝弘微投局於地古弼掉劉樹頭司馬行酒曳暹鈍漢也乃若宵人者流則羊元保補郡弄臣也王叔文侍東宮婦寺也陳遂償博陪僕也候算路如安重霸賈豎也亂局如陳寶守錢虜也僞輸如李道古故拙如孔熙光不死不生如賈元喙佞子也乃若五禁者管子投具者陶荆州迷風者賈誼見智者淮南曠日者韋曜役心者李旼惜寸陰者王隱之不解著碁擔囊者林和靖非撮囊則朽人非白丁則吠夜犬也是皆俗物來敗人意者也乃若方外張倩永嘉山二道士橘中二叟孤山老姥婦女二童爛斧柯仙仙乎奕也鳩摩羅什空處起子作龍鳳形法遠禪師升座說法禪戲奕也張清精敏龍吐碁經蛻牙龍角奕之鬼董狐也

巧藝部七 彈碁 博壺 投壺

彈碁一

原藝經彈碁二人對局黑白碁各八枚先列碁相當下呼上擊之 **彈碁**經彈碁間設者也 **彈碁**經序彈碁仙家之戲也 記碁淵海魏戲法先立一碁於局中餘者間黑白圍繞之 夢溪筆談彈碁局方二尺中心

高如覆孟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隆起今大名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 宋陸務觀老學菴筆記

李進伯作考古圖云古彈碁局狀如香爐蓋謂其中隆起也 古今詩話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

謂持角長斜一發連半局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敘用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後人罕為之矣

彈碁二

晉傅元彈碁賦序漢成帝好蹴鞠劉向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而作彈碁今觀其道蹴鞠道也 彈碁經後序漢沖質以後此藝中絕獻帝建安中博奕具皆得置宮中宮人以金釵玉梳戲於妝奩

之上及魏文帝受禪宮人因更習彈碁焉 **原**魏文帝典論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碁略盡其妙乃為

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子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世說彈碁始自魏宮內文

帝於此技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碁妙踰於帝 又劉真長

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馭彈碁局曰何乃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作吳語

耳 **後**趙錄石閔使將軍蘇彥周成執石遵於南臺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 沈約宋書晉平刺王休

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在荊州時左右苑景達善彈碁上召之休祐留不遣 天中記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彈

碁時有吉達高錢崔同楊同愿之徒悉為名手後實深崔長孺甄偶獨孤遠亦為亞焉至於長慶之末好事之

家見局猶多有解者 韓昌黎畫記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與余彈碁幸勝之

彈碁三

原星懸鳥跂 百中 一揮 應手 愜心 **玉局** 石盤 老學菴筆記大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玉石

彈碁局上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

巧藝部 彈碁

帝京景物畧碧雲寺
後有金章宗石彈碁盤
戒貪 釋憤 盧論彈碁賦伊象趨之無極跡所戒以唯貪 顏 勒銘 著譜 梁任

吳石上物銘存焉 古今詩話彈碁有譜一卷唐帝所為
原妝奩之戲 導引之法 彈碁起於魏宮後唐

彈碁者雅戲也非事乎千百擲之數不遊乎紛競詆欺之間 淡 以代蹴鞠 不雜綺紈 西京雜記漢武帝

者以代之帝賜以青羔裘 梁冀別傳冀好彈碁暑夏 潛隱囊紗帽 霧帳銀牀 王維詩不逐城東遊彈碁

之月露首迴體唯在携滿彈 雖具美於踰平 終易虧於履峻 風飄波動揮玉指以爭奇 霧散星離擲金釵而

牙籤玉局坐彈碁 雖具美於踰平 終易虧於履峻 風飄波動揮玉指以爭奇 霧散星離擲金釵而

決勝 漢沖而後幾古藝之不傳 魏文以還幸絕伎之擅巧

彈碁四
錢塘五絕 致在雜俎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 中心不平 古今詩話李義山詩冀近彈碁

彈碁五
周王褒彈碁詩曰投壺生電影六博值仙人何如鏡奩上自有拂輕巾隔澗疑將別隴頭如望秦握筆徒

思賦辭短竟無陳 唐杜甫詩曰席謙不見近彈碁畢耀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

王建詩曰彈碁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闕打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

歌唐韋應物彈碁歌曰圓天方地局二十四氣子劉生絕藝難對曹客為歌其能請從中央起中央轉關頗

欲關零落勢背誰敢彈此中舉一得六七旋風忽散霹靂疾履履乘變安可當置之死地翻取強不見短兵反

掌收已盡唯有猛士守四方四方又何難橫擊且緣邊豈知昆明與碣石一箭飛中隔遠天神安志愜動十全

滿堂驚視誰得然 李頎彈碁歌曰崔侯善彈碁巧妙盡於此藍田美石清如砥黑白相分十二子聯翩百中

皆造微魏文手中不足比緣邊度隴未可嘉鳥跂星懸正復斜迴颯轉指速飛電拂四取五旋風花坐中齊聲

稱絕藝仙人六博何能繼一別常山道路遙為余更作三五勢 宋劉攽彈碁局歌曰漢王初厭蹴鞠勞侍臣

始作彈碁戲東方諸公盛得名魏文邇來稱絕技後宮妝奩仍可為客著葛巾尤更奇誰令朱墨異貴賤百世

紛紛無已時君從何處得此局石理溫華瑩寒玉山形四隕澗谷深別將望秦森在目少年博戲日益新古事

賦後漢蔡邕彈碁賦曰榮華灼燦琴不韡韡於是列象雕華逞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馳
然後柢掣兵碁夸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放一弊六功無與儔 魏文帝彈碁賦曰惟
彈碁之嘉巧逸超絕其無儔苞上智之弘畧允貫徹而洞幽局則荆山妙璞發藻揚暉豐腹高隆庠根四頽平
如砥礪滑若柔美碁則元木北幹素樹西枝洪纖若一修短無差象籌列植一據雙螭滑石霧散雲布四垂然
後直扣先縱二八次舉緣邊間造長邪迭取爾乃詳觀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聯翩霍繹展轉盤縈或暇豫安
存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興或孤據偏停於時觀者莫不虛心竦踊咸側息而延佇或雷拊以大噉或戰悸而
不能語 丁虞彈碁賦曰文石爲局金碧齊隆中夷外級理肌平卑高得所既安且貞碁則象齒遜乎南藩
理密身重腹隱頭騫驍悍銳敏不軒不軒列數二八取象官軍徵章采列爛焉可觀於是二物既設主人延賓
粉石霧散六師列陳跡行王首左右相親或列告誓三令五申事中軍政言合禮文號令既通兵碁啓路運若
迴颺疾似飛兔前中却儻賈其餘怒風馳火燎令牟取五恍哉忽今誠足碁也若夫氣竭力殘弱膽怯心進不
及敵中路爲擒仁而不武春秋所箴剛優動勇忿速輕急推敵阻隨我廢彼立君子去是過猶不及 晉夏侯
惇彈碁賦曰嫌深宇以舒情遊衆藝以廣娛觀奇巧之瓊麗律彈碁之妙殊局則崑山之寶華陽之石或煩蛇
龍藻或分帶斑駁或發色元黃或噉的鱗白悉魯匠之精能傾工心於雕錯形方隆而應矩焜煌霞以條鏤爾
乃延良人洽坐際隆局施輕碁列徐正控往來必有中而告憩相形投巧左撫右拔揮纖指以長邪因偃掌而
發八陵超踰落歸趣援勢紛交驚而踏合乘流密以遙曳若乃釋正彈循亂湯滑石周散勢縱橫揮撥播撒應
無方侈若天星之列閃若流電之光或擗柏散爛揮霍便娟或奮振堂堂頽水參連碁單局覆等分紀殘勝者
含和負者喪顏惜情娛之未遂恨白日之微過實機藝之端首固君子之所歡也 唐閻伯璵彈碁局賦曰
西南之美有華山之礦石焉底貢之珍有荆山之象齒焉於是工人創器軌物備敘豐腹上圓頽根下矩憑陵
衡隧掬算師旅發號啓行兵碁迭舉赴縱奔電影飄風左犄右角爲梟爲雄易心而行俟覺而動奮以武怒
賈以餘勇作威以襲敵厭陣以承權建翎桓桓謂戎馬之旋路長斜矯矯猶翰音之登天恥交綏而退旅尚彼
廢而我全侔射隼以藏器眷得魚以忘筌惴惴將頽識成敗之疊疊累累不絕歎瓜瓞之綿綿始收功而隔澗

終制敵以緣邊原夫粲若星離偃如雲坼映垂奩而蔽合拂轉中於霧散示之以弱効羸師以設疑謀之其藏象觀兵以靜亂克乃因於通理敗不由乎強幹連連搏漠必成其鴈行歷歷登壇何異乎魚貫諒樓遲以保險仍龜馳而長歎良工飾法以修身小人恥射以作翫鑿炯誠於博奕吾是以箴之藻翰 盧諭彈碁賦曰觀乎局之爲狀也下方廣以法地上圓高以象天起而能伏危而能懸四隅咸舉四達無偏居中謂之豐腹在末謂之緣邊碁之爲數也各一十二彙其始布也各以其類乃分其位環合相承櫛比爲次其始作也則云其密未爲之難乃擘謀衆指意或多端欲因先以獲勝恐致危以思安每遇敵其增惕故用之而假歡 張廷珪彈碁賦曰其爲局也不徵荆山之璞不用藍田之質兀若元龜之起爛若繁星之出約勝負仗明信但分類而抗行或背深而列陣唯智是役唯貪是慎敗不同奔鬪不齊進曉之者敵衆多以寡少潛之者起徑寸猶萬仞徒觀其彈射萬變精妙入神口與心計行隨意新作氣者搏乎九天之上猶檀樂而旁擊受敵者橫墜乎九地之下甘棄置而歸仁至若狂生使少使氣爲主顧懷將恡動越規矩競緣局而斜衡爭隔矢而曲取旣向角而散亂復當中而攢聚苟萬一之偶中何輕狡之云數曷若恬和之士神清意遠豈碁布而興來亦手運而情遣先和容而取則兼中敵而爲善務專一於道求寧苟貪於席卷或聊假以喻大或有迷而知返夫局勢將畢觀者逾樂兩敵相持三顧而作劃去者箭飛分索者星落眴四隅之豁然若萬里之清廓

序梁簡文帝彈碁論序曰觀夫模穹蒼而挺質寫博厚而成形峙五岳而標奇停四海而爲量協日月之數應律呂之期總元黃之武畧校孫吳之應變語其用心壯哉此戲也爾乃觀壯士之出師望兵碁之式道上昇則搏翼穹天赴下則建翎高屋乘危則棧山航海歷險則東馬懸車完五憶霸國之勲全六想陳平之智八反均高陽之數四角思漢后之歌飛瓦同晉侯之琴徘徊異鄴中之輦牽牛覺乘槎之來織女擬雲耕之去故古人或言之禮樂或比之仁讓或喻以修身或齊諸道德良有以也

唐柳宗元彈碁序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旣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憚焉亦鮮克以中

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予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碁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予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敘

原 梁元帝謝東宮賜彈碁局啓曰繹本慙游藝彌愧拂巾風時鷹揚信難擬擬烏跂星懸曾何易埽蓮花未易玉屑不工緣邊之法庶遵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子桓有錫聞於邃古季緒蒙賜即事可傳

博一

原 說文博局戲六著十二碁也古者烏曹作博 家語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諸孔子曰有之爲其兼行惡道也 山海經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碁五色而文狀如鵝卵 **博** 戰國策蔡澤謂應侯

曰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史記博之所以貴臬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何用智之不如臬也 揚雄方言簿謂之蔽或謂之箇秦晉之間謂之簿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

之簿毒或謂之芘專或謂之匿璇或謂之碁所以投簿謂之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碁謂之局或謂之曲道揚子法言在問侍君子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 **原** 尹文子博盡闕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遇者也 **博** 遁甲經天一遊亭六行亭亭天之一貴神也戰鬪博戲漁獵但可肯不可

向也 魏王粲序因行聘志通權達理六博是也 顏氏家訓古爲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莞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莞十二碁數銜淺短不足可說 唐國史補今之博戲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擲采

之數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彊名爭勝謂之捺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 薛孝通譜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碁以象十二辰之躔次則

天地之運動法陰陽之消息表人事之窮達窮變化之機微行其道則椅鹿有歸保其家乃瞻烏爰集隱顯藏

用莫不合道龍潛雀起率皆趣良是以諧暢至娛治協妙賞者也 陸游筆記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松子量不知何物語也 鮑宏博經博局之戲各投六箸行六碁故云六博用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散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在五塞之間謂之五塞 記纂淵海雙陸出天竺涅槃經名爲波羅塞戲 潛確類書博局戲以五木爲子有象盧雉續爲勝負之采 山堂肆考雙陸博局戲名三佛齊國曰闍婆占城曰質梨具臘曰莎

博二

原穆天子傳天子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說苑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敢諫者斬孫息聞之求見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碁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而加雞子於其上左右惛息靈公俯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爲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危甚於此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置高樓大路設酒擊博樓上 史記魏王與信陵君博北境舉烽火言趙寇入界信陵君曰臣有客知趙王陰事言趙王獵非寇也 又曰荆軻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怒而叱之軻嘿而逃去 神仙傳中山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武使其子度世往華山求之度世望見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爲牀度世曰向所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也 後漢書耿恭爲戍己校尉移檄烏孫示漢威德皆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所賜公主博具 又曰梁冀能彈碁格五六博蹴鞠之戲 又曰趙廷上封事曰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加禮引見與之對博上下深黷有虧尊嚴 魏畧孔桂性便妍曉博弈太祖愛之每在左右 記纂淵海梁時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錢 唐書陳子昂傳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 天中記武后嘗問狄仁傑云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蓋謂宮中無子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虛儲位哉 譚賓錄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甚聰慧呼爲雪衣女上每與嬪御及諸王博戲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女必飛局中鼓翼以亂之 潘氏紀開明皇與貴妃采戲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爲勝上擲連叱呼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 唐書李師道欲知吳元濟虛實使劉晏平閭道走淮西歸云元

濟暴師數萬而晏然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也 五代史李守貞傳王景崇以鳳翔反漢遣郭威督師攻之過馮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 南唐近事劉信攻南康久不下義祖遣信使者而杖之詈曰語劉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也信大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師旋義祖命諸元勳爲六博之戲信酒酣掬六散於手曰信不負公當一擲徧赤誠如前旨則衆彩而已投之於盆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焉 宋史郭崇在真定監軍陳思誨奏言崇有異心太祖遣人覘之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 又曰郭進深州博野人少貧賤爲鉅鹿富家傭保佃儻任氣結豪俠嗜酒捕博 又曰王昭遠形質魁偉一日衆祀里神昭遠適至有以博骰授之謂曰汝他日倘有節鉞試擲以下之昭遠一擲六齒皆赤後拜保靜軍節度使 又曰王欽若深嫉寇準因進言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又曰寇萊公再貶雷州司戶未幾丁謂亦南竄道雷州準聞家僮有謀欲報讐者乃杜門使縱博母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又曰章得象與楊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返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 東坡志林紹聖中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奇方絨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之曰但止乞頭道人亦鬻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清波雜志蘇東坡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王荆公改作日勝日貧呂正獻尤不喜人博有勝則傷人敗則傷儉之語 遼史耶律義先侍宴上令與同知樞密事蕭革巡擲義先酒酣曰臣備位大臣不能進忠去佞安能與賊博乎 金史盧璣預天壽節上命與大臣握槊戲璣獲勝焉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酬卿博直 元史哈麻有口才爲帝所竅幸屢遷殿中侍御史帝每即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爲戲 列朝詩集本傳福清何士璧魁岸類河朔壯士跣跣放跡使酒縱博 又曰長洲皇甫冲博綜羣籍通挾九擊球音樂博奕之戲吳中輕俠少年咸推服之 又曰萬曆間韓上桂爲詩賦多倚待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噱呼號飲博探題立就斐然可觀 又曰長洲祝允明生右手枝指自號枝指生好酒色六博善度新聲

原六博 五白 楚詞范範象基有六博分曹并進道相迫注云范範博著也以象飾基投六箸行六基故曰六博也晉制博比謂晉工作博者耗費光陰也 欲牟 貴泉 行由南其善博者不欲牟不忍多勝平心定意投得莊

角為博飾也費白日言博者耗費光陰也 欲牟 貴泉 行由南其善博者不欲牟不忍多勝平心定意投得莊 賈曰儒者博子對曰博也者貴泉勝者必斃 亡羊 投馬 莊子發博塞以遊而亡羊詳 與金 賭郡 薛子

之相類也略侯也有楊胡基者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乃與之 博經 博徒 西京雜記計博昌安陸 博與之白金今與兄弟博戲俄又益之二百金 下詳羊公患之乃與之 博經 博徒 西京雜記計博昌安陸

博徒 博三齒 兩行博塞經無齒為繩三齒為雜繩也 元虞裕談撰雙陸之戲最盛於唐嘗考其技凡白黑 博徒 博三齒 兩行博塞經無齒為繩三齒為雜繩也 元虞裕談撰雙陸之戲最盛於唐嘗考其技凡白黑

是可知矣 千場 一判 高適少年行十場博家仍富幾處報譽 標棧 攬箸 繁欽 威儀 兩行雙陸博塞弄 是可知矣 千場 一判 高適少年行十場博家仍富幾處報譽 標棧 攬箸 繁欽 威儀 兩行雙陸博塞弄

子建詩仙人覆六 擊盆 碎局 孔道五呼太廣曰全呈太陽山一居百姓中與諸子飲博全呈酒酣取釵 子建詩仙人覆六 擊盆 碎局 孔道五呼太廣曰全呈太陽山一居百姓中與諸子飲博全呈酒酣取釵

吾將見汝赤族矣何以博為 唐張鍊宜室志貞元中有與惜客廣校孝感寺自號大師嘗與一少年對博 吾將見汝赤族矣何以博為 唐張鍊宜室志貞元中有與惜客廣校孝感寺自號大師嘗與一少年對博

去廣使人因稱 惡業 雅戲 陸史記博戲惡業也而柏發用為富的 洪邁序戲 去廣使人因稱 惡業 雅戲 陸史記博戲惡業也而柏發用為富的 洪邁序戲

子與吳太子博而爭道以局擲殺吳太子文選曰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 子與吳太子博而爭道以局擲殺吳太子文選曰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

知取遂頓首辭謝曰事在元 賭香囊 賭重射 謝元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忠之以饋博進矣妻若穿在旁 知取遂頓首辭謝曰事在元 賭香囊 賭重射 謝元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忠之以饋博進矣妻若穿在旁

平元年被令前其見厚如此 呼五白 賭千金 臨正殿 升高崖 涼州記呂光大安二年 平元年被令前其見厚如此 呼五白 賭千金 臨正殿 升高崖 涼州記呂光大安二年

令君下馬當彼下駟一不勝而一勝也 抱村 修青石 安紅豆 迪征記極西南端門外有石色青而細修 令君下馬當彼下駟一不勝而一勝也 抱村 修青石 安紅豆 迪征記極西南端門外有石色青而細修

珍汗血馬光臨正殿設宴會文武博戲 人對博 更有取相思紅子納真戲中 賭仙童 遇美女 陳張正兒詩已 珍汗血馬光臨正殿設宴會文武博戲 人對博 更有取相思紅子納真戲中 賭仙童 遇美女 陳張正兒詩已

博戲本以木為質唐世鑲骨為輿輪以未置更有取相思紅子納真戲中 賭仙童 遇美女 陳張正兒詩已 博戲本以木為質唐世鑲骨為輿輪以未置更有取相思紅子納真戲中 賭仙童 遇美女 陳張正兒詩已

使其色明現而易見故鑲骨為輿輪以未置更有取相思紅子納真戲中 賭仙童 遇美女 陳張正兒詩已 使其色明現而易見故鑲骨為輿輪以未置更有取相思紅子納真戲中 賭仙童 遇美女 陳張正兒詩已

復睹仙童欣六博 廣記薛昭遇三美女 登城謔 繞牀呼宋史真宗幸澤州留寇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 復睹仙童欣六博 廣記薛昭遇三美女 登城謔 繞牀呼宋史真宗幸澤州留寇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

請執子遇床強者得薦枕席張雲客宋 登城謔 繞牀呼宋史真宗幸澤州留寇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 請執子遇床強者得薦枕席張雲客宋 登城謔 繞牀呼宋史真宗幸澤州留寇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

求濟於耽耽在服以試告焉 賭畧無難色 變服投布帽隨與債主戲就素衣者道否通曉如此也 求濟於耽耽在服以試告焉 賭畧無難色 變服投布帽隨與債主戲就素衣者道否通曉如此也

戲谷銘山 歌筵酒席 戲谷銘山 見復陸喻詩 列朝詩集本博尹嘉賓既貴 青巾據地 紫袍當局 乃張舜民畫瓊錄太祖微時多遊闕中長武城寺僧嚴者陰與其背氣使工人說之其繪事楊衫青中據地六

采明遊序雙陸博局戲名以異木為方樂樂中彼此製自魏王增由唐后雙陸博局戲名也魏王製

子之戲未知製並加雙陸至六戲合作投蓋技擲之義也記纂淵海武后戲非有妨失又何損張書

出守衛州文宗曰開大善長行賈曰臣公事之餘聯與廣客為戲非有所妨也從信錄李伯昇厥名簿

毒亦號撥零原存勝負之宜致成敗之理始開棄蹟之源終虧敬讓之本謂非忘喪志之談

聊耽用智之巧擲千金於俄頃輸百萬於須臾坦懷者杜門縱警溺志者覆舟抱局畫水與裏湘

女命儔白玉林頭嶽仙嘯侶原禹帝立言實有輕於尺璧陶公明戒自取責於寸陰謂分曹賭酒發

逸興於微吟倚局成文走靈思於妙腕返復倏忽窮變化之精微疾遲乘除法陰陽之消息

博四
澄神滌氣宋洪遵序大凡人之從事百役勞懣底不可以久必務游仙人共博風俗通漢武帝與仙人

於今倪寬爭局春秋舊事倪寬為漢司馬農爭道大罵魏河東也固發衣罵之及論之官博道為功我今

博徒隱語宋陶穀清異錄博徒隱語以戲子為紀奎文閣宋洪遵序雙陸最近古雅戲以博記考之獲

西竺讀於曹魏或於梁陳魏齊隋唐中保伍法宋史薛季宣傳時忠盜李宣行保伍相女寶具博徒小名

間至我太宗插之聲詩紀於奎文閣中雅善飲博宋史劉審密嘗給事外師憲敗面博徒小名

八女子嘆麗容止若為手盧翊其具俱希世中之寶雅善飲博宋史劉審密嘗給事外師憲敗面博徒小名

既而醉博平康至於敗面他日復遇道者驚歎曰可借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公下泛海不離

福海貝州潘老好雙陸每子遊二日不離身岸兩手尼骨局終不捨散子亦在口與博徒游癸辛雜識安南

出於市國相乃王塔其女亦從而來居陳美少年悅之因納為婿其王無子以國事投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婿

以此得狹斜飲博多偃妻不為下狹斜飲博留連匝月人不知其所之

博五
詩陳陸瑜仙人覽六著篇曰九仙歡會賞六著且娛神戲谷聞餘地銘山憶舊秦避敵情思切論兵勢重新

問取南皮夕還笑拂恭人唐杜甫今夕行曰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

塞為歡娛憑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臬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

家無擔石輪百萬 宋朱子觀雙陸譜詩曰近來新譜識臬虛擬喚安陽舊博徒只恐分陰開過了更教人笑
牧猪奴 元宋无雙陸詩曰金鏤紋桑斲局堅紅雲倒沒一池蓮星環紫極無多點月印銀潢有兩弦行彩砢
聲鳴素練計籌花片落牙錢箇人慣受卑棲苦長爲歸遲罰綺筵 謝宗可雙陸詩曰彩骰清響押盤飛曾記

唐宮爲賜緋影入空梁殘月在聲隨征馬落星稀重門據險應輸擲數點爭雄莫露機惟恨懷英誇敵手御前
奪取翠裘歸 明郭登雙陸詩曰一笑承恩便賜緋論他當局却全非平生學得檀公術打馬沿邊走似飛

詞賦唐邢紹宗握槊賦曰夫何一枰之內今而取之多端六藝之外今其爲巧乎實難張四維則地理攸載背
兩目則天文可觀不可飾於丹漆寧假貴於琅玕物以羣分故元黃而不雜關必遇敵惟蚌鷸其何歡彼千變

之奕準任雙頭之所安遂使象牙在手駿骨登盤爲無數之須擊故非龜而見鑽且其廣凡幾分數不過六參
差宛轉循環反覆犄角相持首尾俱蹙形同楚漢氣陵賁育收七縱之奇功在一擲於餘掬或撫脰而驚眙或

聳身而助速似臨敵之旗鼓同在師之耳目率成是而敗非類吉凶之倚伏 明常倫博賦曰夫其制局方廣
地維鎮矣試騎黑白陰陽分矣門梁以別內外限矣日月相直星宿相當天文綯矣疾遲剩除返復倏忽人事

奮矣隻則見持耦則亡虞存詩人棠棣之義彰往察來明乎得失得大易消長之槩勿貪敵資慎守我居避實
擊虛蓋孫武戰陳之奇頰爲內據門爲外樞梁過弄趨有王公設險之威撞門踰頰明遲暗疾田文之脫秦疆

撤底守死時至潰敵趙襄之保晉陽彼騎被執我家無隙井陘之拔旂食馬餘奇觸險趨超垓下之潰圍風或
不競外馳內救較計索情後舉是求漢高之選用智之柔也氣豪采應憑陵大呼心愉手敏敵無所措唐文之

戰破竹是務也內梁馬逸刻外以障之長圍是也因投縱繫單騎以調之老師智也局耦勢當鴻溝烏江勝負
先後則神閒者彊單點孤立滅竈佯北機括佐徵則食餌者兀是故三才擬之形詩書爲之徵蘊霸王之畧聘

才智之雄談具崖畧古今可方矣推其至也則坐忘寢食傍若無人有遺世獨立之趣懸蓬待投不怨勝已有
樂天知命之譽因系之辭曰嚙巖間寂白日延遊戲陸博娛我神地平天成陰陽判風雷搏擊幾後先感客啓

予撰斯文理如縣寓遺所歎

文唐劉禹錫觀博文曰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逮余觀焉初主人執握槊之器實於廡下曰主進者要者約之

既揖讓則次有博。當異乎古之。當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鑊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期月。祝其轉止。依以爭道。是日客抵骨於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趨。其去如脫。事先趨。超命中。無蹉跌。無從呼。無得我。但分曹。道迫。自旦至於日中。是而率與所祝異焉。客視骨如有情焉。或憑焉。悉嘗之不洩。又從而齧。嚙蹂躪之。莫顧其十目之咍讓也。乃曰。非余術之不工。是朽酪者不余界也。

原論 吳韋曜博奕論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處。若宵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是待旦之勞。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跡。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隨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囿。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志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大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戰陣。則非孫吳之倫。考之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

塞一

原 說苑塞行恭相塞謂之塞也。管子秋行五政一曰秋禁二曰博塞。莊子臧與穀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事業不同。亡羊均也。漢書吾丘壽王以格五名待詔。注乘五闕不五也。又曰。塞博類也。不用箭。但行數。故又曰。格五。行塞白。乘至五格不得行。又曰。今之戲塞。塞音先代反。**鮑宏**塞經塞有四。采塞四乘五是也。又曰。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塞亦博類。

塞二

原 穆天子傳天子北入邠與井公塞也。齊書沈文季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尤善塞用五子。**孔帖**唐卓安

石侍宴殿下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

塞三

原賦後漢邊孝先塞賦曰可以代博弈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然而徐核其困通之極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畧舉其指歸以明博弈無以尚焉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為樂也大猶土鼓塊枹空桑之瑟質樸之化上古所耽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時之則也碁有十二律呂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趨耦方折禮之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順也然則塞之為義盛矣大矣廣矣博矣質象於天陰陽在焉取則於地剛柔分焉施之於人仁義載焉考之古今王霸備焉覽其成敗為法式焉書唐張籍與昌黎書曰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在私尚勝者亦有累也況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時日不識其然願絕博塞之好

擲蒲一

原博物志老子入胡作擲蒲唐庾亮集頃聞諸君有擲蒲過差者初為是政事閒暇以娛意耳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聞之能不憮然唐國史補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為古之擲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為黑下為白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擲之全黑者為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為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為犢其采十全白為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為十二塞為十一塔為五禿為四樞為三梟為二六者雜采也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新加進九退六兩采宋程大昌擲蒲經畧古惟斲木為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後世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謂之投瓊律文謂之出玖又曰擲蒲家謂二白三黑為健健惡齒也擲蒲經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能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過六踏馬則一馬可踏六馬故世指不循禮者謂之路坑塹潛確類書擲蒲戲古人用五子以木為之陳思王用兩子以骨為之山堂肆考世之糾率擲蒲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亦謂之錄事

西京雜記京兆有古生者學從橫搗摩弄矢搖丸擣菽之術 晉書武帝喜胡貴嬪嘗與之擣菽爭道遂傷

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 又曰周顛之死也王敦坐其

罪有一參軍擣菽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坐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

又曰葛洪字稚川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碁局幾道擣菽為名 世說補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

蜀既久形據上流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擣菽不必得則不為 晉書陶侃字士行語人曰

聖人惜寸陰眾人當惜分陰諸參佐母以戲廢事乃取擣菽局投之於江曰擣菽者牧猪奴戲耳 又曰劉毅

家無擔石之儲擣菽一擣百萬 又曰劉毅於東府聚擣菽一擣應至數百萬餘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

後毅次擣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虛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荅既

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叱之即成虛毅意殊不快也 又曰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因讎擣菽

危坐整容擣之曰世云擣菽有神豈虛言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虛於是三擣盡虛寶拜而受賜 異苑昔有

人乘馬山行遙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擣菽遂下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濯然已爛顧瞻其馬

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 庾翼集參軍于瓊陳節戲事曰夫嬉戲都名動相剝非為治之本

自今擣菽擣馬諸不急戲宜一斷之翼荅曰今惟許其圓碁餘悉斷 南史劉毅好擣菽宋武帝與毅斂局

各得半積錢毅呼帝併之先擣得雉帝良久荅之擣得虛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鄭鮮之大喜徒踈繞

牀大叫毅甚不平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敬 又曰宋武帝嘗與顏師伯擣菽帝擣得雉大悅師伯後

擣得虛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師伯爾日一輸百萬 又曰宋明帝大會新亭樓擣菽李安民五擣皆

盧帝大驚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 宋書何尚之少時頗輕薄好擣菽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 通鑑

綱目梁曹景宗與韋敷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擣得雉敷徐擣得虛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孔帖

武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擣菽 又曰張柬之云姚州官屬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擣菽一擣累萬

唐詩所雀穎卞州人有俊才無士行好擣菽飲酒 宋史李繼遷為亂命田仁朗與王侁等發邊兵擊之仁朗

擣菽 巧藝部 擣菽

詩唐岑參詩曰美人一雙閒且都朱唇翠着映明暈可憐絕勝秦羅敷使君五馬漫踟躕野草繡窠紫羅襦紅牙雙馬對擣菟玉盤纖手撒作盧象中誇道不曾輸 又送費子歸武昌詩曰知君開館常愛客擣菟百金每一擣平生有錢將與人江山故園空四壁吾觀費子毛骨奇廣者大口仍赤鬚看君失路尚如此人生富貴那得知 韋應物詩曰朝持擣菟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宋薛季宣擣菟詩曰一局開尋五木經擣象虛白意冥冥未能後擣如前擣將奈長亭又短亭

歌明劉黃裳擣菟歌曰龍女誦經香飯單長安放衙初岸幘桃笙幔展燕寢春試下紅衫輕一擣綠雲點玳梁間海燕翩翩對遠山仙人好博雷翻掌玉女投壺電解顏揄笑口如飛雪黃鸝二月爭調舌別有呼盧調轉高一聲鳳叫青天裂風搖花片滿瑯窗鬱金醺酒泛瑤缸雲母屏前憐箇箇水晶簾下愛雙雙一枝濃李倚銀盤纖纖新笋擊琅玕已解疾馳誇女俠故將遲局媢郎官醉後雙鸞挂海野櫻唇唾出胭脂馬偷得籌來竊玉符奪將象去驚銅瓦折腰塵淨館娃前畫着人在章臺下擣罷么么性轉靈不彈寶瑟向君聽仙郎帶酒朝天去還誦如來般若經

賦後漢馬融擣菟賦曰昔有元通先生遊於京都道德既備好此擣菟伯陽入戎以此消憂桺則素旃紫芻出乎西鄰緣以續續鉄以綺文杯則搖木之幹出自崑山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攻含精玉潤不細不洪馬則元犀象牙是礎是礎杯爲上將木爲君副齒爲號令馬爲翼距籌爲策勳矢法卒數於是芬葩貴戚公侯之儔坐華榭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取道里是以戰無常勝時有逼逐臨敵攘圍事在將帥見利電發紛綸滂沸精誠一叫十虛九雉磊落蹀躞并來猥至先名所射應聲紛續勝者欣悅負者沈悴 唐薛恁戲擣菟頭賦曰在衆藝兮所尚伊擣菟兮自久招邯鄲少年命諸葛新友分曹列席促尊舉酒猶賢博弈將取適於解頤乃貴先鳴故決爭於遊手終日莫闌連宵戰酣不拔其旗且背城而借一并兼是視豈分土之惟三瞋目賈勇危冠競貪鑿座中之奔北爲席上之司南然用之斯行舍之斯去老氏以訓人立範莊生以亡羊是舉佐數有則任物有敘既無我以推移每隨之以處所別有膏粱之子縉紳之客時爲此物以代支策初一擬而純虛忽連呼而成白相顧則笑泯然無隙請傾耳側目看後來之一擣

增文唐李翱五木經曰擣菹五木元白判厥二作雉背雉作牛王采四盧白雉犢吟采六開塞塔禿撒泉全為王駁為吟皆元曰盧厥筭十六皆白曰白厥筭八雉二元三曰雉厥筭十四牛三白三曰犢厥筭十雉一牛二白三曰開厥筭十二雉如開厥餘皆元曰塞厥筭十一雉白各二元一曰塔厥筭五牛元各二元一曰禿厥筭四白三元二曰撒厥筭三白二元三曰梟厥筭二矢百有二十設關二間矢為三馬筭二十厥色五凡擊馬及王采皆又投馬出初關疊行非王采不出關不越坑八坑有謫行不擇筭馬一矢為坑

投壺一

原禮記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燕飲升座主人乃請投壺也枉哨不正貌

又曰進即兩楹間言將有事於此退反位揖賓就筵欲與筵進明為偶也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願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

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馬勝命弦者奏狸首強鼓琴者狸首詩篇名又曰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拾更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命酌曰請行觴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灌飲也當飲謂不勝者勝者跪曰敬養 又曰算多少視其坐坐人多少四失則四算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

謂失也四指曰扶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母去其皮 魯令弟子辭母撫母

教母借立母踰言借立踰言有常爵 薛令弟子辭母撫母教母借立母踰言若是者浮 **禮記疏**投壺有

三處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中各隨光明故也 禮司射執算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算

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注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奇隻也不滿純者賢勝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

算則云五純九算則曰九奇鈞則曰左右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顏氏家訓投壺之技近世愈精古者實豆今惟欲其驍益多益善乃

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 藝經投壺法十二籌以象十二月之數 太平御覽

謂之投壺者取名簫簫漸而轉易鑄金代焉 又曰古者投壺擊鼓為節 唐文粹孫逖伯樂川記云笑投壺

之失辭 正字通投壺禮諸侯大夫士皆有之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 詩所驍壺隋

煬帝所製以為投壺樂也

投壺二

原東觀漢記祭遵薨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魏**獻帝春秋末紹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等數萬人共覆鄴引滿投壺言笑自若 **原**魏畧邯鄲淳字元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疋 何邵王弼傳弼性和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神仙傳玉女投壺天為之笑 **宋**劉敬叔異苑晉清河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久結陰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元微既曉便去問逆旅

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塚爾機乃怪悵還睇昨路空野靈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 顏氏家訓汝南周瓚會稽賀徽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常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 南史齊竟陵王常宿宴明且將朝見柳惲投壺驍不絕停與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疋 唐書高麗俗喜奕投壺蹴鞠 唐劉肅大唐新語盧藏用博學工文章善草隸投壺彈琴莫不盡妙 唐詩所薛春感善投壺背後

執矢投之龍躍隼飛百發百中 孔帖裴寬工投壺 宋歐陽脩歸田錄楊大年每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而不妨構思揮翰如飛文不加點 元史小雲石海涯襲父官鎮永州御軍極嚴猛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適不為形跡所拘

投壺三

原自娛 矯懈 壺賦序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 晉傅元投壺賦序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 注心 閉目 魏王粲賦序夫注心銳志自求諸身投壺

還矢 隔屏 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則善投壺也 以竹為矢不用鏢古之為壺取其博之堅於輩中為難得每目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善投壺也 擢馬 禮侍投壺則擢馬請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注侍長者投壺每

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晉書 擁矢 擢馬 禮侍投壺則擢馬請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注侍長者投壺每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 擢馬 禮侍投壺則擢馬請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注侍長者投壺每

角不擢馬注角脫也於尊者長者不去馬擢馬也 **講藝** 勸功 禮記注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 禮記注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 禮記注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

非勸功之止甚 **歌詩** 奏樂 投壺 謝立馬贊者送失命擊者奏樂 又 敘先後 循始終 李光壺善鑄投壺儀節 詩歌五終一終為一節先歌一節以聽再歌一節始投備歌聲之 窮日夜 起風雨 韓愈鄭德碑與賓客朋

樂而不厭者 李白詩帝前投壺多玉 飲少算 慶多馬 崔晏傳善投壺者皆以多 歌白駒 賭青龍 女三時三笑開電光快燦晦明起風雨

巧藝部 投壺

載禮投壺雅歌採白駒騶
虞諸篇下見後曹唐詩
原有酒有肉 魯鼓薛鼓
左傳晉侯與齊侯投壺晉侯先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禮記注言舉各
主人有儀 弟子無敖 既備主儀 以崇賓禮 賓主之

歡 禮樂之節 初筵有踐 正爵既行 算惟視坐 矢以拾投 魯薛之令 齊晉之君 勝而慶馬

樂則歌狸 **增**上官著經 司馬更格
孔帖上官儀著投壺經一卷 通水燕談錄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

偶爾中耳 幾乎敗壺
君錫曰偶爾中耳 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奉箭中耳 一馬二馬 五扶七扶 設

儀節行慶禮注若勝者得二馬 扶者得一馬 則司射取劣者一馬 益勝者告曰一馬從二馬 禮記疏四指曰 扶扶廣四寸五扶者得二尺也 七扶者得一尺八寸也 九扶者三尺六寸也 雖矢有長短而皮壺皆去實主之席各 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

主人奉矢 酌者行觴 儀節從容 神姿端遠 合朋友之好 飾賓

主之歡 **原**主三請以執壺 賓再拜而授矢 嘉賓投矢既即兩楹 司射度壺爰陳八算 為勝者立馬

而慶多 當飲者賜灌而敬養 展再拜之儀 盤旋而避 備三辭之禮 折讓而升 **增**古禮斯存 聊注目而

銳念 雅歌不廢 爰養志以游神 別創驍壺 帝子度清商之曲 仍歌泐拾聖人崇折讓之文

投壺四

增詩唐曹唐詩曰北斗西風吹白榆 穆公相笑夜投壺 花前玉女來相問 賭得青龍許賭無 明丘濬投壺詩

曰玳瑁筵開宴 玉樓哨壺枉矢請 相投力期一中端 倪巧語重三辭 禮數優罰蓋 飲來分勝負 倚竿飛處迭 虞

酬山翁不管淹 淹醉只倚銀瓶謾數籌

原歌古歌上金殿 著玉尊 延貴客 入金門 入金門上金堂 東廚具肴饈 椎牛烹豬 羊主人前進酒 琴瑟為清商

投壺對彈碁 博弈並復行 **增**梁氏名 華山畿樂府夜相思 投壺不停箭 憶歡作嬌時

原賦魏邴鄆淳投壺賦曰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 則相朝也 以正班爵 講禮獻功 於是乃崇其威儀 恪其容

貌 繁登降之節 盛揖拜之數 几設而弗倚 酒澄而弗舉 肅肅濟濟 其惟敬焉 敬不可久 禮成於飲 乃設大射 否

則投壺 植茲華壺 冕氏所鑄 厥高二尺 盤腹修頸 飾以金銀 文以雕鏤 象物必具 距筵七尺 餘焉植駐 矢維二 四或柘或棘 豐木織末 調助且直 執竿奉中 司射是職 曾孫侯氏 與之皆得 然後觀夫投者之閒習 察妙巧之 所極 絡繹聯翩 爰爰兔發 翻翻隼集 不盈不縮 應壺順入 何其善也 每投不空 四矢退効 既入躍出 荏苒偃仰

僂倭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之如志靡有違也譬諸為政羣職周弛左右畢投効奇數鉤列置功竿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比投不釋增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暈亦猶是類也若乃撮矢作驕累投連取一往納二巧無與耦斯乃絕倫之才尤異之技者也柯列葩布匪罕匪網雖就置猶弗然矧邈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倚謂心術於混溟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顯必中以微觀悅與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瓌璋百變烏可窮讚

序宋司馬光投壺新格序曰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為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何故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之君子射以觀德為其心平體正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疎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盡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失之過亦不失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失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羸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與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乎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為國之道歟君子之為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為之也俯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媿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為禮宜矣古者壺矢之制捐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彷彿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為難得者為右是亦投瓊探闔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予今更立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為右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徵倖者無所措其手焉

銘明何景明投壺銘曰直爾躬發爾矢雖不中不遠矣 袁九齡壺矢銘曰矢聲柘棘禮射所沿慶馬歌狸
備樂賓筵淮渾作酒齊晉相先玉女石妓巧闌輝媚石崇妓善累投連取曹偶然倪老善削豐本銳前東南
竹箭美亦具焉宜配鳧壺雅歌盤旋君才元淑賦言百千即射字元淑賦投壺千言青門拍板音以節宣妙製一手奇會
兩全為物雖藐借君永傳